





我是郑渊洁

郑渊洁◎著
安武林◎评

拥有大学文凭的真正含义是好找工作，而找工作的真正含义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大学文凭实际上是加入打工族的特别通行证。没有大学文凭的真正含义是不好找工作，不好找工作的真正含义是逼迫自己创业当老板。因此，没有大学文凭实际上是进入老板序列的特别通行证。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郑渊洁经典作品赏析馆

ZhengYuanJie JingDianZuoPin ShangXiGuan





ISBN 7-5301-1671-1
9 787530 116715 >
定价：19.80元

★舒克和贝塔历险记
★皮皮鲁外传
★鲁西西外传
★大灰狼罗克
★第一次写童话
★郑渊洁评点作文



我是郑渊洁

郑渊洁◎著
安武林◎评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郑渊洁/郑渊洁著；安武林评．—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郑渊洁经典作品赏析馆)

ISBN 7-5301-1671-1

Ⅰ．我… Ⅱ．①郑… ②安… Ⅲ．①童话—中国—当代 ②童话—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Ⅳ．①I287.7 ②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3272号

郑渊洁经典作品赏析馆

我是郑渊洁

WO SHI ZHENG YUANJIE

郑渊洁 著 安武林 评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A5开本 8.125印张 19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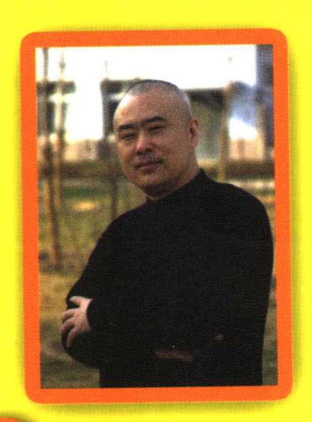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 000

ISBN 7-5301-1671-1/I·663

定价：19.8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郑渊洁简介

1955年出生于河北石家庄一个下级军官家庭。其父原籍山西浮山。其母原籍浙江绍兴。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医生。读过小学四年级，服过5年兵役。在工厂看过5年水泵。最高学历证书为汽车驾驶执照（大货）。无党派。1977年选择用母语写作作为谋生手段。1985年创刊至今的《童话大王》半月刊是全部刊登郑渊洁一人作品的杂志，创刊21年总印数逾亿册。皮皮鲁、鲁西西、罗克、舒克和贝塔是他笔下的人物。不轻视名利。性格自闭。心胸不开阔。易怒。爱听鼓励话。闻过不喜。宠辱都惊。喜走独木桥。患有强迫症，临床表现为像对待父母和领导那样对待孩子。成功秘诀：只听鼓励话，远离其他话。请登录郑渊洁官方网站了解更多信息：www.zhyj.com



安武林简介

1966年出生于山西夏县埝掌村。父母均为农民。爷爷是厨师，其手艺后来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传授给他本人。小学三年级开始阅读长篇小说，梦想当一个作家。小学没毕业回村里种地，做厨师。1985年上一个职业中学，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8年被山东大学免试破格录取。1992年进工厂，做秘书，写材料，做《童话世界》和《小学生拼音报》的兼职编辑工作。2003年进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工作。2004年进入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和评论家。一生最大的梦想是不工作，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的事。梦想中最浪漫的事是，携一坛好酒，带几本好书，在原始森林待上几个月。最喜欢的格言：冷眼观世，荣辱不惊。

选题策划：李清霞　郑亚旗
责任编辑：安武林　马姗姗
美术编辑：安蓼葭　张婷婷
插画作者：刷　刷
装帧设计：大象設計工作室·黑启栋 010-84804305
内文制作：北少芳草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佳庆　孙莹然
责任印制：李　钢

目录

第一次干缺德事

人一生其实只干两件事：积德事和缺德事。一生从未做过缺德事的人大概不多，关键是积德事和缺德事的比例。

我第一次干缺德事是在1982年。当时我在北京市一家新创办的少年杂志当编辑。办过期刊的人都知道，最令编辑部上上下下魂牵梦萦的事莫过于刊物的发行量了。我们的刊物刚刚在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地球上创刊，印数自然小巧玲珑。编辑部的同人们无不想一口吃个大胖子，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们的杂志的发行量直逼天文数字。如果真是这样，好处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主编脸上好看不说，每位编辑也能因此获得各种利益。然而谈何容易？

几期出版之后，刊物的发行量徘徊不前。在尚未实行市场经济的年代，我们的头儿极具超前意识地决定成立一个发行组，以推动刊物发行量的上升。头儿物色到编辑部里一位年龄濒临半百的男性编辑，找人家谈话时，没承想被老人家一口回绝。在国家的字典里尚无“下岗”词条的那个铁饭碗时代，碰了一鼻子灰的头儿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干生气没辙。

当时我正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血气方刚年龄，竟然自告奋勇地向领导请战。走投无路的头儿成全了我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与刊物共存亡的敢死队精神，责成我在完成编辑业务的同时，兼任编辑部发行组长。

立下不成功便成仁毒誓的我，在出任发行组长一个月后，才发现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当时我们还不懂得增加刊物

发行量的真正途径只能是提升稿件的质量，以为设立一个发行组就万事大吉了。刊物通过邮局发行，读者是否订阅完全看读者是否喜欢看你的杂志，谁也不能强迫。我多次去邮局的报刊发行科做人家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多发行我们的杂志，人家爱莫能助地说他们目前尚未拥有一种能使某期刊的读者群突然扩大的办法。上任一个月后刊物的发行量仍无起色，我感到十分沮丧和没面子。

一天下班后，编辑部的一位编辑陪我到一家饭馆借酒浇愁。酒过三巡后，我对他说："如果《宪法》规定全国的每个孩子必须订阅咱们的刊物就好了。"他说："渊洁你别灰心，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说孩子最听谁的话？"我说："家长。"他说："还有呢？"我想了想，说："老师。"他说："如果老师让学生订咱们的杂志，学生敢不订吗？"我说："不敢。可是天下有这么浑蛋的老师吗？"他说："如果给老师好处，老师怎么不干？"我问："咱们拿什么给老师好处？"他给我算了一笔账："杂志通过邮局发行，邮局要留下杂志定价的40%作为发行费用。如果咱们绕过邮局直接通过学校的老师向学生发行，这40%就省下来了。咱们只需将20%作为提成送给老师，老师就高兴疯了。编辑部除了原有的利润，还能干赚定价的20%。"我说："够缺德的。倒霉的是孩子。"他说："是缺德。最终倒霉的是家长。孩子又不挣钱。"我说："其实应该按定价的40%给老师提成，本来这40%应该给邮局，现在通过老师发行，老师该拿这40%。"他说："只要不超过40%，给多少都行。"我说："我一个学校一个学校找老师？还不累死？再说人家不认识我，难度够大的。"他说："我再给你出个主意，每个小学都有一名大队辅导员，大队辅导员归团区委学校部领导，他们每个月都去团区委开例会。你先去团市委学校部，争取搞到各团区委学校部部长的名字和他们开例会的时间地点，然后参加各个区的例会，你

就可以守株待兔了。”

我茅塞顿开，但伴有强烈的负罪感。我还醒悟到编辑部领导没任命他为发行组长属于工作失误或渎职。

可怜无数家长的钱包在我们酒足饭饱时被注定了在劫难逃的命运。

次日，我向编辑部的头儿汇报了通过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直接向学校发行的方案，我必须获得头儿的首肯，因为没有盖红章的介绍信，我踏不进团市委的大门。头儿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将给老师的回扣内定在15%的档次上。

当天下午，我怀揣介绍信来到团市委学校部，部长叫沙万泉，是一位精干的男士。我递上介绍信，然后说明来意。

沙部长皱了下眉头：“让大队辅导员给你们搞发行？”

我忙更错他的正确理解：“不是通过辅导员搞发行，是通过辅导员让学生了解咱们北京自己的少年刊物。北京的少儿刊物当然首先面对的是北京的孩子。”

说完，我将带来的刊物给他看。沙部长一边翻阅一边问我刊物的一些问题，我看出他对于我们企图通过团市委系统向学校推销刊物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于是我极力向他游说，就差杜撰说我们的刊物还有一个刊名叫《少先队员必读》了。

最后沙部长总算同意让我参加各团区委的一次大队辅导员例会，但他提了一个条件：只能通过辅导员向学生介绍我们北京又有了一家新的少儿刊物，不能通过辅导员强迫学生订阅。

我揣摩，在1982年，沙部长大概还不懂“回扣”这个词，他当时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使用给辅导员提成的方法诱惑他们为我们效劳。

我开始轮流参加各团区委的大队辅导员例会，我记得第一个参加的是崇文区的会，然后风尘仆仆地去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朝阳区……

我口干舌燥地告诉大队辅导员们，我们的刊物多好多好，北京的刊物如果北京的孩子不看光让外地的孩子看太亏了。我希望他们通过班主任动员学生订阅我们的刊物。最后我暗示他们按每本刊物定价的15%给他们提成。遗憾的是当时物欲还没有在中国大陆横流，辅导员们说给钱不敢要。我将这一信息反馈给编辑部后，编辑部决定以纪念品也就是实物的形式给老师们回扣。

我的蛊惑开始见成效了，老师们的第一批订单来了。我组织编辑部的同事们按照每个老师交到编辑部的钱数的15%给他们买纪念品，这是一项庞杂的工作。纪念品有毛巾、脸盆、锅、茶杯等等现在看来小菜一碟当时却是举足轻重的生活用品。随着一捆捆毛票（学生交的零钱）抵达编辑部，随着一个个茶杯或锅什么的离开编辑部，随着一包包刊物被老师用自行车驮走，我们刊物的发行量从3万册迅速飙升到50万册。

笑逐颜开的领导对我的发行工作的赞扬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我内心深处明白自己干的是缺德事。我为此成为北京市文联1983年度的"先进工作者"，市文联还奖给我一套《辞海》，我心虚不敢要，当天就送人了。怂恿老师动用权威强迫学生本质是强迫家长掏腰包买孩子并不一定喜欢看的杂志，编辑部和老师从中渔利，不是缺德是什么？

一天下班，发锅发茶杯发得劳累过度的我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竟然睡着了，摔得头破血流。我认定这是老天爷在警告我。我担心后边还跟着比摔跤档次高的系列惩罚，于是我坚决不再搞发行了。我们的刊物的印数于是以令人目不暇接的神奇速度叶落归根。

若干年后，我的儿子上了小学。他的老师强迫他买的没用的东西品种之多数额之大，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小巫见大巫，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的儿子从上小学一年级起每学期都必

须买一盒名为《音乐欣赏有声教材》的录音带，而老师并不要求学生听。这样的录音带我收集了一堆，全都没有开封。我估计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我孙子上小学时，老师会强迫他买录音机的。届时我将他爸爸上小学时被老师强迫买的未开包的录音带送给他让他使用老师强迫他买的录音机听，他一定会获得凝重的历史感。只可惜录音带不是酒，未必存得越久越香醇。

随着收费频率的增高，连有回扣的老师都收烦了，也许是出于不干扰应试教育的考虑，老师竟然发明出预收一笔费用然后逐步扣除的方法。老师强迫学生买的东西五花八门，从毫无可读性的低劣少儿报刊书籍到一穿就破的校服，从学习用具到手工制作。但我毫无怨言，我觉得这是报应。

1995年12月4日，我儿子放学回家后对我说："郑渊洁，老师让明天交18元钱。"我赎罪似的说："知道了。一会儿给你放在书包里。"

吃晚饭时，我无意间问了儿子一句："交钱买什么？"

儿子说："打针。"

我警觉地问："打什么针？"

他说："预防针。"

我感到蹊跷。在我们国家，给孩子打预防针都是免费的，学校为什么收费给学生打预防针呢？熟知通过老师向学生推销商品内幕的我打了一个激灵，莫非药品或卫生防疫部门也知耻而后勇地打起了学生的主意？作为曾经干过缺德事的家长，我有一个原则，不管老师让我掏钱买什么没用的东西，我都酣畅淋漓地解囊。但是如果校方动通过往孩子身上注射药剂或口服药片的念头挣钱，我会殊死反抗。作为一个家长，当学校利用权力往你的亲骨肉身体里输入有可能毁了你的孩子的药物时，如果你不但不抗争保护孩子，反而提供经费，你还是父母吗？！

我向儿子要白皮书。老师每次收费都会给家长一张名正言顺的用白纸打印的信，我家戏称其为白皮书。儿子中止进餐从书包里将白皮书找给我看。白皮书上说是给学生注射“甲肝疫苗”。儿子从我的脸色上判断我可能会拒绝交费，他说：“我明天必须交钱。不带钱，老师会让我回家拿。”我说：“钱你照交，到打针那天，我给你请病假。这针咱们绝对不能打。谁为了经济目的往我儿子身上注射东西，我就跟谁拼命。”我儿子后来说，他从来没见过我的脸色那么难看过。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生养一个孩子不容易。

次日，我给北京市教育局打电话，向他们询问最近是否在全市小学给学生注射甲肝疫苗，回答是否定的。保险起见，我又给北京市卫生局打了电话，答复依然是否定的。为了杜绝冤假错案，再保险起见，我又给儿子就读的学校所在的区教育局打了电话，答复还是不知道此事。放下电话，我浑身颤抖，我不能不想起日本731部队。家长将生龙活虎的孩子送到学校，难道孩子一进校门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牲口？

当天晚上我向儿子宣布，打针那天你不用去上学了。我将调查结果向他通报。往常每逢我不忍心看儿子受应试教育摧残而弄虚作假给他写假条让他获得放风的机会喘口气时，他都比较高兴。而今天他问我：“其他同学怎么办？”

我没听明白，问：“什么其他同学？”

儿子说：“既然你知道了我们学校打预防针是为了赚学生钱，针剂可能是伪劣产品，你干吗不救所有的学生？他们也是父母费劲儿养大的呀？”

我和儿子对视了足足两分钟一句话没说。我清楚我这次如果不制止他的学校给学生打甲肝疫苗，我这辈子甭想在他面前抬头做人了。

儿子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是通过给全市所有局以上干部



打针挣钱，你管不管无所谓。”

第二天，我以家长身份匿名给区教育局打了举报电话。放下电话，我担心区教育局忙于升学率疏忽我的举报，又给某电视台新闻部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打了电话，请他出面直接制止我儿子的学校擅自给学生打针。那朋友马上以电视台的名义给学校打电话，校方一听是电视台自然紧张，答复是打针系地区卫生防疫站通过校医联系实施的。记者朋友又给该卫生防疫站打电话核实，答复是此事纯属本站工作人员个人行为，没有接到文件。

次日，学校向家长退款。我再三叮嘱儿子，不能走漏是我破坏打针的风声，否则你在学校的处境会朝不保夕。儿子说当然得保密。

我不得不佩服记者的嗅觉。我以为事情已经完了，没想到几天后记者朋友来电话说，他继续调查了此事，甲肝疫苗一支才10元，学校敢收学生18元！他还说卫生防疫站可能是13元批给学校，学校每支干赚5元！他还说卫生部认可的生产甲肝疫苗的厂家有哪家哪家，其余的都是不合格药品。还说经他了解我儿子学校准备给学生注射的甲肝疫苗的生产厂家名不见经传。他说这样缺德的事如果不曝光后患无穷。我一听急了，说你敢！你爱曝哪所学校都没关系，就是不能曝我儿子的学校。你们新闻部的人都知道是我给你提供的新闻线索，你们去学校拍摄时，你怎么能保证你们的司机不和学校的司机聊天？一骂交通警就有共同语言无话不说了。如果让学校知道了是我搞的鬼给学校造成了这么大的经济损失，我儿子往后还怎么在学校混？我威胁他说你如果曝光我就和你断交。他权衡后选择了作罢。

1998年3月18日，山东单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宋新华自行携带碘钙营养片到单县城关第一完小推销。宋新华是每片9

分1厘进的药，他卖给学校每片4角。学校卖给学生每片6角。3月24日至25日，学校将碘钙营养片发给18个班的1242名学生服用，至26日中午，先后有412名学生出现口干、腹痛、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其中391人到医院接受治疗。

1998年1月8日，兰州市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市卫生局和市教育局向全市中小学印发了《关于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强化补碘及碘缺乏病监测的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学生每人交28元至30元的补碘费，然后由学校向学生以每片0.77元的价格出售由市卫生局统一以每片0.10元向贵州兴义制药厂购买的海藻营养碘片。该药未经卫生部批准。截至4月11日，已有6300名学生服药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不良反应到医院治疗。

1998年4月，邢台市卫生防疫站学校卫生科的王焕新以每片0.20元的价格卖给清河县教育局8万片陕西汉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速效肠虫净片"。清河县教育局加价后在4月15、16日两天以每片0.50元出售给全县学生每人两片，约有16000多名学生服用了该药。服药的当天，部分学生开始出现不良反应：高烧、腹泻、呕吐等。仅16日一天，就有4000名学生到医院治疗。清河第一小学学前班的学生也在劫难逃，17日，学前班一位女生在清河第二医院输液时对采访此事的记者说："老师说了，不吃药也要交钱。我吃了就肚子疼。"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如果学校将学生当做摇钱树，这还是学校吗？如今，我们的孩子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校向家长勒索钱财的人质，有自己的亲骨肉在"绑匪"手中，哪个家长敢不老老实实交钱？如果我的儿子仍在那所小学上学，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写这篇随笔！一个老师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对哪个学生或他的家长有意见，我治这个学生的最好办法不是体罚他或骂他，而是永远不搭理他！"我当时毛骨悚然。这在本质上属于撕票。

1998年4月，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破获一起特大贪污案。吉林省教委下属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孙瑞星贪污公款200多万元。等待孙瑞星的，恐怕除了子弹不能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在不是创造巨额利润的企业的教委办公室居然能贪污200多万元！

家长之所以任凭学校搜刮钱财，说穿了是怕孩子日后上不了大学。为了孩子能上所谓的好学校或在学校受老师的器重以保证孩子将来跨进大学的门，家长面对学校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什么都可以付出。但当学校要拿孩子的命挣钱时，家长也能付出吗？

其实，拥有大学文凭的真正含义是好找工作，而找工作的真正含义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大学文凭实际上是一张加入打工族的特别通行证。没有大学文凭的真实含义是不好找工作，不好找工作的真实含义是逼迫自己创业当老板。因此，没有大学文凭实际上是进入老板序列的特别通行证。1997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美国最富有的400人名单中，有一支引人注目的没有大学文凭族，其中有中途退学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有连初中都没读完就退学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大股东凯尔克·科考里安；有曾被布朗大学开除而现在拥有特纳广播公司的泰德·特纳；有上了一半大学就急不可待地退学而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废物处理公司的哈里·韦恩·休塞加……

作为家长，如果您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当老板，他有没有大学文凭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任何一级工商管理部门在您的孩子创办企业申领营业执照时都不会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而将他拒之门外。如果您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后当打工仔，大学文凭对他来说就是举足轻重的事，现在想当一个体面点儿的打工仔倘若没有大学文凭几乎是天方夜谭。

想明白这一点，希望能看到有决定让孩子将来当老板的家



2005-12-02



一年来，我几乎和中国大陆所有大腕级美女主持人接触过了：陈鲁豫、杨澜、沈冰、王小丫、张泉灵、和晶、朱迅、月亮姐姐、春妮等。在做节目时，我经常会被问到诸如“如果你被放逐到一座孤岛上你怎么办？”“如果你中了五百万大奖你怎么办？”这类子虚乌有的问题。被问得多了，染上了职业病。我就想，假如我必须从这些大腕级美女主持人中选择一个人作为我的配偶，我会挑选谁呢？几百次的拷问，答案都锁定在一个人身上。

考虑再三，偶决定放弃公布答案。原因是偶拿不准“当选”的欣喜若狂还是“落选”的欣喜若狂，偶估计后者可能性高。为了给自己留点面子，还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吧。

长于孩子在校时就敢对校方的所有不合理行为说不。真有这一天，我们的教育就出现了曙光。

在1995年12月，我可能救了一个学校的全体学生的命。我希望这件积德事能抵消我在1982年干的缺德事。

使我内疚的是，我没能同意电视台在1995年底利用媒体警告学校不要通过给学生打针吃药创收。真要是那样，也许今天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孩子受服用碘片服用肠虫净片的荼毒了。我又干了一次缺德事。上帝宽恕我。

最后，我给凡是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家长提个醒儿：当

您的孩子告诉您学校要收费给学生打针吃药时，不管您昔日在孩子面前精心塑造了多么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高大形象，您在交费后也必须屈尊协助孩子作案在打针吃药那天逃学。否则孩子一旦遭遇不幸，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您拿什么望子成龙？

有德？缺德？

安武林

中国人做事情，只考虑两点：有德，还是缺德。行善积德，大约是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报应理论而来的。而人的品质，似乎也从这两点判定的。现在看来，古人是幸福的。好人和坏人，区分起来很简单。依照现在的观点来看，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不能简单地以好坏来区分，也不能简单地依照有德和无德来区分。

郑渊洁斩钉截铁地把自己的行为称作缺德之事，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考量，实在算不上什么缺德之举。因为，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或者说是司空见惯的营销手段和营销策略。但是，郑渊洁将其称为缺德，只能说明他的血液之中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元素。我听过他的讲座，也读过他很多访谈的内容，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很现代的人，具有开放性的思维，有开拓精神，有自我张扬的意识，但他的骨子里面却有着挥之不去的传统文化的影子。比如说，他的赤子之心；比如说，他的忧患意识；比如说，他的坦率，等等。这些都给他的人格增加了魅力。

郑渊洁可谓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至少在儿童文学界是如此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开始，他就尝试运用现代的营销手段去搞杂志的发行，尽管他是一个编辑，并不懂得什么营销。也许，我们会有些不以为然，但我们不能忘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事情发生在1982年。如果我们的目光放在遥远的1982年，我们

不能不表示钦佩，称他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点也不过分。当然，纵观他的人生经历，他在很多方面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种勇气和信心，确实有点惊世骇俗。不过，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是一个别具一格的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是，他又不是一个单纯的热血青年，而是有着相当智慧的人，他是一个善于经营自己人生的人。

郑渊洁身上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基因，这一点是大家所忽略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讲到了所谓的报应理论。他自觉地把自己多年以前所干的"缺德"事儿，和儿子所遭遇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了。它们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看郑渊洁怎么去认识怎么去对待。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生观的一种体现。我们也看到了，他对儿子的呵护之情，是何等的浓烈，正如身上的毛发受之父母不能有一点损伤一样，他坚决抵制任何外来的东西侵入儿子的身体。这种坚强而又脆弱的心理，是中国每一个家长都具有的心理特征。只不过郑渊洁更甚一些。

郑渊洁的聪明和机智，素有耳闻，但这一次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他是如何巧妙地抵制了这一不合理的事件的发生。如果他仅仅是从维护自己孩子的角度出发，如果他的文章仅仅感性地叙述了这一事件，那么他的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就小得多了。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具有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感的人，他举出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新闻事件的例子，足以说明他并不是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或者仅仅给孩子们写些童话，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自己的智慧，在为社会作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称他为战士，就是鲁迅笔下的战士。他不仅看到了我们现行教育体制下的不合理现象，而且也看到了这种教育制度所导致的后果。当然，再完善的制度，也需要看执行人的素质和职业道德是否优秀。比如说，打针这一事件，肯定是国



家没有规定的，而是一些利欲熏心的人滥用职权捞取好处的举动。

每个儿童都是哲学家，我们很难面对他们的疑问。比如说，一个孩子会对家长说："爸爸，你为什么抽烟呢？"你会说："抽烟很不好，是一种坏习惯。"那么，孩子会说："既然你知道这是一个坏习惯，为什么还要抽呢？"我想大人会哑口无言的。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郑渊洁的身上，有很多孩子式的思维和孩子式的疑问，他看到事实的真相之后向这个社会向我们家长发问的时候，我们是无言以对的。这种朴素的朴实的说理方式，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一个人想成功，想做一番事业，非要走上大学这一条路吗？郑渊洁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使我联想到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肩负的深重的社会道义和使命感。一个作家如果不关心社会，不对社会进行思考，那么他就不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任何时候，作家都应该进行灵魂的自我拷问。在这一点上，郑渊洁是优秀的。

第一次进广播电台播音室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能一味赶路，应该学会欣赏沿途的风光。回忆是一种欣赏人生旅途风光的好办法。

我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听电子管收音机是唯一的媒介娱乐方式。电子管收音机上有个很小的显示窗口，当你打开收音机的开关后，显示窗口里会慢慢出现一个类似舞台大幕那样造型的图案，随着"大幕"的拉开及变绿，收音机就出声了。儿时我经常揣摩收音机为什么会发出人的声音，我甚至一度曾经认定收音机里藏着小人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知道收音机里的声源来自广播电台。

我第一次进入广播电台的播音室是在1987年。那年的5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记者崔永元打电话给我，他说该节目时常收到听众关于要求采访我的来信，希望我能去广播电台录制一个节目，以满足听众的要求。我答应了。

5月23日上午，我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位于北京复兴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门口，崔永元已经在门口等我。崔永元带我到传达室办理进入广播电台的手续。随后，我跟着崔永元走进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头一次进入广播电台，我很是好奇，不禁想起儿时认为收音机里藏有小人儿的怪念头。

走进《午间半小时》节目组的办公室，崔永元将我介绍给一位叫虹云的女士，崔永元告诉我，一会儿由虹云同我录制节目。在办公室稍坐后，虹云对崔永元和我说："咱们去播音室



吧。”我跟在他们后边走进一个有军人把守的房间，房间的墙壁由布满小孔的隔音材料制成，房间中央是密密麻麻的播音设备。虹云大概是看出我有点紧张，她问我：“郑渊洁，你是头一次进播音室吗？”我说是的。虹云又问：“紧张吗？”我说很紧张。虹云说她头一次进播音室也紧张，还说没关系，慢慢就适应了。

虹云向在隔壁房间通过大玻璃窗看我们的崔永元示意可以开始了。虹云开始向我提问题，而我却紧张得连声音都变了调。

“不行，重来。”虹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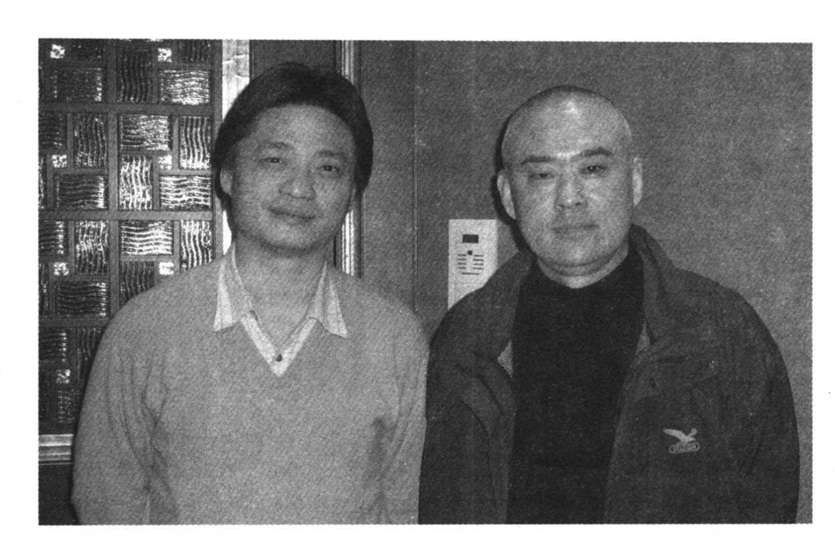
幸亏那时广播电台的节目鲜有直播，大都是录播，不满意可以重新来过。

见我仍然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圆，虹云索性停止录制，同我闲聊起来。我记得她问我皮皮鲁和鲁西西的关系，我说是龙凤双胞胎。虹云说她本人也是龙凤双胞胎。

那次节目录制完成时，我已是大汗淋漓。

从播音室出来后，我问崔永元卫生间在哪儿。崔永元带我去卫生间小便。我一边小便一边同他说话。崔永元说，小便时最好别说话，对身体不好，还说是一个深谙养生学的道士告诉他的。从那以后，我至今保持着小便时坚决不说话的习惯。有时我也怀疑，我怎么能凭他崔永元一句话就养成一种习惯呢？万一小便时不说话对身体有害怎么办？

1991年10月上旬的一天，崔永元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求我。我问什么事。崔永元说，他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北京××小学就读，那孩子对写不完的家庭作业深恶痛绝，索性罢写。老师教育他，他就拿郑渊洁的话反击老师。校长被惊动后对那孩子说，如果你能把郑渊洁请到咱们学校来给全校同学做一次报告，我就特批你可以不写家庭作业。那校长对于郑渊洁近年深居简出埋头写作一般不参加社会活动早有耳闻，他听说连郑



健康人崔永元

2005-12-14

睡得着觉的不一定是健康人。睡不着觉的不一定是病人。为人健康不健康，关键看心。有菩萨心的人健康，尽管此人可能在心血管里搭了桥或者放了支架。没有菩萨心的人是病人，尽管他登上喜马拉雅山都不带喘气的，每天晚上沾枕头就着。我的朋友里最健康的，非崔永元莫属。有案例为证：1997年12月22日，我驾车和崔永元满大街逛，我看见一个正规书摊上在卖盗印我的书，我对崔永元说："我要让新闻出版局执法队来抄她。"崔永元看那售书人是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就对我说："看她也不容易，算了吧。"当时我正被风起云涌的盗版弄得怒火中烧，尽管崔永元一再替那妇女向我求情，我还是坚持给新闻出版局打了电话，不一会儿，稽查队员就来抄了那书摊。崔永元和我站在附近看，他不停地叹气。我有点自惭形秽。由此我看出，崔永元有菩萨心肠。有时看到媒体上关于崔永元维权的信息，甚至通过打官司解决，我就会想起1997年12月22日他站在街头看着执法队抄中年妇女的书摊时那种怜悯的目光。我就想，能得罪崔永元的人，应该是"十恶不赦"级别的。但凡能过得去，他不会追穷寇。



渊洁亲儿子就读的学校都请不动他，那校长由此断定该同学根本不可能请到郑渊洁，于是敢于夸下特批学生不写作业的海口。崔永元希望我能助那孩子一臂之力，去该学校一次，将那孩子从家庭作业的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

看在崔永元将小便时不能说话的养生秘诀免费传授给我的情谊上，我答应了。

1991年10月15日下午，我驾驶汽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面的国家海洋局门口接上崔永元，一同去位于万寿路的××小学。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像两位仗义行侠的骑士去扶助弱小杀富济贫。

当将信将疑的校长真的看见我们时，他立即吩咐老师集合全校师生去大礼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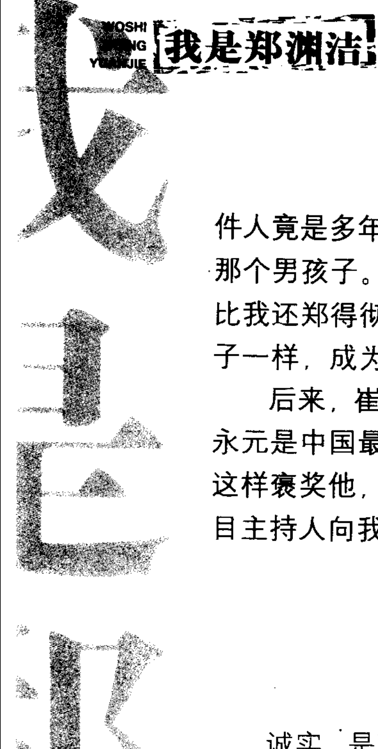
我想我此生此世是忘不了那敢于罢写作业的男孩子在校门口见到我时的激动表情了。

我在大礼堂给该校的学生讲话，我告诉他们我上小学时考试成绩并不好，我还告诉他们有一位老师曾断言我长大不会有出息，我又告诉他们我上小学时家庭作业很少……

校长坐不住了，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崔永元走上主席台来到我身边对我耳语说："校长说，郑先生很忙，耽误郑先生的时间太过意不去了。能不能现在结束讲话？"崔永元看了台下的校长一眼，又说，"校长说，我们辛辛苦苦教育学生几年，郑渊洁只10分钟就让我们白干了。"

我对崔永元说，既然来了，我起码要讲一个小时。崔永元一边使用怜悯的眼光看台下如坐针毡的校长，一边表示支持我讲满一个小时，他还"助纣为虐"地说："孩子真爱听你讲话，瞧他们笑的！"

无巧不成书。就在我写这篇小文时，我的儿子跑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他说他刚才在电脑因特网上收到一个电子邮件，发



件人竟是多年前被我和崔永元从家庭作业的苦海中拯救出来的那个男孩子。我这时才记住他的名字：郑正，和我同姓，而且比我还郑得彻底，双保险。如今郑正在美国读大学，他和我儿子一样，成为驰骋网坛的电脑高手。

后来，崔永元去电视台主持《实话实说》节目。我认为崔永元是中国最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有地道的幽默感。我这样褒奖他，绝不是因为他向我传授过养生秘诀，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向我传授的秘诀比小便不说话级别高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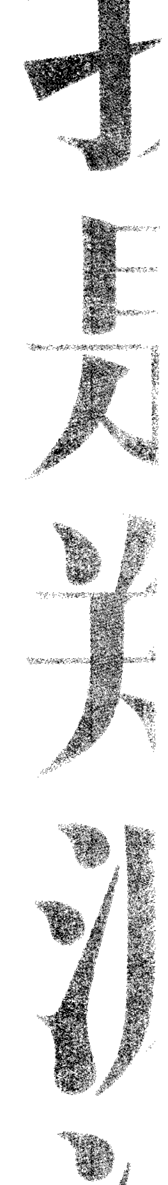
诚实，是可贵的品质

安武林

诚实，是可贵的品质。这种品质在许多名人那里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们喜欢严严实实地封闭自己，封闭自己在人生路上遭遇的尴尬和那些丢丑的事情。所以，许多名人应该是"化装"之后的名人，是不真实的。而郑渊洁，则愿意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郑渊洁。

人生有很多很多第一次，当我们看到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名人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的第一次是怎样度过的，是种什么样的窘态。郑渊洁为我们揭开了他第一次和媒体亲密接触的秘密。我想很多人都会发笑，郑渊洁第一次和媒体亲密接触时竟然大汗淋漓并憋出了一泡尿。恐怕很多很多名人的第一次都是这样的，只不过他们羞于承认就是了。其实，这并不丢脸，而是可爱。古人说的万事开头难，并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种人生经验的结晶。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算是一种人生的常识。很可惜，许多为人师者并不懂这个人生道理，就是懂了，也不去恪守这条人生的常识。我听说过许许多多老师犯过"话说绝，事



做尽”的错误的例子，比如说，我在小学的时候，一个老师说另一个学生你肯定考不上大学，结果人家考上了。我的老师说：你想当作家啊，你祖先的坟上没那股气，多年以后，老师见我只有尴尬的苦笑。郑渊洁笔下的这个校长，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他以为一个小学生不可能搬动郑渊洁这样的“怪人”，不能搬动这个深居简出的“名人”。按照他的逻辑和思维方式，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才那么说了。

如果他稍有点常识，或者说对郑渊洁稍有点了解的话，他就不会说这句愚蠢的话了。郑渊洁的童话、郑渊洁的意识和认识，始终是反抗教育制度中不合理的一面的，主张儿童权利的，始终在为孩子鼓与呼。即便一个素不相识的儿童，没有崔永元的介绍，郑渊洁同样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在很多方面，他有鲁迅那种“救救孩子”的精神。

郑渊洁是诚实的。他的诚实不仅仅在于他能够很坦率地说出自己经历的尴尬，而且他还能不折不扣地履行一个作家在社会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



第一次杀人

自古借债还钱杀人偿命。我在 1983 年 4 月参与杀了一个人，却至今无人拿我问罪。然而我却经常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的朋友N君，与我相处甚佳。1982年底，N君有了女朋友，我见他整日春风满面，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可惜好景不长。一日，N君乌云满面地来找我，说是有事求我。我问他什么事。N君说，他把女友的肚子弄大了，得找医院做人工流产。而当时的社会观念还比较滞后，医院对于婚外孕婚前孕无婚孕很是反感，重则通知当事人单位，轻则也会在手术时对于痛苦不堪的女性无视其人格尊严极尽恶意讽刺挖苦。N君知道我在北医三院有熟人，他希望我帮助其女友在既不让单位知道又能在甜言蜜语的温馨手术环境中铲除孩子。

我对N君说，孩子既然已经组合成功，他就有生存的权利。你应该立即同她结婚，要这个孩子。N君说，他们全然没有结婚的打算。

既然如此，我只有帮朋友渡难关一条路可走了。

我服兵役时的一位战友的太太在北京北医三院工作，我称其为嫂夫人。我找到嫂夫人，说明来意。没想到嫂夫人对我说，是你自己干的坏事吧？我一愣，说，我没那么笨。再说了，真要是我的事，我最低也得要求嫂夫人请院长亲自给她做手术。我让嫂夫人往窗户外边看，从右边数第七棵树下那个心神不安鬼鬼祟祟的小伙子就是罪魁祸首，他在外头一边给我放风一边等信儿。嫂夫人当即表示鼎力相助，由她安排一切未尽事宜。

我出去告诉院子里的N君，一切办妥。我还说你让我背了黑锅。N君说要不怎么叫朋友呢。我说别的黑锅我可以背，这种黑锅我不愿意背。把人家肚子弄变形了是笨蛋才干的事，典型的弱智。N君推脱责任，声称他也是受害者，他从小没受过性教育，还是早年当兵在部队农场劳动时看见狗交配才受启发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自学成才的。而狗是不可能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

到了预约的那一天，在我的护送下，N君携女友到北医三院做人工流产。嫂夫人鞍前马后的伺候给足了我面子。在N君的女友进手术室之前，我突然出现了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我明白无误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生命，我们这些人精心策划精心施工就是为了杀掉这个生命！现在他或她还活着，几分钟后，他或她将从这个地球上消失，而他或她虽然万幸投了人胎，没有投狗胎投苍蝇胎，却连一眼都没看这个充满魅力的星球就回去了，这不是功亏一篑是什么？我不禁想起了看过的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一位九死一生经历了整个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红军战士在将他们的军旗升起在希特勒的元首府的旗杆上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夺走了他的生命。不知怎么搞的，我将那苏联红军和N君女友腹中的小生命联系在一起。

我对N君说，你应该要这个孩子，现在刀下留人还来得及。他看了我一眼，坚定地摇头。我目送着N君的女友进入手术室，我觉得我参与杀了一个人。在等待期间，N君一脸的如释重负，而我却有罪孽深重的感觉。不知怎么搞的，并不多愁善感的我当时竟然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这孩子如果能获得出生的机会，他或她可能成为影响人类进程的科学家，也可能是出类拔萃的国家领导人，还可能是闻名遐迩的大作家，更可能是超群绝伦的作曲家，因为他或她的外公是中国一位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其谱写的某首歌曲在70年代中叶的中国大陆扣除聋人外未听

过者绝对超不过5000人。我看过一本名叫《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50个人》的书。如果这个孩子出生后能成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人，而我们今天杀了他或她，人类历史进程将因此改变……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手术室里隐约传出杀猪般的嗥叫声。我毛骨悚然，不能不想起白公馆渣滓洞中的酷刑。N君脸上也呈现出过了就忘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负疚神色。

在我上学的年代，课程中没有性教育。我们这一代人的性知识全部来自于同龄人的口头黄色笑话，因此我们从小就认定性和流氓行为是画等号的。我记得我在上小学五年级时一次和同伴到北京邮电学院玩，我们无意中发现一对男女在闲置的游泳池更衣室里拥抱接吻，我们留下一个人监视坏人，其余的人跑出去向路上的大人报案说游泳池更衣室里有坏人耍流氓。当我在18岁服兵役时因病住院从同病房的一位身为过来人的老兵口中准确地获悉人是怎么来的时，我当时产生的第一个可怕的念头是：难道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通过流氓的方法生孩子？那位老兵给我释疑，他说毛主席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他还说何止毛主席，连马克思也只能如此。我顿觉天旋地转，我无法将我崇敬的伟大领袖同如此下流的勾当联系在一起，我经受了人生的第一次信仰危机。这本不应该有的误解却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以至于我在内心深处给我们的伟大领袖制造了冤假错案。这是教育的悲哀。尽管后来我得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伟大领袖也曾偶尔给别人制造过冤假错案，但我仍不能原谅自己给他老人家制造的冤假错案甚至深深自责。我不知道我的同龄人在他们第一次得知人是怎么来的时，是否在震惊之余首先想到了毛主席进而冤枉毛主席。但愿只有我一人如此联想。我认为学校至少应该在学生10岁时对其进行性教育。我还认为作

为父母，如果不想让您的孩子进入同龄人讹传的性误区，至迟务必在孩子8岁前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或她，人是怎么来的。您倘若发扬风格不好意思说，对不起，孩子的同龄人会捷足先登好意思告诉您的孩子。一旦先入为主，您再拨乱反正就事倍功半了。我更认为，凡是对孩子负责的合格父母，应该在孩子15岁之前告诉孩子避孕常识，这不是怂恿孩子越雷池一步，而是防患于未然，不使孩子特别是女孩子蒙受杀猪般的痛苦。据说美国的父母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的父母有时过于天真，他们以为不向孩子进行性教育就可以将孩子蒙在鼓里，其实，蒙在鼓里的恰恰是父母。我不想在这里引用我看到的一份关于我们的中学生有什么什么经历的权威调查的数据，我只说在我住处附近的一个免费公园里在我散步时，司空见惯的中学生旁若无人的至亲至爱场面就完全应该能引起家长的如梦初醒了，每每彼时，我都会想，这些可爱的孩子的父母一定以为他们的情窦未开不谙人事的孩子此时正在学校埋头自习呢。顺便说一句，比邻公园的是一所重点中学，都是清一色的好学生。在您的孩子营养过剩发育超前又有肆无忌惮的影视画面抛砖引玉的今天，守身如玉坐怀不乱恐怕只能是家长的一厢情愿了，何况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躲得了中学躲不过大学，躲得过大学躲不过结婚，婚后生活的幸福依然需要避孕的保驾护航。作为父母，晚教不如早教。

避孕应该和计划生育一样，享受基本国策待遇。导致女友或配偶去医院杀猪的男性说轻了是弱智，说重了属于将自己的幸福凌驾于别人的痛苦之上。医院此类手术室的生意火暴以至于惨叫声不绝于耳，不正是对我们的空白或不到位的性教育的血泪控诉吗？

中国人太多了，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经济难以发展。在我们的城市人口中，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已成为法



定事实。然而在我们占全国人口80%的幅员辽阔的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时常显得捉襟见肘不尽如人意。我家的家庭服务员来自安徽农村，她的父亲和我同龄，她父亲竟然生了4个孩子，两男两女。我在住处附近的一个水果摊上买水果，看见来自农村的摊主夫妇带着两个男孩子上班，我问那先生这两个孩子都是你的？他一边给我称苹果一边颇自豪地说当然。我说你生两个孩子你们村干部不罚你？他说娃他妈生第二个孩子时村里不但不罚还奖励了我们100元。我诧异。他说，这是因为娃他妈在生第二个孩子后做了绝育手术。据我的家庭服务员说，她的家乡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几乎没有。无须讳言，城里人的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肯定比农村人高，而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人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对其日后的素质形成绝对关系重大。家庭环境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占我国人口比例极低的有文化和经济条件好的城市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占人口绝大多数相对文化程度低和经济条件差的农村家庭事实上却可以随意生，我们民族的人口素质何以提高？传销在国外早已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营销方式，怎么到了咱中国就成了坑蒙拐骗的同义词甚至演变为江湖帮会不得不让政府发红头文件予以取缔？依我看这和咱们的人口素质不无关系。试想倘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事实上的双轨制导致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只怕取缔保险公司也是迟早的事，君不见保险公司业务员侵吞投保人保金后毁弃保险单的恶行屡被媒体披露？我觉得我们的计生委还有很多事要做，任重道远。

最近北京开始定期公布城市空气质量，市民们才得知自己居住在世界上拥有最脏空气之一的城市里。据说发达国家发给其派驻到北京的使馆工作人员一笔可观的“呼吸污染空气费”，否则人家可能不应聘或主动下岗。空气对孩子的成长可能是比

教育和营养更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没有好的身体，素质再好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否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早年不会得以流行。试想高素质的人拖着被满含悬浮颗粒的空气戕害得弱不禁风的身子从事传销业，未必比身强力壮的低素质群体强，结局大概都逃脱不了被取缔的命运。由此推测，农村家庭生孩子的数量普遍不止一个可能是计生委从空气质量角度出发的深谋远虑，也可能是歪打正着。但是，既然身体好素质差和身体差素质好属于半斤八两同样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只生一个就应该成为中国大陆的统一政策，这个城乡差别也应该消除。

不管怎么说，我曾经参与杀了一个人。世界上因此可能少了一位著名作曲家、出色的政府总理、杰出的科学家、大牌导演……当然也可能少了一个贪官污吏、犯罪嫌疑人、不孝之子、用考试分数将学生逼得自杀的老师、强奸犯、吸毒者、打骂孩子的父母……

只有天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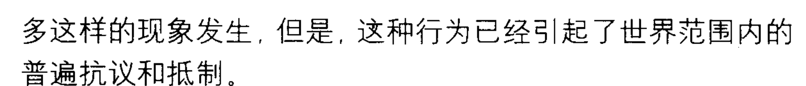
人生何处不尴尬

安武林

看到这个题目，谁都会在心里为之一动。郑渊洁杀过人？他进过监狱吗？他受过什么样的制裁？他怎样杀人的？他杀的是什么人？在何时何地杀的人？我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会围绕这几个问题做无边的飞翔。

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读完他的文章，我们会陡然生出几分失落和遗憾，原来，他不过是参与了一起堕胎的事件。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为此感到震惊和感慨。堕胎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甚至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尽管在今天我们生活中还会有很





多这样的现象发生，但是，这种行为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抗议和抵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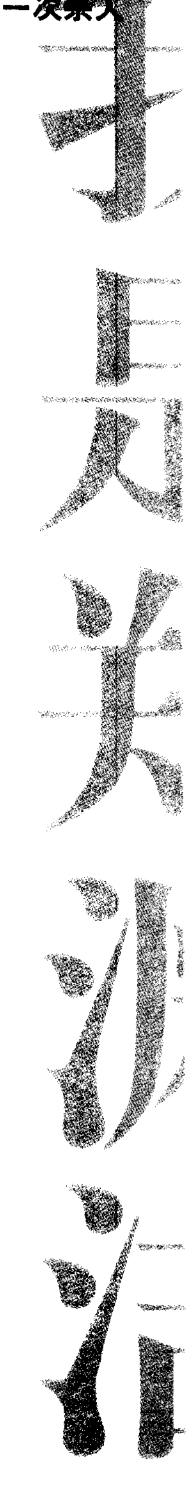
郑渊洁为此而遭到了良心上的谴责，在友情和道义之间，他矛盾而又尴尬着。蒙田曾经在《论友谊》中记述过一个事实，蒙田说，在古罗马，有个人问大法官：在友谊和正义之间，你选择什么？大法官说：友谊。很显然，郑渊洁是个很够哥们儿的人，但是，事情发生过后，他却陷入了良心的谴责之中。尼采说：良心的折磨是不体面的。一个人如果想体面地活着，就不能缺少良心这杆秤。

一个男人让女友不到怀孕的时候怀孕，是不聪明的，或者说是愚蠢的。至少在郑渊洁看来是如此的。事实上也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一个无辜的生命，生存的权利被剥夺了，这是不人道的。让自己亲爱的人遭受生育的痛苦，身体和心灵、情感都遭受痛苦，从哪一个意义上说都不是爱的表现。按照郑渊洁一贯倡导的理论来看，兴许这个男人根本不懂得什么避孕知识。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个无辜的生命呢？他（她）是什么样的？他（她）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郑渊洁最关心的问题。他做了种种假想，从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进行了想象。但无论哪一种结局，这个生命的生存权利是不容剥夺的。更何况一个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强奸犯杀人犯什么的，这和教育有关，和生存的环境有关。怀着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郑渊洁在童话中给孩子们讲述了一些生理方面的知识，

很可惜，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相反，遭到了不少的抗议和反对。这不可谓不是一种尴尬。在我看来，这是很有必要的。

人口的素质问题、计划生育问题、教育问题，郑渊洁从这一微小事件中看到了如此重大的社会问题，不仅和他的敏感性有关、觉悟有关，而且也和他的身份有关。他是一个父亲，一



个家长，一个社会公民，一个作家，一个公众人物，他有权利和义务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当我们的目光仅仅盯住他一个身份——儿童文学作家的时候，那么这会让他很不自在，也会让他处在尴尬的境地中，更重要的是，会妨碍他为我们的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在主张儿童的权利并关心儿童的时候，我们却剥夺了他作为成人的权利。这又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

第一次滑冰

我小时候看过表姐滑冰，很是羡慕。我也曾在位于北京南横街的姥姥家穿上表姐的冰鞋在陆地上练习行走，但终究无缘真刀真枪地到冰上滑行。北方的孩子不会滑冰，不能不说是一件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憾事。

1975年12月，正在南昌服兵役的我去太原探望父母时患病住进了解放军276医院内二科。当时我20岁。276医院位于太原晋祠，背靠悬瓮山，医院门口正对一座碧湖，风景极佳。12月18日上午，医生查房后，新来了一位年轻的军人病号住在我旁边的病床上，我问他得的什么病，他说肠炎。我又问他在哪儿当兵，他说在省军区宣传队跳舞。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阎维文。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郑渊洁。于是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阎维文年龄比我小，军龄也比我少，依部队的规矩，逢事自然听我的。一天我问阎维文想不想滑冰，他说想，但不会。我说我也不会。我对他进行宣导，我说舞蹈演员如果会滑冰，肯定如虎添翼，对事业大有帮助。没想到阎维文说他不想老跳舞，他说他想唱歌。

我说唱歌会滑冰也不会伤害嗓子。我说医院门口的湖上的冰冻得很结实，不滑太可惜。阎维文问有冰鞋吗，我说我认识本院一位副院长的公子，他同意借冰鞋给我。阎维文表示愿意跟我赴汤蹈火去滑冰。

由于院方严格禁止病号滑冰，因此我们只能选择深夜行动。而病人在夜里是会经常被护士查房的，以确定每一位病号是否还健在。我和阎维文在深夜把军大衣塞进各自的被子做成



一个假人，再将军帽垂直扣在枕头上以迷惑护士。我们拿着冰鞋溜出病房，再翻墙离开医院。必须承认，身为舞蹈演员的阎维文翻墙比我这位空军士兵利索。

到了湖面上，我们轮流尝试滑冰，轮流摔跤，很是惬意。滑到兴头上，阎维文会喊两嗓子，还爱把手掌放在耳朵后边听。我问阎维文你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阎维文说是听自己的发音怎么样。他还说他铁了心要唱歌。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数日后，年轻得连见好就收都不懂的我们终于在深夜滑冰时被护士双双擒获。再弱智的护士也会觉得天天晚上戴着帽子睡觉的病号应该转到精神病科。我的第一次滑冰经历以悲剧告终。

与阎维文在276医院一别就是18年。我们第二次见面碰巧也是12月18日上午，只是时间老人无情地将日历由1975年翻到了1993年。那天上午我到北京贵宾楼饭店参加一个会，我惊讶地在环桌而坐的与会者中发现了阎维文。18年前在太原276医院门口的冰湖上分手，18年后在北京贵宾楼饭店重逢，我和阎维文追昔抚今感慨万千。我告诉阎维文，每当他在电视机里唱《说句心里话》时，我就对我儿子说，这人我认识。我儿子说我吹牛。阎维文告诉我，他对他女儿说，爸爸认识你看的这本写皮皮鲁的书的作者，他女儿亦死活不信。看来我们都属于墙内开花墙外香。

经历是一种财富

安武林

人生的经历，是一种财富。人生的苦难，同样是一种财富。但是，人生的苦难作为一种财富而存在，是对那些成功人士而言的。而对于那些永远没有成功机会的人来说，苦难就成了一种可怕的难以忍受的痛苦。

人生是一种必然，比如说通过努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但人生也是一种偶然，这种人生的偶然性会给人带来新奇之感。也可以说，偶然性组成了人生的丰富多彩。

如果没有偶然，郑渊洁不会和阎维文同住一个病房。幸运的是，他们那个时候都一文不名，都是热血青年，而且都是一名战士。

这种与众不同的具有偶然性的经历，绝对不是人生的一种点缀，而是一种人生的参考坐标。尤其是同时处在同一个人生阶段并共同奋斗一起进步又达到某种人生高度的人，回忆往事的时候更多了一种人生感慨，甚至还有点自豪。

18年是个不断的人生历程，郑渊洁的奋斗经历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已经知道，那么阎维文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在郑渊洁的轻描淡写中，18年就这样一笔带过了。我想这是一种挟有自豪因素的沧桑感。更有趣的是，他们都已经身为人父。他们成了自己孩子和对方孩子的偶像。

没有偶然性的人生是乏味的，单调的。郑渊洁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一次答高考语文试题

1998年7月10日。郑渊洁和儿子郑亚旗在家中共进早餐。一边用早餐一边看报纸的郑亚旗看到7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第8版使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1998年全国统一高考语文试题，郑亚旗将报纸推到郑渊洁面前，说："你做一遍这些题，我估计你不会及格。"

郑渊洁瞥了一眼报纸上的高考语文试题，一边剥煮鸡蛋一边不屑一顾地说："如果是数理化试题我甘拜下风，作家还能被语文考卷难住？"

郑亚旗像买到一部梦寐以求的电脑游戏那般兴致大发，他连早餐也顾不得吃完，迫不及待地叫家庭服务员将餐具收走，他拿来笔，胁迫郑渊洁在餐桌上答题。

眼看着只吃了一半的鸡蛋被人拿走，郑渊洁并无遗憾，只见他摩拳擦掌踌躇满志，连初中考试都没参加过的郑渊洁今天要一步到位过一回高考瘾。

"这张语文试题共150分，答案登在今天的《中国青年报》上。考试时间150分钟，现在开始。"郑亚旗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对郑渊洁说，"等你答完卷子，我再下楼拿今天的报纸。"

郑渊洁面部全是志在必得的表情，他认定写了数百万字作品的自己答语文试题属于杀鸡用牛刀，只见他从容地将笔从笔帽中拔出，开始答题。

"下列各组词语中加点的字的读音，与所给注音全都相同的一组是……"郑渊洁一边念题一边在试题所给的A、B、C、D四组中挑选正确的一组。

1998年高考语文试题的第一道题的第一小题的A组一上来就给了郑渊洁一个下马威，该组中有一个郑渊洁从来没见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过的词：差可告慰。不信你查找郑渊洁在1998年7月10日以前写的洋洋数百万字的作品，他绝对没拿“差可告慰”这个词挣过稿费。

郑渊洁不知道差可告慰的“差”该读什么音，他嘟囔道：“什么可告慰？”

郑亚旗幸灾乐祸得手舞足蹈，说：“郑渊洁你的文学创作还很有潜力，看来还有好多词儿你没拿它们赢过利，离山穷水尽弹尽粮绝还远着呢。”

郑渊洁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问郑亚旗：“高考语文试题中的所有内容都是中学语文课本里有过的内容？”

郑亚旗说：“应该是吧！何止语文试题，数理化什么的都应该是课本里有的。”

郑渊洁暗忖：照这么说，全国凡是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差可告慰“这个词，而他们在读郑渊洁的书时从未见过”差可告慰”，他们肯定一边读郑渊洁的书一边在心里嘲笑郑渊洁的才疏学浅和小学学历，说不定，这正是郑渊洁的书的印数迟迟不能逾亿的原因！至于盗版书商为什么选择郑渊洁的书下手，就因为盗版书商和郑渊洁同等学历，他们也不知道差可告慰，否则他们绝不会如此决策失误冒蹲监狱的险盗印连差可告慰都没有的小学水平的书。

“高考可不能走神儿呀。”监考官郑亚旗提醒郑渊洁。

郑渊洁为自己高考出师不利找借口，说：“没见过在餐桌上答卷子的，没有氛围。”

郑亚旗兴致勃勃地站起来说：“咱们去书房，那儿有氛围。”

郑渊洁和郑亚旗易地继续高考。作为监考老师的郑亚旗说了一句丧失原则的话：“郑渊洁，你可以开卷考试，可以查字

典查资料。”

自尊心和法制观念驱使郑渊洁坚决拒绝了高考舞弊行为。

经过40分钟的苦苦鏖战，郑渊洁终于过关斩将杀入第4小题。

整张考卷一共有35道小题。

郑渊洁一看第4小题松了一口气，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拿手好戏。该题如下：

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中横线处的关联词语，供选择的有A、B、C、D四组词语。文字是这样的：“小说家应尽可能把人物对话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____不能完全像实际说话。____讲故事或作报告，____又决不能像日常说话那样支离破碎，____不写稿子，____应像一篇文章。”下面供考生选择的四组词语各有5个词汇，依次是：A.虽然而却即使也；B.尽管可是而虽然但；C.尽管而却虽然但；C.虽然相反可即使也。

本以为能在此关速战速决的郑渊洁被绕晕了，他如坠五里雾中，找不着东西南北，满眼都是翻来覆去的虽然、而、即使、相反、可是……

150分钟过去了，郑渊洁磕磕绊绊只答了12小题。

郑亚旗告诉郑渊洁规定的高考语文试题答卷时间已到，他又说可以对郑渊洁网开一面，延长考试时间，如果他愿意的话。

郑渊洁意识到自己必须捍卫作家的尊严，他表示无论如何第一次答高考语文试题要善始善终。

经过5个小时的苦战，连午餐都顾不上吃的郑渊洁终于答完了1998年高考语文试题。放下笔，郑渊洁说：“写作时，我觉得头越来越小越来越灵活。答卷时，我觉得头越来越大越来越笨重。”

郑亚旗迫不及待地下楼到信箱拿当天的报纸，报纸上有高考语文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郑渊洁对拿着报纸回到家中的郑亚旗说："还是吃完午饭再批阅吧。现在都快下午两点了。"

郑亚旗说："你先吃吧，这儿都是现成的评分标准，我很快就判完你的卷子。"

郑渊洁只好吩咐家庭服务员再次推迟开饭。

郑亚旗神情专注地批阅郑渊洁的高考语文试卷，郑渊洁在一旁像是等待法官宣判的被告。

"43 分。"郑亚旗向郑渊洁通报其高考语文试卷得分。

"不可能！"郑渊洁绝对不能接受这个分数值。他清楚该考卷的满分是 150 分。

"我判得还比较宽松，不信你复核。"郑亚旗说。

郑渊洁将评分标准和他的考卷一一对照，他不得不承认郑亚旗在批阅他的考卷时有明显的孝顺成分。

看到从硬指标的选择题中无法挤出分来，郑渊洁只有打比较有弹性的作文题的主意。他说："作文题一共 60 分，我怎么可能两篇作文一共才得 10 分？"

郑亚旗说："作文采用分项分等评分标准，你的两篇作文同属四等，各得 5 分。"

郑渊洁拿过报纸细看作文分项分等评分标准，第四等的标准是：思想认识较差，胡编乱造。

"我的作文怎么能是思想认识差？还胡编乱造？"郑渊洁不服气。

"绝对的思想认识差和胡编乱造。"郑亚旗说。

现将郑渊洁写的一篇作文转录如下。该题是 1998 年高考语文试卷第 34 道小题，题目为：补写《妈妈只洗了一只鞋》。要求：1.根据所提供的开头和结尾，补写中间的内容。2.补写部分要与所提供的开头结尾衔接得上。3.补写 200 字左右。开头为：小乐回到家，看见自己的一只鞋已洗得干干净净地晾在

门口，但另一只鞋妈妈没有洗。结尾为：小乐穿着一双干干净净的鞋上学去了。

郑渊洁是这样写的：

妈妈只洗了一只鞋

小乐回到家，看见自己的一只鞋已洗得干干净净地晾在门口，但另一只鞋妈妈没有洗。

妈妈做事从来都是有条不紊的，小乐有不祥的预感。

自从半年前妈妈下了岗，才四十多岁的妈妈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五十多岁的人。三个月前爸爸的下岗雪上加霜又给了妈妈沉重的一击。一个月400元的下岗生活补助连给小乐的学校交这费那费都不够。不会微机操作年龄逾四十岁没有大学文凭的妈妈爸爸找工作比较困难，他们只好倾其所有做了个摊煎饼的小推车，靠卖煎饼度日。

小乐进家后发现家中没人，屋子里十分凌乱。这时，邻居王奶奶过来一边擦眼泪一边告诉小乐，妈妈得了急病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去了。小乐赶到医院看见爸爸趴在一张蒙着白单子的床上哭，小乐冲上去，妈妈已经停止了呼吸。小乐摇着妈妈的尸体号啕大哭。事后，小乐从爸爸口中得知，那天上午，正在街头卖煎饼的爸爸遇上了市容执法队，执法队以无照经营为由没收了煎饼车。爸爸回家后告诉了妈妈，刚给小乐洗完一只鞋的妈妈当即突发脑疝昏死过去。煎饼车是全家的命根子。

家里没钱给妈妈买骨灰盒，在征得爸爸的同意后，小乐将妈妈的骨灰放进妈妈生前最后一次给他洗的那只鞋里保存起来。在骨灰鞋前，小乐发誓长大混出个人样来，为好多好多人创造就业机会，为国家排忧解难。

一周后，臂戴黑纱眼睛红肿的小乐穿着一双干干净净的鞋上学去了。

郑渊洁的这篇高考作文被郑亚旗以“思想认识较差，胡编

乱造”为由打入四等品，任凭郑渊洁怎么申辩，最终只给5分。

郑亚旗对郑渊洁说：“平心而论，你这篇作文写得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你这篇作文在高考评卷老师那里肯定通不过，不信咱们打赌。你应该也必须这样写：小乐见到一只鞋没洗，立即意识到这是妈妈有意在培养他的劳动习惯，于是小乐就自己动手洗鞋。最好再写小乐在洗鞋时遇到了困难，比如开水龙头时不小心把手碰破了，血流如注，但是小乐想起了黄继光。后来他终于克服了困难，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思想收获。洗好鞋后，小乐穿上一双干干净净的鞋上学去了。”

（安武林：郑亚旗的评价，就是不折不扣的老师的评价。作文，要体现出意义来，体现出道德精神和高尚的情操，否则，再好的作文也得不到高分，这就是我们评价体系的结论。）

郑渊洁质疑：“刚洗的鞋那么快就干了？”

郑亚旗说：“用吹风机烘干呀！”

郑渊洁说：“这才是胡编乱造。”

郑亚旗说：“那小乐就从鞋柜里又找了一双鞋。”

郑渊洁说：“小乐回家时，他的脚上肯定穿着一双鞋，妈妈洗的那只鞋绝不会是小乐进家门时脚上穿的鞋，小乐脚上既然有鞋，他不可能使用中午回家吃午饭这么短暂的宝贵时间和那只妈妈没洗的鞋较劲。就算他当时洗了，也干不了，他要么还穿上午的鞋去上学，要么另找一双干净的鞋换上。”

郑亚旗为出高考题的专家辩解：“可能小乐的老师要求那天下午全班同学必须穿干干净净的鞋，比如去烈士陵园扫墓什么的。”

郑渊洁问：“干干净净的鞋是什么标准？必须是刚刚洗过的？”

郑亚旗语塞：“……干干净净就是特别干净一尘不染……”

郑渊洁说：“老师要求全班同学中午回家换干干净净的



鞋？上午穿过的都算脏鞋，不能穿着脏鞋去烈士陵园亵渎先烈？”

郑亚旗：“……”

郑渊洁：“再说了，小乐回家时脚上穿着一双鞋，妈妈给他洗的那只鞋和没洗的那只鞋加在一起又是一双鞋，如果下午小乐再换一双鞋，小乐就有至少三双鞋了。现在的学生上学一般都穿球鞋，在脚的体积日新月异的少年时期，家长会给孩子同时备三双球鞋？”

郑亚旗：“……小乐可能是晚上放学回家看见妈妈只给他洗了一只鞋……”

郑渊洁：“反正这题出得有点不合逻辑。只有我那么写，还勉强说得通。”

郑亚旗说：“参加出高考题的，肯定都是专家，我看还是你的想象力不够丰富。不管怎么说，你的这篇作文到了评卷老师那儿，最多得5分。”

郑渊洁不再争辩，其实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这篇作文在高考判卷老师那儿能拿5分就不错了。

答高考语文试题只得了43分，郑渊洁无地自容。此后，有整整11天时间郑渊洁因丧失了写作的自信导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眼看《童话大王》月刊交稿的日期一天天逼近，郑亚旗吓坏了，认定自己闯了祸，他感慨地说：“如果作家协会要求所有作家像足球运动员必须通过体能测试那样答高考语文试题，考试结束后，作家协会就可以宣告解散了。”

7月22日，郑亚旗从当天的《北京晚报》第4版上看到一则信息，他认为该信息对恢复郑渊洁的写作功能有帮助，郑亚旗如获至宝地手捧报纸走进郑渊洁的房间，对面壁发呆的郑渊洁说：“我必须承认我给你的作文题打分打低了，其实很多考生都在胡编乱造。这张报纸上说，有20%的考生在写今年高考

语文试题中的另一篇作文《战胜脆弱》时，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健在的父母强行送进坟墓，他们大都不约而同地这样写：我的父母不幸在我高考前双双身亡，但我战胜了脆弱，今天微笑着走进考场！担任高考阅卷的安徽淮南一中杨老师告诉记者说，他看到第一个考生这样写时，他很是同情该考生的境遇，也很感动。但很快他发现自己被愚弄了，怎么会有如此多的考生的父母在今年高考前夕不谋而合地撇下苦读了12年书已经看见大学曙光的孩子撒手人寰？！更有一位丢卒保车保全了父母性命的安徽考生在《战胜脆弱》中大写自己在失去双手后如何战胜脆弱学会了用脚写字，以至于今天用脚参加高考。而事后安徽省高招办表示，今年全皖绝对没有用脚答卷的考生。"

郑渊洁笑得喘不过气来。

郑亚旗相信这条信息能治愈郑渊洁的自卑，他乘胜进军，说："今年高考的作文题，第一篇补写《妈妈只洗了一只鞋》必须使用虚构的手法补写。而第二篇《战胜脆弱》是不容许虚构的，该题要求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举出实例，写一篇关于你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文章。不可写成小说等文学体裁'。面对如此多的考生在不可以虚构的作文《战胜脆弱》中活埋自己的父母，一位多年参加高考阅卷的资深大学教师说，这是应试教育语文写作训练的失败，也是高考作文题本身给撒谎留下了空间。"

看到郑渊洁沉默不语，郑亚旗给郑渊洁打气："你的两篇作文应该得满分60分。"

郑渊洁叹了口气，说："那我也总共才只有95分，而整张语文考卷是150分。何况我觉得43分是我的正确得分。"

郑亚旗没辙了。

三天后，郑渊洁偶尔看到一本叫《忍与决断》的书，该书介绍了曾两次荣膺世界首富的日本西武集团董事长堤义明的用

人秘诀。堤义明不喜欢聘用大学毕业生，他说："可以做一个试验，把一批离开大学已经十年以上的人拉去参加初中毕业考试，很多人都会不及格。你不能说初中的教育内容不合实际，如果不符合实际，为什么还继续采用？但是三十岁出头的有大学学历的人再参加初中毕业考试会名落孙山，你说学历有什么用？"堤义明还说，如果当年把松下幸之助和本田宗一郎这些人送入东京大学受教育，大学毕业后的松下和本田很可能只会是平凡的公务员，日本今天也就不会有松下电器和本田汽车了。

陷入自卑的汪洋大海中不能自拔的郑渊洁终于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他欣喜若狂地想，既然大学毕业十年后的人再回过头参加初中毕业考试都难以及格，我这个小学毕业三十年后的人参加高考单项居然能得40多分，实在是奇迹。于是，郑渊洁如有神助般恢复了自信，坐到电脑前，噼里啪啦敲键盘文思如泉涌，止都止不住。

日后郑亚旗作为笑料偶然又提及此事时，郑渊洁只说了一句话："毕竟我还得了43分，差可告慰。"

做人与作文

安武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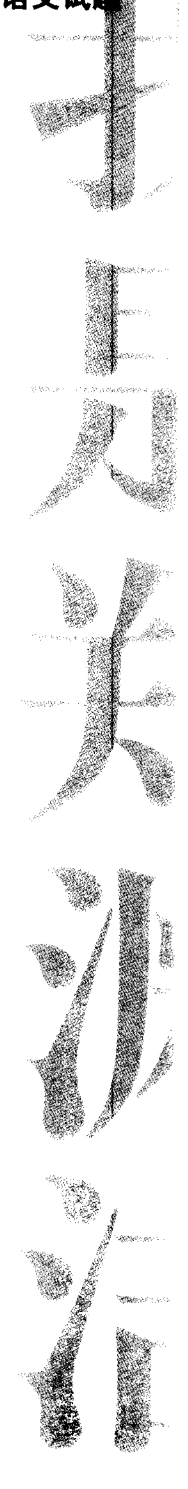
中国文人有一条遗训：欲为文，先做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想写好文章，必须先要做好人。推而广之，音乐、绘画等等莫不如此。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且不说个人几十年的创作体验，就拿古今中外名人的例子来说说，毕加索这个"流氓"怎么可能画好画，真不可思议。培根这个"小人"怎么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同样令人费解。中国传统文化来考量人，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会拿道德来说事情。

我不知道这个做人和作文有多大的联系？但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郑渊洁的儿子在评判郑渊洁的作文的时候，就从道德角度来评判。其实，我们的老师一般在看学生的作文的时候，往往就会从道德角度去看。我不知道这是在评价一篇作文还是在评价一个人的人品或者说道德操行？郑渊洁只不过是用个人的经历，用自嘲的笔法来讽刺我们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所存的弊病。

我和郑渊洁有些相似，开始都写诗。都没上过高中。不同的是，他出身城市，我出身农村，他做过工人，我做过厨师。他名气大一些，我名气小一些。他没上大学，我却用文学敲开了大学的门槛。但是，我的感受和认识和他是一样的。我虽然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但是基础知识很差，我答那些高考的语文题，同样是不及格的命运。多年以来，我做梦——很多都是噩梦——与考试有关。和郑渊洁谈起来，他也做过同样的梦。看来，考试就是一种噩梦，是很多学子的噩梦。

我始终不明白的一件事情是：老师和作家谁更有写作文的经验？谁更有资格评判作文？恐怕郑渊洁也有此疑惑。许许多多作家，恐怕在作文考试中都不及格。如此说来，是老师具有创作经验了？这是很滑稽的事情。作家都是不同的，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经历、气质、写作方式、写作特点，而老师面对的是不一样的学生，但他们讲述的经验却是一样的，古人尚懂得因材施教这个道理，难道我们现在的老师不明白？

让我很羞怯的一件事是：我曾帮助一个朋友的孩子写过两篇作文，这个孩子要参加中考。老师说，让每个学生准备几篇不同类型的作文，到考试的时候用。我告诉朋友，千万别说这是一个作家写的，看看老师怎么评价。当结果出来后，我惭愧得无地自容，老师的评语是：一篇不合格，另一篇语言过关了，但需要修改。



后来这个朋友和老师理论，老师也着急了，老师说：我们教研室的老师都看了，就是这个评价。我想，郑渊洁要是偷偷替儿子写作文，恐怕命运比我好不到哪里去。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所以，郑渊洁对儿子采取特殊的教育，是非常明智的。实际上，世界上很多作家都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评价体系深恶痛绝，包括那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做人与作文，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一个高明的读者，却能从作家的文字之中看到伪善和诚实。我们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肯定是有不完善和不完美之处。郑渊洁非常细致非常幽默地叙述了他个人的遭遇，其中的讽刺痛快淋漓，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之中所包含的黑色幽默的元素。

第一次吃自助餐

在当今中国大陆的城市里，自助餐是饮食业商家的一种常用经营手段。人们走在大街上，经常能看见路边的餐馆的橱窗上写着自助餐××元一位的广告。自助餐本是舶来品，如今被中国的商家发挥得淋漓尽致，于是出现了十分有中国特色的“自助火锅”“自助烧烤”乃至“自助烤鸭”，自是令食客产生了花最少的钱占最大的便宜撒开了吃的错觉。商家食客皆大欢喜。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自助餐在北京尚未登陆街头与寻常百姓握手言欢，那时自助餐只在少数星级宾馆里深藏闺中伺候外宾或港澳台同胞，一般大陆公民绝少光顾甚至压根儿不知道自助餐这个词。

大约是1989年的一天，我在家接到台湾《小鹰日报》主编蔡先生的电话。《小鹰日报》日前开始连载我的作品。这次主编趁来北京的机会，要会会作者，增进感情，期望双方进一步合作。住在台湾饭店的蔡先生约我次日到台湾饭店对面的一家五星级饭店一边共进早餐一边谈买卖著作权事宜。

次日早晨，当我和蔡先生走进那家饭店的餐厅时，我看到与寻常餐厅不一样的场面：不同的食物放在不同的器皿里，依次开架摆放在长桌上任人自取。

这是我第一次见自助餐。

见我略显踌躇，蔡先生对我说：“这是自助餐，请郑先生随意。”

我不知道怎么随意，特怕给大陆作家丢人，只有看蔡先生随意后我再模仿。

大概是出于礼节，蔡先生执意要我先“随意”，而我坚持要他先“随意”。只见蔡先生从一摞盘子的最上端拿了一个盘子，然后走到一个个开放的食物盆前从中取物。我模仿蔡先生的动作，也拿了一个盘子，跟在他后边照葫芦画瓢，他拿什么我拿什么，生怕一步棋走错导致满盘皆输出洋相。

蔡先生将手中的盘子装满后放到临窗的一张餐桌上，我跟着他也放。他对我说：“再去拿点水果。”

蔡先生说完折返回去再取盘子再拿食物。这时的我认为自己已经自助餐毕业了，应该单独行动了。我取了一个空盘子后，离开蔡先生，开始随意。我看见几个盆里盛放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食品，像点心，有的是巧克力色，有的是金黄色。一贯勇于尝试新生事物的我对这种食物产生了兴趣和食欲，我从几个不同的盆里分别取了满满一盘这些我没见过的食品端回餐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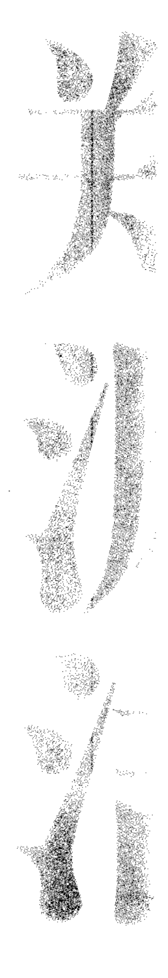
我和蔡先生面对面坐下，我们一边用餐一边谈版权交易。我开始吃那一盘“点心”。那食物进了嘴我才感觉不对头，干燥如麻，味同嚼蜡。我控制住自己没将它们吐出来，我猜想这可能是国外的高级食品，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过美国越是有钱人越吃黑面包的文章。我说服自己将那食物咽进肚里，我看了蔡先生一眼，见他没什么反应，我又吃了第二口。后来我才知道，我吃的那东西叫麦片和玉米片，是国外流行的一种早餐食品，正确的食用方法是泡牛奶或果汁吃，不能干吃。现在回想起来，我惊讶当时我从哪儿获得的毅力将那一整盘麦片干咽了下去。我同时想不明白蔡先生为什么不制止我干吃麦片。后来我读到这样一则故事，我才晓得蔡先生可能是一位绅士。

那故事大意如下：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球星应邀到英国上流社会赴宴，席间，侍者给每人端上一盆洗手水。球星以为是

喝的水，于是一饮而尽。同桌的英国贵族们为了表示对球星的尊重和礼貌，都争先恐后痛饮洗手水。试想倘若贵族们在球星喝洗手水时向他指出这水不是喝的，场面肯定尴尬。

由此想来，那位蔡先生一准是出于礼貌才未制止我干吃麦片，细琢磨也因为不是很熟的朋友，所以才有如此礼节。不过我想当时蔡先生可能因大陆作家干吃麦片这个细节得出大陆作家比他预想的还要贫困的结论，从而使他再度降低付给大陆作家的版税。回忆那次我们商定的版税标准，实在不算高。假设当时我将牛奶浇在了麦片上，保守估计，我得到的版税起码多一个百分点。那时，台湾出版商买大陆作家的著作权开价普遍低，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柿子拣软的捏。后来我再同台湾出版商谈版权交易时，条件是我的版税率必须高于台湾作家的版税率，否则免谈。奇怪的是我竟屡战屡胜。我认定这是由于我当着他们将大杯大杯的牛奶倒在大碗大碗的麦片上的缘故。

由蔡先生我又想起另一位台湾朋友。那是赵先生。赵先生和大陆朋友在一起时总有优越感，好为人师，他最爱干的事是当众指出大陆朋友的误区。比如大家一起乘坐电梯时，有一位大陆朋友背对电梯门，赵先生就苦口婆心地告诉那人，在电梯里只能面对电梯门，这是文明社会的常识。再如，大家一同喝咖啡，见有大陆人端杯喝咖啡时勺子还在杯子里，赵先生立刻诲人不倦地告诉人家喝咖啡时一定要将勺子先拿出来，这是规矩云云。此外，赵先生还会滔滔不绝地全方位向我们描述台湾的生活，听得我们越发觉得自己是孤陋寡闻的刘姥姥。一次聚会后，我的虚荣心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我提出驾车送赵先生回宾馆，赵先生毫无防备地中了我的圈套。我当时一边驾车一边用一句老话自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坐在我身边的赵先生发现路不对，问我这是去哪儿？我说带你去看一个台湾没有的地方，让你开开眼，增长见识。赵先生笑说



北京能有让我开眼的地方？我说保你口服心服。

我驾驶汽车带着赵先生驶入一片掩映在绿木花丛中的高雅建筑群，只见造型各异的花纹铁栏杆温柔但又不容置疑地环绕着每一座建筑，五花八门的国旗在不同的建筑物前交相辉映，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身上的武器和微笑一同把守着每一座大门。我告诉赵先生，这是北京的使馆区。我边开车边当导游，告诉他这是美国大使馆，这是英国大使馆，这是日本大使馆，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末了我极阿Q地对赵先生说，怎么样，不虚此行吧？台湾有美国英国法国大使馆？绝对没有！

事后我有点于心不忍，动了恻隐之心，觉得自己作为地主显得太小家子气，于是在远离使馆区的一家饭店请赵先生吃了一顿，算是给他压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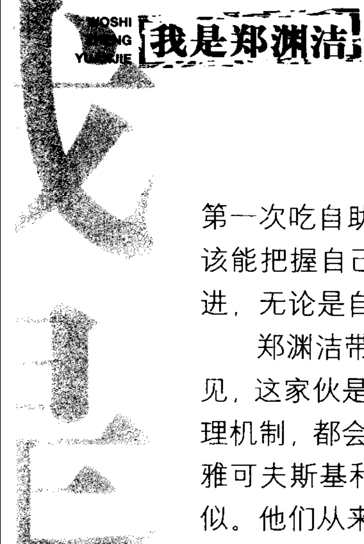
自助与自主

安武林

自助餐这个东西，我没有考察过，郑渊洁说是舶来品，我觉得也是，反正这不是本土生产的东西，否则，我们这些还不算素质很低的中国人，应该在很久很久以前就享用过。事实上，在我们国内流行，也没有多少年。

郑渊洁第一次吃自助餐，陪了十二万分的小心和谨慎。因为他没有享用过这种东西，更何况他是在和台湾人一起用餐。那个时候，大陆的许多作家还没有在台湾那边发表作品，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作家。当然，这种幸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他的作品写得好，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上帝只钟情自助的人。纵观郑渊洁的人生和创作经历，他应该是一个喜欢自助的人，尽管最初的时候有伯乐的推举。他



第一次吃自助餐，我联想到了自主这个词。一个自主的人，应该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让自己的命运按照自己设计的轨迹前进，无论是自己的事业还是自己的爱好。

郑渊洁带领赵先生穿越使馆区的举动，令人哑然失笑。可见，这家伙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无论他的身体，还是他的心理机制，都会令我想起俄罗斯的一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和对手斗争的手段和方法，与这个郑渊洁非常相似。他们从来都是面对面和对手较量，机智而又勇敢。而且，他们都是充满激情的人且长得人高马大。



第一次在发廊理发

我理发都去理发馆，不管是发廊在大陆问世之前还是问世之后。发廊在大陆出现应该是1980年之后的事，不知为什么，我很少问津。我第一次进发廊理发是在广州。时间是1987年6月13日下午。

由于两天后要去香港访问，我的直觉认为在香港理发肯定比大陆贵，所以决定临行前将毛发留在故乡，免得在香港挨宰。

我寻觅了两条街，竟然一水儿的全是发廊，没有一家理发馆。万般无奈下，我硬着头皮走进一家相比之下规模最小的发廊。

我判断这家小发廊是夫妻店，有着明显亲昵关系的一男一女热情招呼我，当时发廊里没有顾客。女士给我理完发，示意我到水池边洗头。我走到水池边一愣，水池边供我坐的不是北京理发馆洗头坐的那种木凳，而是一把躺椅。由于我打小在理发馆洗头就是面对水池，在略微踌躇后，我毅然面朝下趴在躺椅上。当我的肚皮接触到躺椅时，我才知道错了，因为我的不是体操运动员的僵硬身体不可能允许我随躺椅的弧度做出反弓姿势，我试图站起来，竟然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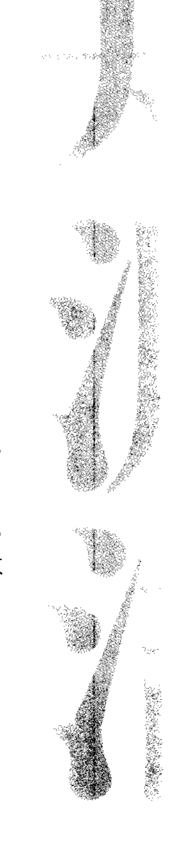
正确的姿势应该是躺在躺椅上仰面朝天洗头。

那对夫妻笑得前仰后合，且无论如何止不住。那女的一边笑一边扶我起来，我也笑。

理完发，他们死活不收我钱。女的边笑边说："我们两口子起码有十年没这么开心过了。"

后来我基本上没再进过发廊。1989年我改平头发型后，理发就更不能进发廊了，因为大多数发廊的小姐理不了高难度的平头。发坛的行家都知道，推平头才是真功夫。我每理一次发花3元人民币。有时我坐在理发椅上边理发边对着镜子想，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委屈皮皮鲁们的摇篮？

2000年8月的一天，我去理发馆理发。邻座的一位顾客和理发师聊天，他问理发师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理发师说："我们这些整天摸球抓蛋的，挣不了多少。"从2000年9月29日起，我索性剃光头，原汁原味，没有发型了。此后别说发廊，连理发馆我都永别了，现在是家人给我理发，一分钱不花。肥水不流外人田，把"摸球抓蛋"的好事留给家人。



恋旧的情结

安武林

郑渊洁是个很有恋旧情结的人，在媒体上，甚至是作品中，他给我们的都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很多事情他都走在同龄人和同类人的前面，但是，在他的骨子里面，也有不少的恋旧情结，比如说，对往事的一往情深，对往事乐此不疲的追忆，还有他的小小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理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会留下自己那个时代的一些影子。这种影子是时代文化的产物。哪怕是衣食住行很小的一些爱好和兴趣以及习惯，都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某种情结。当然，现在具有恋旧情结的人越来越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恋旧情结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情结。有人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把自己成长的痕迹消磨得一干二净，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如同遇见了完美无缺的人一样。我想，郑渊洁保持这么一个具有恋旧情结的习惯，应该是他珍爱自己经历过的岁月的一种表现。

郑渊洁的经济意识似乎格外强烈，甚至让人觉得他很吝啬。但如果透过表面的事件，我们会发现他实际上做事是非常计较这个"理"字的。我相信他是那种人：该花的钱他可以大把大把地花，不该花的钱他一分钱也不会花。一方面，他很会享受生活；另一方面，他又很节俭。在他身上，人性是多元化的，丰富多彩的。如果一个人很单调，那么他就会是一个很乏味的人。在这种怀旧和现代意识之间，郑渊洁的取向应该是比较之后的一种选择。至少，他不会让别人把他视为傻子，他不可能完全消除自己昔日的影子。

第一次打人

1959年，4岁的我在石家庄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幼儿园上小班。一天在幼儿园吃午餐时，班上的一位男性小朋友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碗。我们的老师勃然大怒，她命令我们停止进食，全体列队站在长方形餐桌旁。

老师像老鹰捉小鸡那样拽着摔碗的小朋友的脖领子将他拎起来，同时对他怒斥道："这是你第二次摔碗了！我再不教训你，你该上房揭瓦了！"

只见老师一手拎着那小朋友，一手拽过一把椅子。老师坐在椅子上，将那小朋友面朝下俯伏在她的双膝上，再将小朋友的裤子褪至膝盖下，露出孤单无助的屁股。

"你们排队过来，每人打他一下，要使劲儿！"老师冲我们喊道。

我们列队依次走到老师面前，轮流打那小朋友的臀部。

"太轻！你给他挠痒痒呀？"老师训斥第一个动手的小朋友。

随着手与屁股接触时发出的声音的分贝量的增加，挨打的小朋友开始哭泣。

轮到我打时，我看见那小朋友的臀部已然通红。平生从未打过人的我一边恐惧地看着老师一边抬起了手。

"郑渊洁！你是打他的屁股还是摸他的屁股？！你没吃饭？再打一次！使劲儿！"老师瞪着我喊。

我第一次打人没有通过老师的考核。

我不得不第二次举起了手，猛击那小朋友的屁股。

我对于自己4岁之前的经历能记起的很少，唯有这件事刻骨铭心地烙印在我的大脑皮层上，且随着岁月的流逝非但不能挥之而去反而日渐凸显。

记得自从那次打人经历后，我就对幼儿园充满了恐惧，想方设法逃避去幼儿园。在幼儿园里，老师是至高无上的君王，她们对每一个小朋友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确实有老师将小朋友关在小黑屋里窒息而死）。后来当我的儿子上幼儿园时，当我得知他因为说话而被老师关了一次小黑屋后，我毫不犹豫地给他办了退园手续。我不能容忍让一个上寻50代祖宗都找不到半丝帝王血统的人骑在我的儿子头上作威作福过君王瘾。

前些年我偶尔在媒介上看到美国议员十分关注中国犯人的人权状况，礼貌点说，我觉得他们属于有眼无珠一族。在中国，最需要关注人权状况的是孩子而不是犯人。我们今天的孩子虽然比他们的任何一级前辈都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但他们在幼儿园在学校在家里精神上往往受到压抑，有多少父母老师在和孩子接触时能将孩子作为一个对等的人来尊重？时至今日，我还时常在媒体上读到诸如老师命令全班学生打某一位学生致残或者父母因望子成龙心切毒打孩子致死一类的暴行。幸而我们现在有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孩子们的权益，但距离我们的每一位孩子都能娴熟地运用这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有一次，一位记者采访我时问我最自豪的事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最自豪的事是我从未打过自己的孩子。其实别说打，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向世人宣布，在我和我的孩子相处的十多年中，我从来没有使用超过35分贝的音量同他说话。

世界上最丑恶的武力行为就是大人打孩子，这是恃强凌弱。

自我第一次打人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少年时代我也有过几次打架的经历，但那都是同龄人的对打，再没有过类似4

岁时那次别人不还手任凭我打的经历。

其实打人也像世上的其他事那样，不能一概而论为丑恶行径。被我持欣赏态度的打人事件起码就有一宗：

1936年11月，大约是鲁迅逝世一个月后，青年作家萧军将刊有报道鲁迅逝世消息和纪念文章的《中流》半月刊、《作家》月刊和《译文》月刊拿到鲁迅的墓地焚化，以表达自己对鲁迅的哀思。此后不久，一个叫马吉蜂和另一个叫张春桥的评论家在他们编辑的《文化新闻》上写文章就萧军焚刊之事讥讽萧军是鲁迅的"孝子贤孙"。萧军看过该文章后自然不会高兴。照时下的做法，萧军就该写文章反击了，于是一场硝烟弥漫的笔战在报刊上开打。可萧军不，他认为同张春桥们这种下三滥的评论家论战毫无意义。于是萧军径直闯入《文化新闻》编辑部，正好马吉蜂和张春桥在场。怒气冲冲的萧军劈头便问："那篇侮辱我和鲁迅先生的文章是谁写的？"马吉蜂看了张春桥一眼，说："我写的。"萧军说："我没时间写文章批驳你们，我想了个办法，咱们打架去！如果你们打赢了，今后你们可以随便写文章侮辱我，我绝不找你们的麻烦。如果你们打败了，你们今后再敢写侮辱我的文章，我就揍扁了你们！"

同为年轻人的张春桥和马吉蜂接受了萧军的挑战，双方约定了打架的时间和地点。地点定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南端的一片已经收割了的菜地上。

在约定的时间，双方都准时到达。马吉蜂的见证人是张春桥。萧军的见证人是萧红和聂绀弩。

萧军早年习武，怀揣沈阳陆军讲武堂的"本科"毕业文凭。可怜那手无缚鸡之力只会舞文弄墨的马吉蜂被萧军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张春桥吓得面如土色。

"如果你们再写文章侮辱我，我就打你们！"萧军拍拍手，扬长而去。

从那以后，两位评论家再不敢写文章侮辱萧军了。

我钦佩萧军。我觉得对于一些像张春桥这样的不可理喻的评论家的挑衅，最好的办法就是揍他一顿，而不是写文章反驳。

每每看到今天的作家和评论家在媒体上写文章掐得死去活来，我都会想到萧先生于1936年11月在上海法租界用拳头反驳评论家的精彩故事。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是死于决斗。这固然不可取，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身上的男子气概。我有时觉得我们今天的作家普遍有点像小男人，这也许正是当今大作品鲜有问世的一个内在原因。作家与评论家的争执在本质上是毫无意义的。作家吃的是作品饭，写好你的作品就是最好的反击。而评论家吃的是争执饭，只有评论家与评论家之间的争执才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作家真的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同攻击你的评论家争执，我建议采用萧军先生的办法。干脆利落，输赢一目了然。当然别忘了去作协找个副主席以上的官儿当见证人。

1980年11月17日，我参加了北京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参观位于北京北郊的少年管教所的活动。那次萧军先生也去了。我们乘坐同一辆汽车。萧军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周身上下散射着凛然正气，我感到一种震撼。

由我4岁时的被老师强迫打人竟然联想到了萧军先生在1936年打人，可见我的脑子确实善于胡思乱想。同样是打人，萧军先生名垂千古，我的那位幼儿园老师遗臭万年。

文章写到这儿，电话铃响了。是一位作家朋友自外地打来的。他说他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突然遭到几位小白脸新潮评论家的发难，气得他七窍生烟。我建议他与其写文章反驳，不如和他们约时间约地点来得痛快。放下电话我有点后怕，担心如果出了人命案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家人见我吃不下饭安慰我说，他们绝不会对打，否则今天的文坛不会这般疲软。

疲软的作品和疲软的批评

安武林

郑渊洁写随笔文章，不太讲究文法，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文法。这篇文章，一个写的是他在幼儿园打人（是在老师的胁迫之下），另一个是作家和批评家的论战。两件事情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他却是在“打架”的主题之上挥发开的，把文章的轨道统纳在“打架”的周围。你要说他不会写文章，他非和你急不可。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他的文章，才会明白他这是一种智慧，一种技巧。

郑渊洁想说的是后者，前者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或者说序幕一样。从前者而言，这种体罚学生的行为，我是记忆犹新的。至少我初中在雪地里被老师罚站过45分钟，西北风和雪花热烈地拥抱我的感觉，我没齿不忘。后来，我写过一篇散文，被《儿童文学》的一位做过老师的编辑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枪毙”，一怒之下我把那篇散文撕了个雪花飘飘。看来郑渊洁的那种对编辑不太信任的感受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也做编辑，我做过报纸、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但我从来不会拿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和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来作为考量作者所经历的事件的是否真实的标准。

一个人能经历多少呢？一个人又能知道多少呢？诺贝尔说，面对浩瀚的星空，我不知道自己经历的什么事情是大事。

在读郑渊洁的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眼热心跳，但我沾沾自喜的是，我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评论家。他强烈地指责评论家的时候，我会怡然自得地躲在作家这个紫色暖巢里，品味他的另一句话：一个人一生读三十多本书就足矣。而作为一个批评家，恐怕只读三十本书是远远不够的。否则，我不可能看出某个畅销书作家的某篇文章是抄袭的。出于利益和情





面，我会保持沉默。我非常愿意承认这是一种可悲的疲软。我天性中有非常仁厚的一面，容易替别人着想。一个人的书畅销起来并不容易。

郑渊洁是个爽快的人，喜欢简洁明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更证明了他的坦率和正直。实际上，正直和坦率这种人的品德，正像良心这个词一样已经烂掉了。我承认，疲软的作品和疲软的批评一样多。我更愿意承认，我作为作家身份而出现的时候，非常乐意听到别人的表扬话，哪怕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也好。不过，我个人的态度是：作家有随心所欲写作的权利，批评家也有随心所欲批评的权利（人身攻击者除外，恶意诋毁者除外）。别人要骂我要批评我，我会很感动，我会说：谢谢你读我的作品，谢谢你读我的书。

但是，郑渊洁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他之所以远离所谓的文学界或者说文学圈子，就是厌倦了所谓的文人之间的相轻和争斗，只想安安静静地写作。正如恐吓和辱骂不是战斗一样，郑渊洁并不想和人争什么，他的作品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将在历史上重重地写下一笔。

第一次挨打

我第一次挨打的起点比较高，被打得头破血流，非缝针不足以封闭伤口。

1960年，我在石家庄上幼儿园中班。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在幼儿园吃饭限量了。人就是这样，不限量时也许吃一个馒头就饱了，限量后吃一个馒头绝对还饿。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个时期叫"三年自然灾害"，三中全会后才知道那时全国饿死了很多人。当时在幼儿园吃不饱的感觉很难受。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午睡时，有两位女老师背对着我在我的床栏杆上，其中一位从兜里像掏金银财宝那样掏出一个生白薯，她狼吞虎咽地咬了一口后递给另一位老师。那老师也不甘示弱地大咬一口后还给同事，两位老师就这么你一口我一口地海吃，馋得佯睡的我垂涎欲滴。时至今日，我还将生吃白薯当做一种美味佳肴，可见儿时留下的印象确实能伴随人终身。

一天，老师让我们在院子里玩耍，不知哪位小朋友先发现院子里的一根铁丝上挂着一个拳头大的向日葵。饥饿的我们如获至宝，我们开始捡石头从两个方向砍那向日葵，试图将它从铁丝上击落为我们果腹充饥。

站在我对面的一位女性小朋友扔过来一块砖头，那砖头与向日葵擦肩而过后击中了我的右前额，我顿时血流如注。闻讯赶来的老师惊慌失措地将我送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将我放到床上，一张纱布盖在了我的脸上。打麻药，缝针。大概是实习医生的手艺，我的右前额至今留有清晰的疤痕，疤痕下



边还有凸出骨骼，我一直怀疑医生将那砖头也缝了进去。

如今我父亲告诉我，在我的额头上留下疤痕的那女孩子现在可能在南京，因为她的父亲当年从石家庄调到南京工作。掐指算来，她的孩子也该到了读我的童话的年龄。如果她的孩子得知郑渊洁额头上的疤痕是他妈妈的战绩，不知作何感想？

前年我在北京一家餐厅用餐完毕出来时被一位算命先生拉住，他百般纠缠非要给我看面相算命。我说如果你看准了我可以付款，看不准分文不给。他说你右额头上破了相，今生只能为官，不能干别的。我问他我能当作家吗，他连连摇头说绝对不行，还说右前额是分管文运的，破了右前额的人不可能当作家。我告诉他我就是作家。他一愣，忙改口说，那准是大作家。还说右前额破了相的人一般不会成为作家，但一旦成为作家就是大作家。当时连围观的人都哄他。

有时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只上过小学的我就源源不断写出这许多作品来？会不会是5岁那次前额开花使我耳聪目明开了窍获得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除这次挨打外，我至今几乎没有挨过打。我最庆幸的是，我从未挨过父母打。经常听一些朋友说他们小时候挨父母打的痛苦经历。父母打孩子是无能的表现，当你抬起手打你的孩子时，等于你向孩子宣布自己没有教育孩子的能力，只有依靠武力解决问题，是典型的认输。

不管怎么说，我的几乎唯一的一次挨打经历在我的脸面上留下了永恒的标记。同"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上千万人相比，我的这点损失实在算不上什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是郑渊洁



（左一是我的启蒙老师赵俐）

恩师赵俐

2005-12-09

老师爱学生，能把一个民族爱发达了。老师恨学生，能把一个民族恨萎缩了。这是我在我的作品里说过的一句话。

1963年，我在北京马甸小学读二年级时，一天，班主任赵俐让我们写命题作文，题目是《我长大了干什么》。她导向我们要有远大理想，比如当科学家什么的。当时我是掏粪工人时传祥的粉丝，我就写了《我长大了当掏粪工人》。没想到赵俐老师将我的这篇作文推荐到校刊上刊登出来，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一个错觉：这个世界上，我写作的本事最大。这个错觉一直跟随我到今天。正是这个错觉（也可以叫自信）导致我成年后一个人写一本叫做《童话大王》的月刊写了20年。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赵俐老师都是我的班主任，她欣赏我，鼓励我，滋养我的自尊和自信。我今天能写出皮皮鲁、鲁西西们，和赵老师在我成长身心的时期整天表扬我有实质性的关系。人性的本质就是渴望欣赏。赵俐老师不光对我这样，她如今桃李满天下：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公安局重案组组长，她的学生有出息的多了。马甸小学当时甚至现在也不是所谓“重点小学”，再好的学校，也有差老师。再差的学校，也有好老师。择校演变成择师，才是正路。什么是



好老师？面对几十名学生，他如果没有从天而降了一群小天使的感觉，他如果没有因此受宠若惊的感觉，他如果没有从此要把这些孩子捧在手心里呵护他们往死里夸他们的念头，他如果将学生获得知识的过程变成痛苦的过程，他就不是一个好老师。

没有赵俐老师在我读小学二年级时对我的写作水平无原则的鼓励和褒奖，今天不会有皮皮鲁。

恩师赵俐，请接受学生郑渊洁的顶礼膜拜。

知足与知不足

安武林

古人云，知足者常乐。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人生经验，在自我评价和自我审视的时候，尤其在衡量自己评价得失的时候，它无疑是一剂人生的良药。人都喜欢追求完美，都喜欢追求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这样，难免会有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痛苦产生。

一个作家的书不畅销，自然想拥有很多很多的读者；一个作家当拥有很多很多读者并且书很畅销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在意批评家的声音，渴望得到批评界的认可。尽管表面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但是内心还是充满渴望。这种渴望就是：读者喜欢，批评家没有理由不喜欢；读者觉得好，批评家就一定要有好的评价。这是人喜欢追求完美的心态的体现。

郑渊洁不是这样的人，也不是这样的作家；他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他知道人生是充满缺憾的，知道人生是不完美的。他之所以远离文学界，就是不在意和不计较这些东西。他在评价自己的挨打的人生经历的时候说："不管怎么说，我的几乎唯一的一次挨打经历在我的脸面上留下了永恒的标记。同'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上千万人相比，我的这点损失实在算不上什

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就是他本人心态的体现，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知足者。

本来，这是一种偶然性的人生事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是，这个想象力丰富的人却和自己的人生与自己的创作联系起来了，如此一来，这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就变得极具价值了。因为，它可以折射出郑渊洁的人生态度。他的疑问“有时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只上过小学的我就源源不断写出这许多作品来？会不会是5岁那次前额开花使我耳聪目明开了窍获得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表明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因为，按照常人的逻辑，这应该是一个不幸的带有悲剧性的事件，尽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郑渊洁却往好处想，就如同它开启了郑渊洁的第三只眼一样。

郑渊洁是个知足的人，这是他的人生态度，但他又是个知不足的人，比如说他自己的创作经历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有力的证据，我们都知道，他的创作的前期、中期和后期（他才50岁，还在进行中，不能算后期）变化比较明显，说明他在不断超越自己，调整自己。当然，他是个人生阅历相当丰富的人，他不仅怀有感恩的心理和知足的心理，而且还有一个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第一次向保险公司理赔

1992年7月19日下午，我驾驶私家车同家人去北京一家大商城购物，我将汽车停放在商城门口的收费停车场。

完成购物后，我们回到汽车旁时，惊讶地发现汽车左侧的两个车门被撞瘪了，而肇事者却扬长而去。我向看车人询问是谁撞了我的车，他说没看见。撞了人家的车一走了之比车被损坏使我更生气。

我想起1987年我在香港的一次经历。一位香港朋友驾车陪我外出吃饭，当我们吃完饭出来，看见他的汽车头部被撞坏了。他从汽车雨刮器上抽出肇事者留给他的一张纸条，大意是：对不起，我倒车时不小心碰了您的车。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在此处等您。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多少，请您同我联系。

我儿子见我发呆，说："这人真傻，如果他给郑渊洁留张纸条，郑渊洁不但不会要他出钱修车，肯定还会感动得一塌糊涂然后和他交朋友。"

真是知父莫如子。

正当我感叹国人素质差时，有目击者告诉我，是一个外国人驾车撞了我的车。由此我又生一番感慨，甚至极其不公地断定外国人是入乡随俗。直到后来我从媒体上获悉乔丹的父亲在美国的公路上驾驶儿子耗巨资孝敬他的车跑累了后将车停在路边小憩时，竟然被没生过任何儿子就想不劳而获拥有这辆车的美利坚同胞枪杀，我才在心里为国人素质低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言归正传，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向停车场索赔，我的理由是我交了停车费，如果车出了问题，停车场理应赔偿。看车

人的答复令我吃惊。他说："我们收的是占地费，不是保管费。您的车就是丢了，我们也没任何责任。"

这时，旁边一辆车的司机提醒我说："哥们儿，如果你的车上了保险，应该向保险公司索赔。"

我如梦初醒如释重负，庆幸自己洞察一切防患于未然有先见之明，极具现代意识地给自己的汽车买了保险。好在车门被撞坏了并不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转，我驾车回家找出保险单，按照保险单上的地址驱车在北京的胡同里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家保险公司。门房告诉我，今天是星期日，休息。

次日一早，我即驾车赶赴那保险公司。由于是周一，再加上该保险公司门口秀气含蓄的道路状况，我遭遇了严重的堵车。我8点钟离开家，6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两个多小时。快11点时，我终于走进了保险公司的办公室。

一个戴眼镜的男士接待了我。我向他说明情况并提出索赔要求。他向我要保险单。我递给他。

仔细看完保险单后，他说："去看看车。"他说完打开办公柜拿出一架照相机。

我同他来到楼下的汽车旁，他查看了车的伤情，又让我打开发动机舱盖，核对投保单上的发动机号码和这辆车的发动机号码是否同步。确认一切无出入排除了骗赔的可能性后，他开始给我的汽车照相。这是我头一次同保险公司打交道，当时我觉得人家的工作真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拍完照，我尾随他回到楼上的办公室，等他给我赔款或帮我修车。

他收好照相机，对我说："你得让那家商城的停车场给你开一个证明，证明你的车是在该停车场被损坏的，时间地点经过都要写清楚。"

时间已是中午，不喜欢在外边吃饭的我驱车回家进午餐。

胡乱吃了几口饭后，我就趁中午车少赶往那座距离我家少说18公里的商城。

停车场的当值人员听了我的要求后，说："您得找昨天值班的人，他今天休息。他明天下午有班。"

我说："我离得很远，就是一张证明，我已经写好了，你们盖个章就行。"

他说："肯定得他来了才能盖这个章。"

次日下午，我再次来到那商城的停车场，谢天谢地那位看车人的老婆孩子当然包括他自己没生病。我向他提出开证明盖章的要求。他说："章得到商城保卫处去盖，不过我估计人家不一定给你盖这个章。"

我问："为什么？"

他说："我陪你去一趟吧。"我很感激。到了商城保卫处，我将情况向一个小伙子说明，他坐在办公桌后边对站着的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能给您出这个证明。"

我问为什么，我还说又不让你们出一分钱，就是盖一个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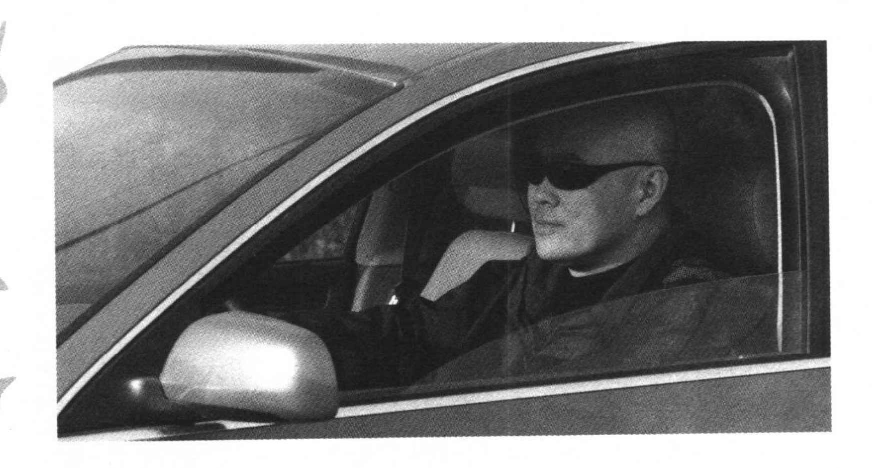
他政策性极强地说："如果我们给您出了这个证明，您要是拿着它作为证据到法院告我们向我们索赔呢？"

我说："你们只收占地费，车出了问题，你们没有责任赔偿。"

他说："话是这么说，但没有法律依据，真要是告到了法院，理不一定在我们这边。如果再碰上一个有影响的名人，通过记者一煽乎，我们怎么不可能败诉？"

我无言以对。

但是他的关于记者的话提醒了我。我的记者朋友很多。我倒不是想打官司，我觉得我认识的记者中肯定有认识这家商城负责人的，可以通过他们找商城负责人达到给我出证明的



纸尿裤和灵感

2005-11-27

作家没有灵感意味着创作生涯的结束。作家获得灵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托尔斯泰是在玩纸牌时灵感如泉涌。我在骑自行车、驾驶摩托车和汽车时灵感层出不穷。但是驾驶汽车时来了灵感就走神，导致追尾，而我追尾运气不好，一次也没追过美女司机的尾。后来发现堵车时产生灵感最安全。于是上车先开交通台，哪儿堵我去哪儿。又引发了在车上无处小便的问题。看到记者采访比尔·盖茨，问他什么最高科技，他说是纸尿裤。原来纸尿裤最先是美国航天局为宇航员发明的。我买来成人纸尿裤穿上去堵车，特爽，多热都不起痱子，不侧漏。有一次警察说我开车打手机罚我，而我确实没打，但我认罚。家人惊讶我的肚量。我说，我当着他撒尿了，摆平了。尿他。那天做节目碰见北京交通台一路畅通节目的李莉，我说我要投诉你们，你们说了哪儿堵车，我去了却不堵。你们欺诈。

目的。我回家翻通讯录，极功利地找在报社商业口当记者的朋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找到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和那家商城的老总特熟，刚给他们吹过一篇。他说别说让他出个汽车损坏的证明，凭他和他的关系，就是让他出美国是中

国的一个省的证明他也得出。他和我约定次日下午2点在商城门口不见不散。

次日在约定的时间，记者朋友带我走进商城总经理的办公室。记者的面子的确大，老总二话没说就给我出了证明。办完事后，记者朋友对我说："上午我去我女儿的学校开家长会，我女儿的班主任听说我认识你，想请你去他们班和学生见见面。"

历来不爱参加这种活动的我现在是别无选择，只能同意。

当天下午，我拿着商城的证明第三次去了保险公司。

眼镜看了我递给他的证明，点点头，将我的保险单和证明一同交给一个胖女人。我由此判断胖女人是眼镜的主管领导，她在做类似于出版社审稿的二审工作。

胖女人对眼镜说："商城出的证明不行。涉及汽车定赔，必须经交通管理部门也就是交通大队出证明才行。"

眼镜将胖女人的话向我转述。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求我到商城开证明？他说他来的时间不长，还没处理过汽车险理赔。

第二天上午，我费尽周折才找到管辖那家商城地域的交通队。事故科的交通警听了我的叙述和要求后，说："出了交通事故，双方必须将汽车停在原地保护现场，同时立即通知交通队事故科到现场勘查界定事故责任。你这事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们不能管了。"

我说："我这不算交通事故吧？我的车不在行驶中，是停放在停车场被别人撞的。我现在的目的只是向保险公司索赔，而保险公司要求交通队出证明才定赔。"

交通警说："你说你的车是在我们的地界里被撞的，谁能证明？"

我掏出商城的证明给他看。他说："如果这商城的经理是你亲戚，他什么证明不能给你开？我们每年的事故数量是有定额和指标的，超过了就会影响我们全队的成绩和奖金。我给你

开一张证明没什么，但我们交通队今年的事故就增加了一次，你自己说，如果是你，你能给我开吗？”

我说：“如果是我，我绝对不能给你开。”

他笑了，说：“这不结了！”

回到家里，我故伎重演，翻名片盒找出了一位早年认识的在市公安局工作的作家的联络方法。他在电话那头拍胸脯说这区区小事包在他身上，还说多年没见，这次怎么也得聚聚。

次日上午，穿警服的作家朋友带我去那交通队，一路畅通无阻地开出了证明。中午，他拉我到一美食城叙旧，一顿饭吃了4个小时他还有好多话没说完。

当我怀揣交通队的证明赶到保险公司时，人家已经下班了。

又次日，又经过一番堵车后，我终于将交通队的证明交到了保险公司的眼镜手中。眼镜将证明拿给胖女人看。

胖女人问我：“是你的车撞了人家还是人家的车撞了你的车？”

我说：“是人家的车撞了我的车。”

胖女人说：“我们的理赔规矩是，你的车撞坏了人家的车，我们替你出钱修被你撞坏的车。打个比方，你追人家尾了，我们给你出钱修被你追尾的车。如果人家追了你的尾，就该由给追你尾的汽车上保险的保险公司赔你修车费。明白了吗？你的这件事，应该由撞你的那辆车的车主找他投保的保险公司给你修车。”

我说：“撞我车的人溜了。我到哪儿去找他？”

胖女人说：“你的车停放在收费停车场，他们当然有责任看护你的车。退一步说，他们也应该向你提供撞你的车的牌照号码。他们就知道收钱！去告他们！”

我问：“如果我找不到撞我的车呢？如果我找到了撞我的车他没有上保险呢？”

她说："如果他没上保险，说明他没有保险意识，就只能由他自己掏腰包给你修车了。如果你找不到他，你只有自己修车了。"

接过她还给我的保险单和交通队证明，我将两张纸重叠在一起，缓慢但坚定地将它们撕了。

"没有保险单，您再出事，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眼镜提醒我。

我冲他们笑了笑。我看见胖女人的嘴角也有笑意，好像是白捡了一笔钱那种笑。眼镜倒是有几分尴尬。

从那以后，我再没进过保险公司的门。

后来我自己花3000元修好了汽车，虽然钱不算多，但心里总感到堵得慌，特别是由于这番周折耽误了我的写作导致那期的《童话大王》晚交稿一个星期。

直到我看到下面这则故事，我才阿Q般的释然了：

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叫张廷玉的汉人当了宰相。张宰相的家人在家乡盖房子时和邻居为争三尺地起了纠纷。家人给张宰相写信求助。张廷玉写了首诗寄给家人：千里求书为道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

我将这首诗篡改了几句后，再不生保险公司的气了：四处奔波为理赔，让它三千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

写这篇小文时，我偶尔看见一张1997年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这样写的："今年4月至9月底，从深圳空港出发的很多旅客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购买的航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竟是一纸空文……"我再多转述，就有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嫌疑了，愿意看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报纸看。无巧不成书，在结束此文时，我又碰巧见到一张1997年12月2日的《中国消费者报》，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这样的：

《警惕：保险推销中的陷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保险陷阱，在一个保险期内，如果不发生保险事故，一般的投保人是很难识破的……"

这时我才顿悟，原来五年前我是从陷阱里脱险的。我庆幸自己没有重蹈覆辙。每每遇到披绶挂牌的保险公司推销员甜言蜜语天花乱坠地动员我投保时，我都只说一句话：我好不容易才脱险。弄得人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像小说一样精彩

安武林

郑渊洁的这篇随笔，写得像小说一样精彩。中国人读了，恐怕感觉是一言难尽，好像吃了五味果一样；外国人读了，肯定是目瞪口呆，大惊小呼地喊：看不懂啦！外国人的思维或者说外国人的做事方式，一般是直线性质的，中国人的思维和做事方式，一般是圆形的，好像你不跑完一个圆，就办不成一件事一样。

以郑渊洁的性格，心中肯定是愤懑异常。但他的文章中，并没有写他是如何愤怒的。当然，我们知道郑渊洁还有非常理性的一面，他是个智慧的人，知道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的人。他维权或者想办某件事情，总是很讲究方式方法的。在他的经历中，他曾经多次动用过媒体。在我看来，媒体之所以拥有如此大的杀伤力，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的工具，而是说，媒体是社会的良心，代表着正义。郑渊洁作为受害者，或者说不合理现象的发现者和亲历者，找媒体的朋友帮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

郑渊洁的理赔事件，浸透着深深的无奈。有一句话叫"天下乌鸦一般黑"，如果我们把这上面看做是一个世界的话，这

个比喻是恰如其分的。郑渊洁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而他自己的损失有多大？他自己的精神受到了多大的伤害？他理赔了一圈，谁来为他主持正义和公道？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郑渊洁理赔事件没有结果的根源。就算郑渊洁是一个战士（斗士），是一个英雄，他和这些人斗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遍体鳞伤而又一无所获。

郑渊洁的经历，一波三折，像小说一样精彩。我相信他能把这写成一篇非常具有震撼力的小说。如果使用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手法，就更为精彩了。深深的无奈，挣扎，抗争，以及那张看不见的大网，个体的脆弱和渺小等等，构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讽刺性的画面。四面八方都是对手，都是墙壁。但这不是小说，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且是郑渊洁本人的亲身经历。有位著名的作家说，生活比文学更精彩，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一次与狼共舞

我的童年是在对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深恶痛绝中度过的。当我15岁服兵役首次填表时得知自己的祖父的成分是“富农”时，幼稚的我无异于遭受了一次天崩地裂。在我内心世界的天平上，父亲的“革命军人”桂冠似乎不能抵消祖父的“罪恶”。因祖父的富农成分而产生的负罪阴影自始至终笼罩着我五年的服兵役过程。曾有一位贵为团小组长的河南籍老兵找我谈话，他拜托我同富农祖父划清界限。

麻烦出在我见过祖父，那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乡村郎中，分明不是青面獠牙的坏蛋。那时的我，灵魂尽管被扭曲，但心目中的坏蛋和现实中的坏蛋的反差还是使我对“成分”这一全凭遗传一锤定音的界定优劣的方法产生了怀疑。

那时我们的童话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给动物划分了成分：小白兔、小山羊、大公鸡等有幸被纳入“好人”的队伍，而大灰狼、狐狸、老鼠等则划入“坏人”的行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居然还有中间人物：猴子、猫、猪等等。我们的孩子从小被这样的童话误导，我们的国家于是就有了适合产生十年浩劫的土壤。

国家改革开放后，选择写童话作为谋生手段的我萌生了创办一本名为《大灰狼画报》的低幼童话刊物的想法。笃信“只有想不出来的事没有干不出来的事”的我开始寻找出版社合作。一位出版社总编辑在听了我的创意后吃惊地说：“怎么能用大灰狼当刊名？大灰狼是美帝国主义的象征呀！”

在几次因刊名遭到有使命感的同行的拒绝后，1986年5月

5日下午，我在山东烟台结识了21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当我在认识他的10分钟内说出想办一本以学龄前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名为《大灰狼画报》的低幼期刊时，我看见他眼睛一亮，我知道一拍即合了。我不得不佩服张秋林的快速判断力。老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说，准确的判断力也是成功之母。

有这样一个故事：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南巡到杭州，正好碰上科考。考官将两份考卷呈送乾隆皇帝，说有两位考生水平不相上下，请皇帝裁定。乾隆让考官将两位考生带来见他。乾隆指着西湖的景色对两位考生说："朕有一上联：烟锁池塘柳。令你二人对下联。"考生甲听完上联，立刻说自己对不出来。考生乙冥思苦想半天终究也没有对出。乾隆钦点考生甲为状元。考官和大臣们不明白。

乾隆说："朕出的上联乃绝对，偏旁部首遍含金木水火土，谁人能续？于瞬间断定不能对者，才华必然出众。"

由此可见判断力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之重要。

《大灰狼画报》自1987年创刊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拥有过不计其数的学龄前读者。在今天的中国低幼期刊领域，无论从质量还是发行量来说，《大灰狼画报》都处于有目共睹的前沿位置。掐指算来，《大灰狼画报》最早的读者现在应该已经步入青年行列了。如果他们爱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当然包括小白兔和大灰狼，《大灰狼画报》就没白办。

自《大灰狼画报》1987年创刊，我一直担任主编。1997年1月13日，我在北京对张秋林说，我该退居二线了，由他接任主编。他不同意。我说那我就当名誉主编吧。从1997年4月号起，张秋林接任《大灰狼画报》主编，我为名誉主编。

我笔下的大灰狼罗克最早是以连环画形式从《大灰狼画报》创刊号起在该刊连载。随着罗克的读者年龄的增长，他们不满足于通过连环画与大灰狼罗克"共舞"了。在读者的要求

下，1995年，我将大灰狼罗克“提拔”到《童话大王》月刊以文字形式与读者见面。《大灰狼罗克》目前共有228集。

大灰狼罗克堪称一匹后来居上的耀眼黑马，一跃而成为我的童话王国中的第5号人物，彰显尊荣。

与狼共舞，其乐无穷。

创意是一种才华的体现

安武林

创意是一种才华的体现，是一个人创造力的具体表现。

一个作家的创作，讲究的是创新之作，不能模仿别人，也就是我们说的独创性。

有的畅销书作家，之所以争议很大，是被人们认为有模仿和抄袭的嫌疑。但是，畅销书作家郑渊洁，自创作以来，我就没有听到过有这方面的指责和争议。对于一个创作数量如此之大、书又如此之畅销的作家而言，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郑渊洁说，一个人一生读三十多本书足矣，我相信他的话不是给所有的人说的。他的话语受众应该是作家。因为他本人曾在私下里和我沟通过这个问题。

他说：“一个人阅读过多，不可能不受到阅读的影响。”我们文坛上模仿和抄袭的官司似乎每年都有，恐怕和阅读过多有关系。就像一个人路过一个菜园子一样，看到人家的菜园子的蔬菜很好，自己肯定想摘一点。如果主人又发现不了，那肯定会有一种成就感。

郑渊洁的人生经历、创作经历以及其他经历，都能充分地证明一点，假如他不搞创作的话，从事别的职业或者事业，他一样会有非凡的成就的。

他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策划人、期刊人（本来就是）、演讲

家、出版人、商人、教育家……因为他是一个极有创意的人，而创意就是一种才华的体现。

第一次看书

我从1岁起开始看连环画，那时叫小人儿书。我看第一本字书的时间是1964年，我9岁。当时我父亲在国防科委工作，他经常往新疆那个方向出差，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国家的核基地在那里，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在那儿起爆的。父亲有个很不错的习惯，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们带礼物，比较常见的是葡萄干和哈密瓜，有时是玩具。我曾记得父亲一次出差回来带给我和弟弟的是一支电动冲锋枪，很是令邻居的小朋友羡慕嫉妒了一阵。作为一家之长，在远离家庭一段时间后回归时，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带礼物，是比对孩子讲大道理更能使他们爱这个世界的办法。

1964年5月，我父亲去新疆出差回来带给我的礼物是一本字书，书名是《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

“我能看字书了？”上小学二年级的我对自己的阅读能力还缺乏自信。

“能看。”父亲鼓励我，“不能总是看小人儿书呀。”

我开始尝试阅读字书。碰到不认识的字或问父母或查字典或跳过去。字书在我眼前展现了一个可以无穷无尽发挥想象的场面，这是过去看一目了然的连环画时所没有的感觉。《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说的是打日本鬼子的事，书中的一些情节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就鸟尽弓藏将小人儿书打入冷宫，移情别恋迷上了字书。

看完《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后，我有了看字书的瘾，我不能守株待兔等父亲出差再给我买书，我主动出击向父母要

书。而父母对于我的买书的要求总是尽量满足。我小时候看过的不少书，我的父母至今还珍藏着，有《儿童团的故事》《高玉宝》《钢铁小战士》《小武工队员》《二十响的驳壳枪》《刘文学》和《郑师傅的遭遇》等。

1979年夏天，初学写作的我作为文学新人有幸被邀请参加了一次笔会。在会上，专程来谆谆教导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一位相当著名的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词的词作家对我们劈头盖脸说的头一句话是："你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我记得当时举座哗然。最近我看了我父母保存的我小时候看过的那些书，我才恍然大悟那位词作家说的"狼奶"大概就是指的这类读物。这些书大多是教孩子怎么开展阶级斗争的。

不管怎么说，狼奶也是奶。是奶就会有营养，在没有别的什么奶的环境里，起码培养了孩子的阅读习惯。我在喝足了狼奶后，大概是想换换口味儿，开始找牛奶喝。我狼吞虎咽地将父亲书架上的《水浒》当牛奶喝了，接着又把《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扫荡了。今天我有时会产生这样的怪念头：也许什么奶都喝过的孩子更容易长得壮实。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从此再没上学。我今天之所以能写作，应该说得益于我看的那些课外书。我上小学时的语文教材大概也应该归纳进"狼奶"的范畴，如果我当时没有从诸如《水浒》这种本质上是牛奶或人奶的课外书中汲取营养，我很可能会成为只会写新八股文的畸形儿。每每想到此，我都后怕。今天的语文教材是不是狼奶我没化验过，但我觉得作为望子成龙的父母为了保险起见，应该尽可能给孩子全面的营养以防万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孩子看课外书大开绿灯。

其实我看过的书并不多，算来算去从小到大囫囵个看完的书绝对没有超过150本。我戏称自己写的书比看的书多。我小时候看书比较善始善终，从头看到尾，给足了作者面子。成年

后再看书就虎头蛇尾了，很少把一本书看到寿终正寝。我写作20年来，自始至终看完的书也就20本，而且经常是一本书马拉松似的看好几年。我现在的看书习惯是拿到一本书先随便翻开一页，看上5分钟，如果不能吸引我，我就判它死刑了。对于书，读者真是至高无上的大法官，再大的作家也没辙。

我觉得成年人读书不能过多，读书过多导致大脑懒惰。哲学家叔本华说："我们读书时，是别人在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重复他人的思想活动而已。我们的思想活动在读书时被免除了一大部分，在我们暂不自行思索而拿书来读时，会觉得很轻松，然而我们的头脑却成为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

我觉得读书有两个作用：一是获取信息，充实生命。一个人的经验毕竟有限，通过书籍获得别人的经验扬起你生命的风帆，何乐而不为？二是娱乐生命的一种方式。试想拿一本有趣的书坐在那里看，让远在天边或几千年前就死了的作家伺候你给你做头部按摩，实在是一种享受，和打麻将钓鱼下棋一样。

人和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因为读书多而成为作家。有的人由于读书少而成为作家。还有的人因为无书可读而成为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小时候家中就没什么书可读，所以他必须自己设法消遣。他为自己和妹妹编写小故事，由此练就了写作能力。但是我们假设如果大江健三郎小时候看了很多书，由此思维懒惰了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他长大后就肯定会与作家失之交臂吗？这个世界的确很有意思，没有现成的路供你走。

记得是1983年5月13日，我和一帮人自北京乘火车去安徽黄山。在火车上，一位同行的某少儿出版社的中年女编辑在聊天中问我："郑渊洁，你看过《金蔷薇》吗？"我说没看过。她立马瞪大了眼睛使用整个车厢都能听见的声音惊呼："你连《金蔷薇》都没看过，你怎么能写作？！"当时我极为尴尬地

为自己的学识浅薄而无地自容。回到北京后，风尘仆仆的我三过家门而不入跑遍北京的书店大海捞针般找《金蔷薇》，竟然一无所获。我猜想《金蔷薇》肯定是被心胸狭窄的作家怕同行看了写作水平超过他们而囤积起来了。时至今日，我依然无缘拜读《金蔷薇》，这肯定是我的作品的读者迟迟不能逾亿的根本原因。不过以我现在的经验，如果有人拿你没看过某本书来嘲笑或羞辱你，你千万别自卑。起码在咱们这个星球上，没看过哪本书都不可能妨碍你获得人生成功。自人类有文字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本书是非读不可的。据说《金蔷薇》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一位作家的创作谈，不仅是曹雪芹、李白，甚至列夫·托尔斯泰可能也没看过这本书。

1986年5月，我到烟台参加一个什么会。一天会议组织者带我们去一处参观，好像是个炮台。在大轿车上，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老太太。旅途中感到百无聊赖的我请教她姓什名谁，她说她叫颜一烟。当我得知她就是我生平看的第一本书的作者时，我对她立刻肃然起敬，我还怀着感激之情很是感谢了她一番。颜一烟淡泊名利，几乎不参加文学界的任何活动，久而久之，文坛的人几乎忘记了她。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说："写作是一种孤独的生涯。作家的组织虽可以减轻一些孤独感，但我怀疑这对作家的提高是否有好处。"时下文坛每年都有很多名目的会，一些人热衷于参加，没头苍蝇似的开完了上一个会千里迢迢赶集般再去开下一个会，乐此不疲。会上还可能争名夺利拉选票为出任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主席、主编甚至编委掐得死去活来。知道的是作家在开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灾荒年代村里发生了哄抢粮食事件。如果你去问文坛的人，别说见过颜一烟，甚至连知道她的人都不会多。我虽然只有幸见过她一面，却牢牢记住了她，毕竟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她写的。

阅读的体验

安武林

郑渊洁的阅读经历让我汗颜也让我窃喜。按照他的说法，我也是喝狼奶长大的。

因为我看的第一本书是《海岛女民兵》。

郑渊洁的阅读体验——"也许什么奶都喝过的孩子更容易长得壮实"应该是一种经验之谈。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相当一批作家兼学者的人，都喜欢读杂书。

从生物学的理论和营养学的理论来看，人吃五谷杂粮，才能获得更多的营养。推及到读书，道理是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一个人的阅读兴趣，就是从那些"狼奶"中产生，并熏陶和培养出来的。

至少，我和郑渊洁的阅读，都是从喝"狼奶"开始的。

阅读是一种乐趣。如果不是从职业和事业的角度考虑，我更乐意去读书，而不是去搞什么创作和批评。

我虽然搞的是儿童文学的创作和评论，但我阅读的更多的是成人文学。我喜欢"大儿童文学"的概念，具体地说，就是：郑渊洁的作品不仅是写给儿童看的，也是写给成人看的。因为，这本来就是成人写的，是成人童心世界的一种展示。

我读郑渊洁的童话，印象深的是《红沙发音乐城》和《牛魔王新传》。那种阅读快感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在1996年之前，我没读过什么儿童文学作品。但郑渊洁的这两篇作品，是我在1996年之前阅读的。

身为一个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和批评者，我为没有推荐过郑渊洁的作品深感遗憾。这个原因有二，一是自己不常去书店，自己喜欢淘旧书。二是给读者推荐书，一般要写书名、定价、出版时间以及出版社。另外，他本人的书集中在学苑出版社一

家出版的事情并不知晓。可以说，在2004年之前，自己对出版和圈子里的事情所知甚少。非常有幸的是，2005年，我到北大的文化市场上，淘到了一本《郑渊洁童话选》，辽宁少儿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定价4元。我如获至宝，因为这是我书架上唯一的一本郑渊洁的书，而且，那个时候我和郑渊洁还不认识（没见过面）。这是一本可以永久保存的书。用我们出版人出版追求的话说：这是一本不可能下架的书。因为这本书中，舒克、贝塔、皮皮鲁和鲁西西都出场了。它们是郑渊洁童话中主要的人物。

郑渊洁没读过《金蔷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倒是那个中年的少儿女编辑显得十分滑稽可笑。什么书都可以读，但没有什么是必读的，除了该死的各种考试要求必读的书（这是强迫，不是自愿）外。阅读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行为，它不接受任何外来的强迫。虽然自己也在各种媒体上俨然以专家的身份推荐各种书目，但这仅仅是个人的阅读体会，是我认为比较好的书，从来没有那位编辑的感慨：你不读这些书，还算什么儿童作家？

阅读的体验，是一种人生的体验。郑渊洁本人在文章中表达了这个意思。

所以，书还是读得多一些好，读得杂一些好。同时，狼奶也不妨喝一些。



第一次挣稿费

文字作品是写给读者看的。在商品经济社会，读者阅读他人作品，要花钱买。文字作品以商品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这个不争的事实恐怕是再清高再有使命感的作家也不得不认可的。因此，作家的作品以书籍为载体发行后，作家从营业额中获得稿费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中国大陆上演了许多极富童话色彩的闹剧，其中之一就是取消稿费。写文章写书发表了出版了却不给稿费，这在今天看来是天方夜谭的事，在当时却是毋庸置疑的。好在当时的作家大都被剥夺了写作和出书的权利，那时流传一句话，叫做“8亿人民8个样板戏1个作家”。这1个作家指的是浩然，那时几乎只有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可以出版发行。80年代初我在北京丰台一家宾馆参加一个什么会，一次晚餐后我和浩然散步消化食儿，我问他十年浩劫中你的书少说印了数百万册，你真的一分钱稿费没拿？浩然说绝对分文没有。依我看，浩然在十年浩劫中也没占多大便宜。

我比较幸运，第一次发表作品就拿到了稿费。我的处女作发表在1977年第4期《汾水》双月刊上。1978年1月，《汾水》编辑部给我寄了10元钱。当时十年浩劫虽然结束可能惯性还在，那时明目张胆向作者支付稿费似乎还不是名正言顺的事，因此编辑使用曲线救国的伎俩在汇款人附言栏上注明此款为“书本文具费”。尽管如此，我还是认定这是我挣到的第一笔稿费。

当时我在北京一家工厂做二级工，月工资40元。10元对我不是一个小数字，相当于月工资的四分之一。那张汇款单被我很是在桌子上陈列了一段时间，靠它陶醉自己。直到再不取就有被邮局退回的危险时，我才去邮局体会那神圣的时刻，这毕竟是我第一次领取稿费，我为自己写的作品能卖钱而兴奋。我今天时常后悔，当初我应该不取第一次稿费从而保留那张汇款单。如果真是那样，该汇款单今天的价值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肯定大大超过当时的10元。我今天为自己昔日的鼠目寸光贪图小利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痛心疾首。我的读者中如果将来也有人吃写作饭，当你拿到第一笔稿费的汇款单时，最好能接受我的教训。

好像是从1978年初起，中国大陆正式恢复向作者支付稿费，但数额低得令人啼笑皆非。在我拿稿费的头两年中，数额最少的一次是2元，最多的一次50元。1984年1月3日，我收到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寄给我的《皮皮鲁外传》单行本第3次印刷印数稿酬，该次印刷数量为1万册，印数稿酬为16元2角！

中国有个学者叫金岳霖，金岳霖在28岁时写文章参加了蔡元培和胡适发起的一次讨论，他的文章名为《优秀分子与社会》，刊登在《晨报·副镌》上。其中有这样一段对文人说的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金岳霖认为知识分子和作家应该靠自己的本事靠稿费吃饭，不应该为了拿"工资"而拍马做官。然而如果一位作家的书印了1万本他只能拿到区区16元2角稿费的话，他是不可能靠写作的本事吃饭从而潇洒地"在水果摊上唱歌"的。

和国外的作家比起来，中国大陆作家的稿费相形见绌。1997年9月22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了全世界收入最高的10名艺术家，位居第4名的是美国作家迈克尔·克里奇顿，

他在1996年和1997年获得的稿费收入是1.02亿美元。另一位已经出版了七部侦探题材畅销书的美国女作家帕特里夏·康韦尔最近刚宣布了自己又要写三部新作，出版商就忙不迭地预付给她1.44亿美元稿费。

好莱坞制片人为了笼络作家不使好作品落入他人之手，也是不惜斥巨资购买文学作品的电影拍摄权。被他们看中的新作家的作品的拍摄权酬金在200万～300万美元之间，但对像约翰·格里森姆这样的名作家，制片人买他一部作品的拍摄权起码要出800万美元以上才行。有时制片人出巨资买了某作品的拍摄权，并不拍摄，只是为了先占住不让别人拍。例如联美公司花费250万美元购得盖伊·塔西尔的作品《你邻居的妻子》的拍摄权，却不拍摄。最近，作家尼克·霍恩比的小说《父亲式的人物》被新线公司以275万美元买断拍摄权。菲利普·科尔尚的未出版的小说《第二位天使》被华纳公司以250万美元买走。

美国杂志也是通过不惜血本向作者付高稿费而争夺好稿件。美国《大西洋月刊》第四任总编曾给一位作者预付1万美元稿费，让该作者在一年内写任何文章，不管多少，甚至不写！风靡全球的美国《读者文摘》的创办人华莱士给该刊所选用的千字文章定的稿费标准是2500美元。有一次，华莱士为了一篇好文章，他竟然给作者开出了1.5万美元的天价。美国《读者文摘》争取了第一流的作家，好稿因此源源不断，发行量与日俱增。1996年第10期中国《读者》月刊选载了我的《奔腾验钞机》精彩语言辑录，至今我未收到1分钱稿费。我觉得这可能是为什么在有12亿天文数字人口的地盘上出版的中国《读者》的发行量却远远不如美国《读者文摘》的一个原因。

我有时想，假如是同样水平的两位作家，一位在中国大陆，一位在美国，他们所获得的稿费肯定有天壤之别。美国出版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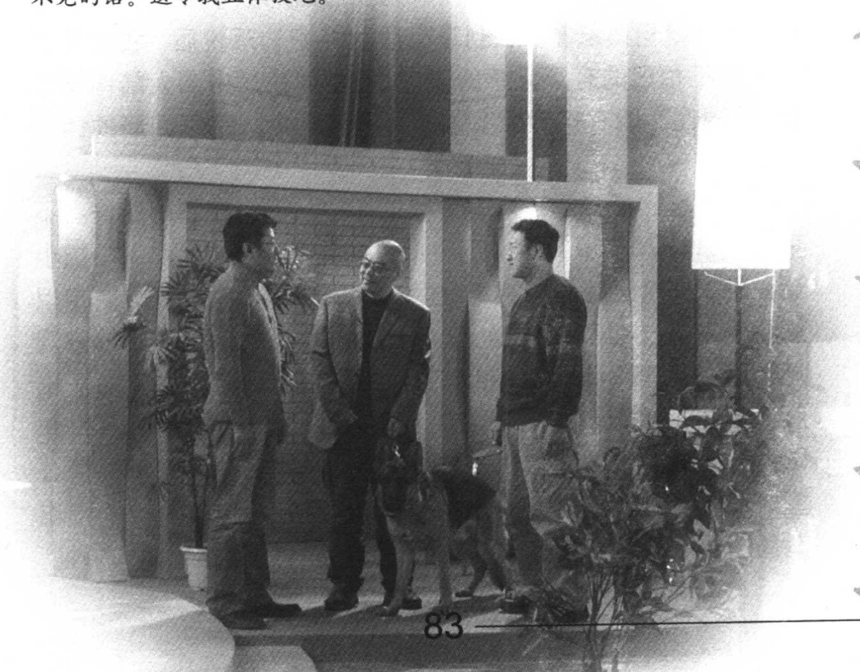
不是傻子，他们付给作家那么高的稿费，绝不会赔本赚吆喝，肯定拿大头的还是出版商。那么中国大陆作家应该获得的那部分稿费流入了谁的腰包呢？答案只能是装进了出版社的腰包。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随着《著作权法》的实施正在改变。版税制是国际流行的付酬方式，也就是作者从书籍的总定价中按百分比抽取稿费。

我的狼狗作为嘉宾做客央视

2005-12-30

今天下午，我将我的一条狼狗带进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科探秘》摄制棚。我和我弟弟郑毅洁作为嘉宾，和张腾岳录制以狗为主题的节目。张腾岳是零距离接触过藏獒的人，但我好像看到他被我的德国牧羊犬吓得尿了裤子，他辩解说是狗尿到他的裤子上了。下边这张照片表现了我们在分析他的裤子上的尿渍是狗的还是他的。张腾岳录制节目从早晨一直到深夜，还有说不完的话。这令我五体投地。



国际上通行的版税标准是：书的印数在1万至1.5万册时版税率应为10%；印数为1.5万至2万册时版税率应为12%；印数2万册以上时版税率应为14%。《著作权法》实施后，我在出书时开始要求出版社以版税形式向我支付稿费。正当我为自己历尽千辛万苦争来的百分比洋洋得意时，一个意外的信息将我打蒙了。

我的一套书由南方某出版社出版，几年下来，逼近百万册的印数很是令我陶醉。一日，我忽然接到一位小读者的举报信，她说她爸爸就在印刷我的那套书的印刷厂工作，她说那套书的版权页上标明的印数是假的，实际印数比这大得多，她还给我寄来了有实际印数的印制单的复印件。真是晴天霹雳。那出版社的社长和我号称哥们儿，我去该省时，他大鱼大肉鞍前马后好生招待。我的律师当即表示要将那厮绳之以法，我于心不忍，说我先打电话核实，最好不要挥舞法律的利剑，人家是有家室的人。一个电话打过去，该社长见我透露的数字准确到了个位数，立马就坦白从宽。收到该出版社补寄的版税后，我重奖了那位素不相识的有正义感的读者。我觉得还是中国大陆作家幸福，美国作家能有机会拥有如此可爱如此令人荡气回肠的读者吗？

其实被出版商通过隐瞒书籍的印数从而惨遭剥削的作者不只是我。1925年9月，鲁迅将自己的作品《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交给出版商李小峰经营的北新书局出版，双方商定以版税的形式支付稿费。开始李小峰支付鲁迅的版税还比较守规矩，然而从1927年起，出版商开始对鲁迅要花招了。对于出版商屡屡拖欠版税和隐瞒印数忍无可忍的鲁迅终于在1929年8月13日拿起了法律的武器，聘请律师杨铿和北新书局对簿公堂。李小峰向鲁迅赔偿后，鲁迅为了控制出版商的印数，提出北新书局在今后印制他的书时要实行印书证制。所谓印书证，

就是出版商在每本印制的鲁迅著作的版权页处必须贴上由鲁迅自己设计和制作的印书证，鲁迅以此监督出版商以达到确保自己的稿费不被出版商鲸吞的目的。自古中国的文人信奉“君子不言利”，甚至有“清贫是文人的本色”的滑稽之说。鲁迅和胡适等文学大师从“不言利”到“言利”的转变，体现了人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后文人观念的变化。当年胡适给自己的书制定的版税率是初版15%，再版20%，低于此标准，坚决不出。20%是一个令今天的美国畅销书作家也不得不为之汗颜的版税率，可见胡适先生一旦觉悟，起点之高。中国作家能拉下脸来为稿费与出版商争得脸红脖子粗，大都有一个从不好意思到好意思的进步过程。鲁迅那次赢得官司后，于1929年8月28日在上海南云楼请客，笑逐颜开地同出版商李小峰化干戈为玉帛。出席作陪的有林语堂和郁达夫等。席间，林语堂对鲁迅打官司争稿费的做法颇多微词，发展到两人争吵，餐桌上顿时狼烟四起。以至于当天的鲁迅日记有如下记载：“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讽，直斥之，彼亦争执，鄙相悉见。”以林语堂留洋多年思想之开化，在稿费问题上却比鲁迅醒悟晚，由此可见中国作家被传统思想束缚之深刻。

我们的作家和出版社之间缺乏一条纽带，这条纽带就是文学经纪人。在发达国家，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有85%要归功于文学经纪人的运作。文学经纪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们能在半个小时内通读一本书，而且马上就能判断出这本书是否会受读者欢迎。他们代表作家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然后大笔一挥就替作家签署了上百万元的出版合同。在国外，文学经纪人对文坛了如指掌，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琢磨什么样的作品畅销，他们跟踪所有报刊和文学杂志，给畅销书作家建档案，交朋友。他们既为作家服务，也为出版商效劳，还缓冲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文学经纪人因此成为百万富翁的比比皆是。我有时

纳闷，我们国家目前有上千万下岗失业的人，每年毕业的近百万大学生也为找工作伤筋动骨，怎么就没人去填补文学经纪人这个空白呢？其实中国遍地都是钱，怎么大家就视而不见没人动脑子捡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国作家交谈，我说你们的稿费比我们高。他说你们中国作家写不写作品都有工资，不用为生计发愁。

他指的是我们的"驻会专业作家"。中国大陆每个省和直辖市都有作家协会，每个作家协会都有数量不等的"驻会作家"。中国目前大概是世界上唯一由政府出面拿纳税人的钱供养"专业作家"的国家，而中国的文学却没见得因此比国外繁荣多少。我们的"专业作家"可能还以此为荣，由此读者经常可以在"作者简介"中见到诸如某某人是"驻会作家"的明显带有炫耀色彩的文字。作家不能靠稿费为生却要按月领取纳税人的钱，起码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光彩事吧？据说著名作家巴金1949年后虽然贵为"专业作家"却拒绝领取1分钱工资全凭稿费吃饭。1998年3月，新任总理大刀阔斧地暂将全国800万官员"腰斩"为400万，昔日的全国15人养一个官员变成了30人养一个官员，老百姓的负担由此减轻了一半。鉴于400万官员都能在一夜之间削官为民，由此我估计"专业作家"这一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历史遗瘤被割除的日子为期不会太远。作家应该当纳税人，不应该吃纳税人。"驻会专业作家"体制是近50年中国文学不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众多作家不得不只靠稿费为生不写就没饭吃写不好也没饭吃时，中国文学的春天必将灿然而至。亚当·斯密的那句"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的名言，同样适用于文学。只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能将中国作家送进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大厅，其他招数包括"驻会作家"体制都没戏还可能南辕北辙地把我们的作家往相反方向葬送。

其实，靠稿费为生应该是最值得作家自豪的事。真正写好了，读者怎么会不掏腰包呢？依我看，“作者简介”中顶级牛气的文字当属“自由撰稿人”。

我们国家人多，相对来说就业机会少。如果能有更多的人靠写作为生，既繁荣了文学，又为政府排忧解难，还为图书市场创造了就业机会，何乐而不为？不过，以我们今天学校的语文教科书和应试教育体制，产生作家实属不易，只怕再大的作家坯子也被毁了。

作家与坐家

安武林

作家有两种，一种是专业作家，另一种是非专业专家。专业作家就是指那种“驻会作家”，领工资的，写不写都有钱拿。另一种，就是有职业，自己还搞创作，政府不发钱的。

作家，是指国家、省级作家协会的会员。也就是说，是通过认证的。自由撰稿人，可以是作家也可以是非作家，可以有其他职业也可以专门以写作为生。

郑渊洁佩服的是那种坐在家里不拿工资靠写作生活的作家或者说自由撰稿人。

如果用坐在家里不拿工资靠写作生活的标准来衡量作家，那么，真正能养活自己的作家是屈指可数的。

其实，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稿费参照那时苏联的标准执行过，北京的一些作家凭着一本书，就可以买小洋楼，买四合院。如此一算，那个时候的稿费应该算最高的。可能当时在各个行业中，作家是收入最高的，后来把稿费制度取消，我想可能要么是一批人眼红，要么就是一些老革命心理不平衡。运动啊，政治啊，资产阶级啊什么的，都是一种借口。

郑渊洁的这篇文章，提出的一些观点，应该是尖锐的，敏感的，但又特别有说服力。这种说服力应该是正确的，我很赞同一个观点：一个作家能靠写作养活自己，是一件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事情。这说明他比我们其他的同行有能力。他收入越高，给国家纳的税就越多，对国家的贡献就越大。同时，他又是一个自由人，既可以自由写作，也可以独立和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而那些拿着国家津贴，常常发泄对社会不满的作家，在我看来，内心应该感到惭愧才是。

现在坐在家里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成人和儿童文学作家都有不少。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值得讴歌的事情。当然，作为一个人，社会的人，也有参加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需要。马斯洛的心理理论，足以揭示这一点。所以，对于其他具有职业的作家而言，我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

郑渊洁的话没错，一个人的作品好，读者会掏腰包去买，而且出版社也会出高版税。市场经济的商品流通和商品价值有一条基本的原则：按质论价。好东西自然价格就高。中国的作家稿费标准普遍偏低，评论家更是如此。纽约客董鼎山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书评，按他的话说稿费不高，也是数千美金，而在中国的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充其量不过是80元到300元不等。作家尚可居家写作养活自己，而评论家，我看没有一个可以居家靠评论养活自己的。

专业作家，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那种坐在家里写作，靠稿费生活的人，与我们通行的含义是不同的。不过，这种转变恐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非一日两日能够实现。

第一次写舒克

1949年至1978年，中国大陆崇尚阶级斗争，连童话也不能幸免。童话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阶级成分，比如羊、兔、鹿、象等是好人，而狼、狐狸、老鼠等则是坏人。我从小是看这种图解政治的童话长大的，自然痛恨坏人。那时的所谓坏人就是地、富、反、坏、右。当我在15岁时得知自己的爷爷是富农时，“我怎么会是坏人的孙子”这种苦恼很是折磨了我一些年。

1982年9月，已经写了四年童话的我不愿意再按老套路写了，想“突破”一下。我于是谋划用自己的笔给童话中的“坏人”平反，我首选了老鼠。当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卡通节目尚未敲开中国的大门，我对米老鼠这只“美化”老鼠的艺术形象还一无所知。当我产生了写一只好老鼠的念头时，心中颇有犯罪感。再说，就算我写了，编辑敢发表吗？

不管怎么说，我决定试试。1982年9月12日晚上11点，夜深人静之时，我在位于北京学院路的家中铺开稿纸，台灯的光线乖乖地被约束在指定的范围，而我的思维却力图挣脱约束。

我的写作大多是即兴创作，事先没有构思和腹稿，只有一个轮廓想法。比如这天晚上，我只知道自己要写一只好老鼠，至于怎么写，一无所知。我先给这只老鼠起名字。我给自己的作品人物起名字有个原则，必须是中国人的姓氏。而且往往是我认识的人的姓氏，可能因为认识的人的姓氏给我的印象深，当我需要调用姓氏资源时，它们率先自己跑出来供我使用。

我当兵时，第一个管我的军械师姓舒，一位人不错的小个子。在我给可能是中国的第一只好老鼠起名时，舒军械师的姓氏最先跑出来待选。在大约23点20分时，我给好老鼠起名的工作完成了：舒克。

从事写作的人都有这种体会，有时候写作很顺利，有时候却步履艰难。我发现如果在作品中有一个自己很熟悉的“道具”，往往会导致写得顺利。没有哪个作家喜欢在写作时“难产”，那滋味很折磨人。为了让自己能早点睡觉，我给舒克配备了一架飞机。我当过五年空军地勤，我想发挥这个优势。

我的给富农当孙子的经历再加上熟悉飞机，那次写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舒克这只心地善良的小老鼠，由于出生在老鼠家庭而受到别人的歧视，舒克不甘心过这样的生活，他驾驶直升机离家尝试改变自己的命运……

凌晨3点，我给这篇名为《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的短篇童话画上了句号。舒克诞生了。他的准确生日是1982年9月13日，出生地点是中国北京学院路14号3号楼325房间。

次日，我将《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拿给某儿童文学杂志的编辑刘庭华。刘庭华看了连连说好。他将舒克送审后，据说担任二审的康先生看了稿子眼眶湿润了。事后我获悉康先生的父亲是地主，他大概和舒克一样曾经饱受出身不好的煎熬。

掐指算来，舒克已经十多岁了。围绕舒克产生了不少图书、画书、动画片、录像带、VCD、服装鞋帽和文具。由此可以推算出舒克的朋友挺多。

如果我的祖父不是富农，我会写出舒克吗？这是坏事变好事的一个典型案例。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世上所有事概莫能外。不必急。



我的书房是犬舍

2005-11-30

现在，每天早晨4点至6点是我的写作时间，在这两个小时里，我是我虚构的世界的主宰，让谁活谁就活，让谁死谁就死。每次写作时，我都会将孙文那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篡改为“我的笔下世界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写完了3000字，就来勃客看看谁能这么早坐偶的沙发。这么早坐偶沙发的朋友，偶要送你一本有偶签名的书，你发悄悄话告诉我收书地址。

我是一个俗人，当年在装修房子时附庸风雅弄了个书房。摆满了中文书籍。后来发现，里边的大多数书我看不懂。用母语写作能写得让同胞看不懂，属于拿手绝活，令人钦佩。我在作品里有一句话：“伟人把复杂的道理弄简单，小人把简单的道理弄复杂。”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听得懂的话往听不懂了说，把简单的道理往复杂了说的场所。如今，我将书房改作犬舍，我的狗和用母语写得让同胞看不懂的书们为伴，其乐无穷。必须声明的是，我的书房里绝大部分是我写的书。

感激生活

安武林

郑渊洁是个很懂得感激生活的人，每每念及往事，都有一种抑制不住欣喜和感动，历数家珍一般。尽管有不少恶心的事儿，但他还是铭记在心。他是一个很热爱自己岁月的人，无论是甜的、苦的、酸的、辣的，只要是他自己经历的，他都会珍藏着。

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不珍惜，都不热爱，算什么样的人？

有人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也有人说经历是一种财富，但对于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来说，这似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至少，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位儿童文学作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作品，并且获得巨大的成功。当然，在政治影响之下的写作除外。

小说历来被认为是和人生体验关联最密切的一个文体，而童话似乎更多的是和想象空间关联密切。可是，郑渊洁塑造的童话形象，则掺杂太多的人生体验、道德体验、历史和文化的体验，甚至包括政治的体验。有时候，我们会批评童话的单薄、苍白、贫乏，那是因为其中承载的思想和道德内涵以及文化内涵太少的缘故。郑渊洁的童话，我觉得始终如一地包含这样一种理念，即对我们抽象的教育体制持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他对儿童的生存环境充满了忧虑。所以，他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叛逆精神。这种叛逆里面包括了自我意识的张扬和释放，个体生命的权利（这里仅指儿童）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发挥。

叛逆和补偿，是从两个方面说的。叛逆来自他本人的作品，来自他作品给我们的印象。而补偿，则是作家的一种心理的缺失。这种缺失能从精神分析学这个学科中得到很好的解释。我们从郑渊洁丰富而又曲折的人生经历中，已经看到了他本人许



多童年的影子以及心理上的积淀。可以说，他是有很多很多缺憾的。比如说他童年的政治成分给他心理造成的压力和影响。那个时代的道德评价体系给他带来的创作上的影响。可以说，舒克这个人物形象承载着诸多的文化内涵和道德内涵。但是，郑渊洁在童话这个神奇的王国里，尽情尽性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他的心理机制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和满足。对他而言，他是主宰，他是君王，他可以赋予每个人物非凡的经历和能力。

我甚至觉得，他的童话创作，给他带来的是二次童年的体验。

第一次写歌词

我15至20岁时在空军歼击机部队服兵役，具体工作是维修歼－6飞机，说白了就是米格－19飞机上的机关炮瞄准具弹射座椅信号枪火箭弹炸弹架之类的物件。我不知道国外的军人爱不爱唱歌，反正我服兵役的年代中国军人特爱唱歌，唱的当然都是趾高气扬荡气回肠的歌曲。每逢开大会前，单位之间都会有此起彼伏的拉歌，相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于诸如"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等等叫板过招儿专用术语都会耳熟能详。当时甚至连西皮流水的京剧（所谓样板戏）都能作为歌曲供数百人在一人用手打拍子指挥下齐唱。大凡遇到这样的场合，飞行员就会唱《我爱祖国的蓝天》的飞行员之歌，而我们地勤则比较尴尬，我们没有自己的歌。

1976年我结束服兵役回到北京。1977年，初学写作的我想在文学体裁的各个领域轮番尝试一下自己的才能，以确定自己这辈子靠写什么吃饭。轮到试歌词时，我猛然想起地勤没歌，于是我在1977年7月24日下午写了一首名为《地勤战士之歌》的歌词。我有一个写歌词的朋友在总政军乐团当创作员，叫王晓岭，当时他创作的《三唱周总理》捧红了歌手韩芝萍后蔓延得满大街都唱，特火。我拿着《地勤战士之歌》骑自行车从学院路到车道沟的军乐团驻地找王晓岭，请他据此判断我能否靠写歌词丰衣足食地安度余生。我骑到首都体育馆十字路口时，碰巧看见从军乐团骑自行车出去办事的王晓岭。王晓岭蹲在路边看我的处女歌词。看完后，他很是鼓励了我一番，说歌词先放在他那儿。



电脑鲁豫

2005-11-23

从2004年5月至今，我几乎和中国所有大腕级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都亲密接触过了（日后要以此为题材写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其中唯一一位做节目时不拿提示文稿的主持人，是凤凰卫视的鲁豫。而且那天是一连录制三场，我之前是朱时茂，之后好像是毛阿敏。对此我比较惊讶，她的脑子像电脑，有超强记忆力。

在节目中，鲁豫问我："你能背《共产党宣言》，是党员吗？"

我说："不是。当了五年兵，差点连团都没入。"

鲁豫问："为什么？"

我说："写了入团申请书后，团小组长要我汇报思想，他说只能说实话。问我想什么。我说我想李铁梅。团小组长惊讶，说你想李铁梅什么？我说我想我和李铁梅一起洗澡的场景。由于我从小没经受过科学的性教育，以为夫妻生活就是在一起洗澡。团小组长赶紧向组织汇报，说我思想不健康。组织上赶紧对我进行批评教育。过了一段时间，小组长又找我，问我还想李铁梅吗？我说不想了。他说那你现在想什么。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改想吴琼花了。为此，当兵五年，我几乎没能入团。"

1977年11月7日，我意外收到了《解放军歌曲》编辑部寄给我的一本名为《歌词》(第8集)的内部刊物，《地勤战士之歌》赫然刊登在上边。原来，拿到我的歌词的次日，王晓岭就将它推荐给了《解放军歌曲》编辑部。后来，在山西省军区服兵役的我父亲将儿子的歌词拿给当时在省军区宣传队任手风琴演奏员的臧云飞，请他谱曲。当时尚未在作曲界出道的臧云飞为《地勤战士之歌》谱曲后，他左看右看不满意，自己给枪毙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那首歌词水准实在不高，使臧云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不他今天怎么能谱出脍炙人口的《一二三四歌》和《当兵的人》？再后来，我不认识的一位据说是沈阳军区的作曲家吉时哲为《地勤战士之歌》谱了曲，刊登在1978年第8期《解放军歌曲》上。据我的仍在服兵役的战友来信说，他们很是满怀豪情地唱了一阵子《地勤战士之歌》。

《地勤战士之歌》在解放军歌曲编辑部编纂的内部刊物《歌词》上发表后，1977年12月13日中午，王晓岭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宴请我以示祝贺。这种为别人推荐作品发表后又请别人吃饭的事，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今天，作为童话的素材写出来都不会有人相信。首战告捷后，我却金盆洗手，没有再写歌词。笃信毛泽东“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箴言的我在歌词领域自叹弗如竞争不过王晓岭，无论作品还是人品。万般无奈下我只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地去写童话了。

王晓岭现任解放军战友歌舞团团长。诸如臧云飞、于文华、刘斌等大腕儿都是他手下的兵。我揣测，在王晓岭手下当兵不会度日如年。王晓岭作词的歌曲《当兵的人》即使在没当兵的人中也属如雷贯耳档次。歌曲是集体劳作的成果，作词、谱曲和演唱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但当一首好歌获得成功后，收益的分配却向歌唱家和作曲家大幅度倾斜，以至于词作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因囊中羞涩鲜有能出版像样的歌词选集的。人类

是一种万事都要究其源头的动物，再好的歌曲，离了歌词，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一首歌就能使默默无闻的歌手名利双收暴富的今天，每每我从电视上看到光彩照人的歌星演唱，我就会想如果他（她）能吃水不忘挖井人地资助将其捧红了的那首歌的歌词作家出版一部歌词集，他（她）的形象和歌声就更豪迈和有人情味了。

中国有一句老话：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在1977年王晓岭推荐我写的歌词《地勤战士之歌》发表21年后的1999年1月，我依靠写作获得的实力资助出版了《王晓岭歌词选集》。1999年2月6日中午，我将500本散发油墨芳香印刷精美的《王晓岭歌词选集》送给王晓岭，并在北京莫斯科餐厅设宴向他表示祝贺。22年光阴似箭，席间，我们追昔抚今，感慨万千。

1978年8月12日，我第一次见我儿子郑亚旗的妈妈时，只有小学文凭生怕对方相不中俺的我，拿着1978年8月号《解放军歌曲》拉大旗作虎皮色厉内荏地当敲门砖，居然化劣势为优势以男性小学学历成功高攀非残疾人女性大学学历，创造了中国现代婚配史上的奇迹。《地勤战士之歌》当属头功。我有时想，假如没有当初的《地勤战士之歌》，会有今天的郑亚旗吗？人生实在奇妙。

现在的年轻人和孩子大都喜欢歌曲，有的甚至加入追星族，这是我们的生活日渐丰富多彩的表现。一首好歌，歌词的感染力第一重要。我看到1998年3月16日西班牙《论坛》周刊说，该国最受青年人欢迎的极硬乐队在其演唱的歌曲中有这样的歌词："我飞不需要翅膀，宁愿要迷幻药。"如此通过歌词规劝歌迷吸毒，实在是误入歧途误人子弟。我至今喜欢看歌词，每当我得到一盘新的CD或录音带时，我都会先看套封上微雕般的歌词。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们！”我觉得这是自有人类文化以来最伟大的一句歌词。遗憾的是我们有的国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整天听唱如此惊心动魄力拔山河的国歌却不能身体力行。

学生不是老师的奴隶不是分数的奴隶；孩子不是家长的奴隶；家长也不是孩子的奴隶；员工不是老板的奴隶；百姓不是贪官的奴隶；人肺不是汽车尾气的奴隶；消费者不是奸商的奴隶；企业不是政府管理机构的奴隶；人不是金钱的奴隶不是文凭的奴隶不是名牌的奴隶不是私人轿车的奴隶不是住宅的奴隶不是配偶的奴隶……

天马行空写到这儿，我似乎只能用我们无与伦比的国歌歌词为这篇随笔画句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你现在是否感受到这句歌词的震撼力量？其威力不亚于原子弹。其实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拥有原子弹了，不是物理学家制造的，是歌词作家制造的。

画句号之后的这段话实属画蛇添足，败笔。可我懒得删了。都说有缺点的人才可爱，文章亦如此？

既然已经画蛇添足了，索性就破罐子破摔画蛇添足到底，反正是无拘无束没有章法的随笔。世上还有一段我特别喜欢的歌词，转述如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真的不能再写了。



阳光的味道

安武林

郑渊洁的随笔中有一种很阳光的味道，换句话说，就是有一种阳刚的味道，尽管二者之间还不能完全相互包容，内涵的大小也不一样，但是，阳光肯定包含了阳刚这样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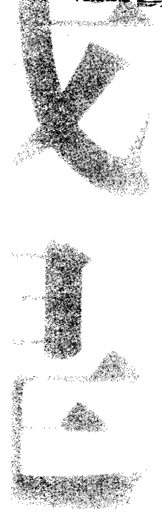
郑渊洁的随笔和他的童话一样，都很阳光，我甚至觉得，一个小读者（尤其是男性）从小读他的童话的话，会变得更男人，更有阳刚之气。性别教育，性格完善，思维和创造力的培养等等，这些营养都能从他的童话中得到。

他的随笔，不拘一格，充满激情，非常具有率性和率真的一面，我觉得这是一种童心的体现，也就是我们说的赤子之心的体现。毫无疑问，他个人是崇尚“力量”这个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热血不能降温，我们的尊严不能降格。

郑渊洁种种文学经历，我是说他最初的追求（打算找个突破口），会让人想起巴尔扎克的没有出名前的故事。巴尔扎克最初在写作上比郑渊洁走得更远，他写过《女子扎领结的艺术》、社交礼仪应注意的问题，等等。但是，二者也有相似之处，都是精力过剩之人，都有磅礴的激情，而且，两个人都创作量很大。

我在评价马雅可夫斯基、茨威格、巴尔扎克、尼采等等人的时候，把他们称为天才，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不停息地燃烧自己，并且怀着巨大的狂喜和狂热，来从事自己的事业。我想郑渊洁应该同属此类，尽管天才这种桂冠并没有专门认证的机构，但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天才，写童话的天才。而天才，除了才华之外，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面，就是他们很少掩饰自己，能够坦荡地面对这个世界。并且，还有强烈的批判意识。

郑渊洁深切的感悟和那些思想深邃的东西，并不是靠阅读



得来的，而是靠自己天性的敏悟和个人的体验得来的。在阅读他的随笔的时候，我很难把他和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联系起来，很难把他和一个给孩子们写作的人联系起来。更恰如其分地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尽管他没有很高的学历，而我也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和文凭有什么必然的和内在的联系），是一个有社会道义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他的有些话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一些真知灼见的闪光。比如说比原子弹更具威力的歌词：《国歌》。

做自己的主人，把握自己的命运，体面而又尊严地活着，应该是郑渊洁的人生哲学。

第一次存款

储户到银行存款的实质是储户借钱给银行。储户因存款而成为银行的债权人，银行因接受存款而成为储户的债务人。

我生平第一次借钱给银行是在1972年5月21日。

1971年是我服兵役的头一年，也是我有生15年以来头一年自己挣钱，月薪6元人民币，年薪72元人民币。憋了15年终于能挣钱了的我，自然会极尽享受花自己挣的钱的快感，我将第一年的全部72元年薪奢侈地挥霍一空，故未借款给银行。

1972年，我的月薪猛增到7元，年薪84元。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尤其是得益于指导员的辅导，茅塞顿开懂得了应该过俭朴生活的我，决定借钱给国家银行。当时我在江西向塘机场维护歼击机，我们部队的驻地叫丁坊。1972年5月21日，我将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近一个半月收入计10元钱存入丁坊储蓄所，因此我得到了一张活期存折。存折封面套红印着毛主席语录，内容是："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两个中国之命运》"。封底亦由毛主席语录占据全部版面，内容是："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封底上这条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封面那样注明出处，但是有毛主席的手迹印刷体签名。

存折上的储蓄所全称是"中国人民银行南昌县支行丁坊分理处"。代表银行向我办理借款手续的工作人员名为"李善根"和"靳维荣"，这是我从他们留在存折上的印鉴中获得的信息。

诸位看官可能会惊讶我的记忆力，其实不然。如此准确的



描述源于我至今珍藏着这张存折。近年来收藏热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五花八门收藏什么的都有。自幼崇尚独辟蹊径的我为自己独具慧眼囤积居奇地收藏了一张印有毛主席语录的银行存折而傲视众藏家，我甚至一厢情愿地认定中国收藏有这样的存折的人不会超过100个。尽管美中不足的是我最喜爱的毛主席语录“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没有出现在这张存折的封面或封底上，但是我也觉得真要是这条毛主席语录印制在存折上确实有些不伦不类，当然收藏家都知道越不伦不类的东西越有收藏价值。我曾经请一位资深收藏家评估我的这张存折的价值，他说即使扣除存折上写有“郑渊洁”户名的因素，这张存折今天的价值无论如何也超过我1972年年薪的总和！而目前该存折上的存款余额是1角8分。经过区区26年，我的这张存折的价值由0.18元翻了500倍！由此可见收藏是最佳投资领域。

我收藏的这张存折上记录了我在1972年5月至1973年12月之间的存取款次数和额度。存入最大的一笔款项是13元整，交易时间是1972年12月18日。存入最小的一笔款项是4元，交易时间是1972年9月28日。支取最大的一笔款项是15元，时间是1973年1月1日，大概属于趁过年过节突击花钱。支取最少的一笔款项是1元，时间是1972年9月14日。到银行费尽周折可能还会受债务人的气（就像如今流行说“欠钱的是爷爷”）只为了取1元钱，今天看来真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不过由此也能推算出我们的通货膨胀速度。

由于投资渠道狭窄，没有和银行打过交道的中国公民大概不多。我们的不少银行职员在为储户办理存款业务时弄不清储户是借钱给银行，因此态度恶劣。我有一次去北京一家储蓄所办理借钱给银行的业务，一个男士数钱时发现一张法律允许的残币，他让我换一张健全的纸币，我说银行就是兑换残币的地



为什么不是我

2005-12-08

今天上午，当我面对这个露宿零下10度街头的流浪汉时，我想，他为什么不是我？我和他的相似之处很多：年龄相似，性别相似，国籍相似。只是我的学历可能比他低（他的身下压着一本严肃文学期刊）。我站在寒冬的北京街头寻找我为什么没像他一样露宿街头的答案。首先得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通过努力工作为我营造了舒适温暖的家。他们遵纪守法，没有让我“享受”探监的苦难。他们没有离异，没有让我体验单亲家庭的凄凉。还要感激我的小学老师赵俐，她对我不吝褒奖，使得我从小拥有了写作的自信，如果我不能靠写作谋生，街头很可能成为我的归宿。那些帮助我发表第一篇作品的人，断送了我流浪街头的可能。还有我的已经成年的

孩子，孝顺我关心我，我清楚，真正的遗弃长辈是精神上的遗弃。当然，我自己的努力也是我没有露宿街头的原因之一，我创作的原动力是渴望获得财务自由。而财务自由和露宿街头是不共戴天的。当我心怀庆幸转身离去时，我的心头掠过一道闪电：我的身躯没有露宿街头，我的思想呢？毫无疑问，一直以来，我的思想和观念是露宿街头的，因为它们和大众格格不入。于是，我向蜷缩在地上的他投去同病相怜的一瞥。

躯体要住豪宅。思想要露宿街头。

方，何况我这张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残币。他坚持让我换，我索性不借钱给他所属的银行了。从此我再没进过那储蓄所的门。至于银行以停电或电脑出现故障为由而赖账拒绝还储户的钱更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

大约是1995年7月，一家香港报纸在刊登我的作品后，支付给我500元港币稿费。向来认为外币不能花不是真钱的乡巴佬的我将其存入一家银行，在拿到存单后并未核对就草率地一走了之。而后我在家人的陪伴下躲到郊区写作。3天后我们回到城里的家，邻居对我说，可了不得了，有一男一女连续3个晚上猛敲你们家的门，把全楼邻居都吵烦了，问他们干什么他们也不说。当天晚上，果然他们又来猛敲门。我将菜刀藏在身后开门问你们是谁要干什么？女的说她是银行的，我看着确有几分眼熟。那男的说他是那女的的男朋友。女的说前几天下班时她发现我那张港币存单被她多写了一位数，500成了5000！她不能承担此损失于是就根据存单上储户留的地址在男友的保驾下登门索要存单。我找出存单一看，确实如此。我答应她次日去银行更换，她由此一反银行职员常态感激涕零态度可人。不过我对于她按图索骥依据储户在存单上留的地址找上门来的做法十分反感，特别是还携带着非银行工作人员的不知有否前

科的业外男性。储户的住址和存款数额一样，都是秘密，银行工作人员不该随意泄露。他们走后，正好《北京晚报》的记者苏文洋来电话，我顺便告诉他此事，没想到苏文洋邂逅天上掉下馅饼似的兴奋异常，非要我将该错版存单借他一用甚至开价2000元人民币买也在所不惜。苏文洋告诉我最近有个老人向他们报社投诉，说银行将老人的存单少写了一位数，老人回家发现后找上门去，结果银行死不认账还原则性极强地说银行的规矩就是一切以存单为准。苏文洋企图以我的这张存单为人质逼迫那同属一家银行管辖的储蓄所就范改邪归正。想起刚才那银行女职员挤给我看的一滴眼泪，一向崇尚见义勇为并处事果断的我这次经过一番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竟然没有同意。苏文洋在电话那边捶胸顿足，大骂我是懦夫而且面对在物价飞涨的今天只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的老人被银行掠夺走一位数却见死不救。几天后，苏文洋在《北京晚报》他的专栏《观潮说》中说了我这件某银行在存单上多填了一位数后竟然违反银行关于一切以存单为准的规定登门找储户要求改正的事，可惜这种不点名的隔靴搔痒舆论对该银行不可能起到任何教育作用。此事过后很久我还内疚。谁让妇女和老人同属受保护范畴呢，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998年4月24日《南方周末》报有一篇批评银行的文章用了这样的题目：《面对这样一种无赖》，无赖自然指的是某些银行工作人员。该文章说，1997年12月16日，深圳的一位张姓老人去一家银行（原文有该商业银行的详细全称，因笔者认为此商业银行在北京的分支机构的服务态度在同行中尚不属最差，故在本文中隐去其全称）存了2万元，次日银行的无赖找到老人的家声称老人昨天只存了1万，存单写多了。老人反驳。再次日银行的无赖带来了法院的无赖登门吓唬老人。后来很是经过一番验证，终于证明老人实实在在是存了2万。此文

章上边还有一篇谴责银行服务欠佳的文章，题目是：《储户是好捏的柿子？》。看来银行从业人员的素质已经进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有一次我去一家银行借钱给他们，营业员在清点过钱后告诉我说多了一张百元钞。从此我一旦有了闲钱只借给那家银行。

如果不将提高银行职员的素质作为首要内容纳入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没戏。

写这篇随笔的前一天，我有意携带一笔经过精心选拔的脏乱不堪其丑无比的小钱居心叵测地光临一家储蓄所找碴儿，为我的文章充实素材。我的身上还暗藏杀机地配备了极具法律意识的微型录音机。遗憾的是我无功而返。但我高兴。

说到存款似乎不能不说人与财富的关系，但是这种话题很容易堕落为恶性说教，我索性偷懒摘录几位名人的语录以飨看官，就像当年银行在存折上印毛主席语录犒劳储户那样。

安德鲁·卡耐基是美国白手起家的钢铁巨人亿万富翁，他说："一个人在分配和花费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钱财时，一定比投资和花费他人财富要仔细得多，这一点对我来说，显而易见。赚取财富的人，才应该享有明智运用此笔财富的机会。从来没有赚取过大笔财富的政府官员，在分配靠税收获得的财源时，对于财富的开销是不能够作出明智的抉择的。"

我时常在媒体上看到我们的某些官员投资动辄数亿，结果赔得一干二净，一句"就算交学费了"就脱了干系。这些钱如果是他自己挣来的，他会拿去"交学费"吗？

哲学家叔本华说："当我奉劝诸君谨慎保存你们所赚或所继承的财富时，我衷心地认为这是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因为若有一笔钱可以使人不需工作就可以独立而舒服地过日子，是件很大的便宜事，因为有了这笔钱便可以免除那如慢性恶疾般紧附于人身上的贫穷，可以自几乎是人类必然命运的强迫劳役



中解脱。只有在这样良好命运下的人方可说是生而自由的，才能成为自己所处时代和力量的主人，才能在每个清晨傲然自语地说：'这一天是我的'，才能服膺伏尔泰的话：'生命短促如蜉蝣，将短短的一生去奉承那些卑鄙的恶棍是多么不值啊！'"

照叔本华的人生观，人为了获得自由应该先挣足了钱存在银行，然后用存折保证每一天都是属于自己的，不再浪费短促的生命去奉承恶棍。只见想见的人，远离人渣。这个如意算盘不错，不知今天实施难度系数如何。

哲学家培根说："不要信任那些自称蔑视财富的人。因为他们之所以蔑视财富，就因为他们没有财富。假若他们一旦搞到钱财的话，恐怕没有人比他们更信奉财神了。"

我时常在报刊上看到自诩清高的文人志士面对市场经济狂潮大发"我视钱财如粪土"的铮铮誓言，每每使我自惭形秽，甚至还产生了既然钱财是粪土银行就是化粪池存单就是擦屁股纸的不应该有的龌龊联想。读了先哲培根的话，我才如梦初醒般地将银行从化粪池中打捞出来好生洗涮后将其回归定位。其实，我之所以对版税和稿费斤斤计较，实在是为了早一天在"清晨傲然自语"地说"这一天是我的"。也为了早一天不将如蜉蝣般短促的生命"去奉承那些卑鄙的恶棍"。

我将不去奉承恶棍的希望寄托在我珍藏的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存折上，我希望日后它能脱颖而出拍卖一个好价钱。

不管怎么说，我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昌向塘机场丁坊储蓄所的债权人，虽然只借给了他们1角8分钱，但这一借就是26年，相当于三场抗日战争外加中场休息。

没有钱的人是可耻的

安武林

没有钱的人是可耻的，但我没有说没有钱的人是低下的。

没有钱的人是可耻的，但我没有说没有钱的人是可悲的。

我的意思是，一个人没有钱，应该感到惭愧。没有钱，就意味着不能给国家作更大的贡献，不能给亲人尽更多的责任，不能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郑渊洁没那么说，但他的心里一定那么想了。过去看港台片多了，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和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是纳税人，我要求警察保护。好像税务部门也有一句口号：纳税光荣。纳税人的税，国家用来做很多很多事情。

郑渊洁是生活的有心人，保留了一个小小的存折。这个小小的存折，有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经济风云飘过的痕迹。应该是一种岁月的珍藏。现在人喜欢玩收藏，但是像郑渊洁这样收藏存折的人恐怕不多。按他个人说法，全国100个人都不到。所以，他完全有理由自豪和骄傲。当然，除了说他是个有心人之外，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另类的思维。这种思维决定他的行为和别人不太一样。

郑渊洁的随笔，开始写的是收藏，但之后又写到了金融人员的职业道德，最后又写到了对钱的认识。这已经成了郑渊洁的随笔风格和套路。先从一点切入，然后层层深入，从个人到社会，从感性到理性，这个过程就是郑渊洁的写作模式。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就是他的随笔放得很开，洋洋洒洒，如大河奔涌，气势非凡。

而且，他还会左右逢源，引经据典。那些材料，似乎信手拈来一样，给他的文章增强了充足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职业道德和人的素质问题，郑渊洁在很多随笔中都大发过

感慨。他是一个名人，都有如此之多的坎坷之遭遇，那么平常人就不用提了。大凡是在垄断的行业中，人的素质就差些，职业道德水准也差些，因为垄断的行业中没有竞争力，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都不行。这已经成了社会的共识。

钱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无论好人和坏人都喜欢。但是，对于钱的认识，却是各不相同。很多很多哲学家都对钱作过精辟的解释，而且郑渊洁也在此文中引用了不少。不过他很鄙视那些假清高的人，在表面上从不言利，一副崇高的样子，可在背后却斤斤计较。现在有一些人，在公众媒体上说得比唱得好听，可在实际上牺牲一点利益，都会暴跳如雷。

没有钱的人是可耻的，乔治·吉辛说过：贫困是万恶之源。如果没有一个赞助商赞助他，他不可能写出那流传后世的佳作。因为生存的困扰会让一颗敏感的心灵充满愁苦，而那些大凡有才华有天赋的人，心灵都超乎寻常的敏感。郑渊洁也是同样如此的。不可以想象，他要是现在的生活状况依然停留在最初的状态，那么他肯定改行做别的了。比如说经商。我把郑渊洁和巴尔扎克作过比较。但是，巴尔扎克是个幻想家，他投资项目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而郑渊洁我深信是会获得成功的。

按照郑渊洁的现身说法，他追求金钱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做一个彻底的自由人。这种自由是人生来应该具有的权利，但很多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享受过。精神上的自由，心灵上的宁静，人格上的独立，如果人要体面而尊严地活着，这些东西是必备的，但它们都建立在经济相当独立的基础之上。现在人们之所以把钱当做一种目标来追求，一方面是生活之需，生活质量的高低应该有物质做后盾，另一方面，它是人的能力和价值的一种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劳动者，都通过劳动来获得经济回报。作家也是劳动者，尽管他们从事的是精神产品的生产。



郑渊洁深知其中的关系，所以，他对自己的产品非常重视。很多人都知道，他在中国出版界是很有名的"难缠"的人物。这个"难缠"，在我看来是有两个，一是在版税上要求高。这个道理很容易解释得通，好东西就应该卖个好价钱，不识字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二是法律意识非常强烈，一切按照合同办事。这里面应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自己很恪守《合同法》的规定，另一个是他很重视自己的知识产权。我想，他给中国文人做了一个榜样，好榜样。一个人不重视法律，又不重视自己的著作权，那么他算什么狗屁文人？

没有钱的人是可耻的，但钱本身不可耻。通过下三滥方式获得的金钱的方式是一种罪恶，而钱还是没有罪过的。古人说知耻而后勇，才是我想说的真正的意思。



第一次看儿子发表作品

1983年7月，我的儿子郑亚旗出生不到一个月，我父亲第一次见亚旗时对我说：“你的儿子可能不如我的儿子。”

反应迟钝的我先是一愣，心想哪有头一次见别人的儿子说这种话的。待我回过味儿来，便对父亲说：“我希望我的儿子比你的儿子强。”

父亲对我说：“我的儿子比你的儿子强，我高兴。你的儿子比我的儿子强，我更高兴。”

希望儿子比自己强，恐怕是普天下父亲的共同心态。人获得成功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先天条件，说白了就是遗传。另一个是后天条件，也就是教育和生活环境。遗传基因很难凭父亲们的主观意识展开竞争，纵观天下望子成龙的父亲们，他们之间竞争的只能是后天这一块。

不管承认与否，事实上，从我的儿子出生之日起，我便加入了同其他父亲竞争的行列。竞争什么？竞争谁的孩子长大有出息。经过调研经过分析经过由表及里，我发现人类只有两种思维方式：创造性思维和复制性思维。我认定在这个时代只有创造性思维是能够导致孩子日后出人头地的基础，而创造性思维同压抑和限制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于是我为自己的孩子制定了“无为而治”的教育方针，说通俗了就是不管，顺其自然，将束缚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培养孩子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我以为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比如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汤姆森和欧内斯特·卢瑟福通过创造性思维训练一共培养出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于是，郑亚旗得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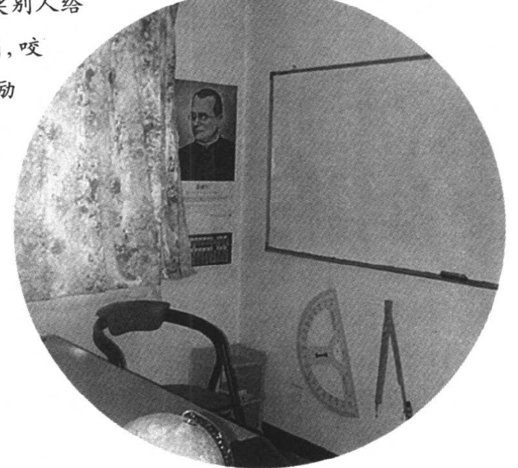
活在一个极其宽松和自由的环境里，他自幼无须像别的中国孩子那样必须称呼父亲为爸爸，他获得了对父亲直呼其名的特权，他生长在发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国土上却全然不懂什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从小就被我灌输“分数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东西”的观念，我还不厌其烦地给他讲不管干什么都要独辟蹊径都要与众不同比如世界上有多少没有大学文凭的成功人士例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例如英国首相梅杰例如诺贝尔等等等等。家中的电器诸如录音机录像机等从郑亚旗未满1岁时就任他操作和拆卸。我记得在亚旗1岁多时，有一天作家张抗抗和她母亲朱为先到我家做客，张抗抗看到1岁的郑亚旗娴熟地操作录音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好生感慨了一番。1997年12月22日，我在参加《大灰狼画报》创刊10周年庆祝活动时，见到《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崔永元说他好几年找不到我，昨天听说我要来参加这个活动，他就来了。到了活动的主办者请来宾共进午餐的时间，我对崔永元说，和这么多人一起吃饭说不定挺累，咱们不如出去吃快餐图个轻松。崔永元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和崔永元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向21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撒了不能留下共进午餐的弥天大谎后，我驾车同崔永元到建国门旁一家快餐店用餐。路上，崔永元使用大哥大和别人通话时抱怨电话出了问题。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和我有关系。我说咱们起码5年没见面了，你的大哥大出了故障和我能有什么关系？他说他的1岁多的女儿在家中可以随便摆弄电器，他的大哥大就是昨天晚上被他女儿玩出毛病的。崔永元说他太太嗔怪他在教育孩子上受郑渊洁毒害太深。我说看来我已经臭名远扬了。

如果一个1岁多的孩子依靠自己的独立劳作能使一个物件发出声音或图像，他肯定会产生自己能驾驭世界的强大自信。事实证明我在教育方针上没犯太大错误。当电脑进入家庭后，

先做亲子鉴定，然后往死里夸

2006-01-05

望子成龙无可非议。我也望子成龙。但是光是希望孩子成龙没用，您得有行动。首先您得研究人，研究什么样的人容易成功。成功人士都有自信作为基础。一个不自信的人很难成功。那么，自信能培养吗？能。作为家长，怎样培养孩子的自信？人性的本质是渴望欣赏，某男生为什么会选择某女生当女友？就因为他认为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欣赏他的人。为什么又分手了？因为他发现了更欣赏他的人。当孩子发现将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两个人欣赏他时，他就有了自信。当然，咱们中国人不爱夸别人，包括亲人，咱们的祖宗遗传给咱们的声带里只有指责别人的功能。但是我要说，如果您的孩子是您亲生的，您就要忍受夸奖别人给您的生理和心理带来的剧痛，咬着牙往死里夸您的孩子。鼓励能将白痴变成天才。



这是我家的私塾教室。我在这里教育我的儿子。

郑亚旗可以说是无师自通地以令我目不暇接的速度迅速征服了它，这和他从不到1岁起就玩录音机肯定有关系。早就用笔写烦了屡屡生出搁笔念头的我，被儿子说服改用电脑写作后，写作的兴趣起死回生，且数量大增，以至于《童话大王》不得不扩版增加页码，直接受益的自然是百万读者。有一次，《世界

军事》杂志主编的电脑出了问题，郑亚旗去他家很快就解决了。还有一次我接电话，对方说找郑老师。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对方说不是你，是郑亚旗。我说你是谁，怎么能管乳臭未干的郑亚旗叫老师？他报上他的大名，说是找郑亚旗郑老师请教电脑上网的问题。他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我赶紧诚惶诚恐地叫“郑老师”接电话。郑亚旗还和几个网友成立了一个专门为企业编主页的工作室，时不时和同人碰头开会研究业务，像真的一样。有时我想，假如我的儿子从1岁起就摆弄大哥大，他今天在电脑领域绝对比现在更酷。我很嫉妒崔永元的女儿。

尽管儿子驾驭电脑得心应手，但我内心尚有一丝不安，这就是他的语文水准。自打儿子出生，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被应试教育毁了。我尽我的最大努力不懈地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或少受应试教育的摧残。在实行双休日之前，我几乎每个星期都编造种种理由为儿子请假一天，让他逃避应试教育的摧残。在应试教育的所有课程中，我认为语文教育最毁学生，那种八股作文的训练绝对只能培养学生的复制性思维定式，而复制性思维的习惯一旦养成，对孩子的前途来说是灾难性的。自幼生活在无拘无束环境中的亚旗，上学后如果不对僵化的语文教学产生顽强的抵触，那只能说明我的教育是失败的。事实证明我的教育比较成功，于是他便顺理成章地对语文尤其是作文反感。生怕孩子被八股作文毁了的我，认定自己免疫力强，于是奋不顾身为他写作文。我经常在书籍报刊上看到父亲如何如何爱孩子的催人泪下的文章，我在为儿子写作文时，很为自己感动，我觉得在应试教育体制下，这才是真正惊天地泣鬼神的父爱。遗憾的是我写的作文在孩子的老师那里总是通不过，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我的作文受到今天的老师的好评，那么我的作品肯定不会拥有读者。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于我们家的小保姆，好在她写的作文在亚旗的老师那里获得了通过，于是，亚旗在

6年的小学生涯中的所有作文都出自小保姆之手，为此我们多付了她不少工资，开始时每篇作文10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每篇涨到35元。亚旗上小学几乎没自己写过一篇作文。

我知道一个会摆弄电器数学也不错但连起码的文字能力却不具备的人不会被社会承认。我认为提高写作水平的最好办法是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从亚旗上三年级起，我开始向他推荐《水浒》等名著，他翻了几页竟然说看不下去。屡次失败后，我慌了。我清楚，八股作文孩子可以不写，但文学书不可不看。上小学期间，郑亚旗只看卡通连环画，连我的书都不看。有一次我登高帮他收拾玩具柜的顶层，高高在上的我让他递给我一本没用的书垫一件玩具，他调侃道："那就是你的书了。"我当时想出了"没有距离就没有崇拜"这句话，后来写进了《皮皮鲁和红桃老K》。最后我不得不采取不光彩的强制手段让他读我的书，我威胁他说如果你不读，今后就只有你自己写八股作文了。这样他才将我的所有书看了一遍，这是他至今读过的唯一的文学作品。看完后，我问他感觉，他说还凑合。

我在心里对儿子的评价是"重理轻文"，他喜欢数理化，喜欢电脑，反感语文。在他14岁时，我甚至认为他连一封简单的信都写不出来。我为此惶惑，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帮他写作文，还觉得再八股的作文也能训练孩子将字组合在一起。现在可好，他什么都不会写。我有负罪感。

1998年4月16日晚上，我正在书房里待着，郑亚旗敲门进来，他将手中的一张报纸递到我面前，说："给你看看这个。"我接过报纸一看，是1998年4月15日出版的《中国电脑教育报》，我很少看电脑报刊，我问儿子这上面有什么需要我看的内容。他指着第29版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我一愣，看那占了一整版的文章题目是《阿猫阿狗全攻略》，我现在已经无法形容当时我的惊讶度，我实在无法相信一篇作文没写过又

几乎没读过文学书的郑亚旗能鼓弄出这么一整版文章。我问："这真是你写的？"他说："郑渊洁的孩子什么都可能干，唯独不可能干抄袭别人文章的事。"我一口气读完儿子的处女作，我得承认，我看不懂这篇专业性比较强的文章。我问儿子什么叫阿猫阿狗？什么叫全攻略？儿子给我扫盲说，《阿猫阿狗》是一部电脑游戏的名称，"攻略"是玩游戏的技巧也就是指南，"全攻略"就是从头到尾玩完这部游戏的全部技巧指南。我说你怎么会想起写这文章？儿子说，游戏攻略的文章在电脑报刊上很多，他每新玩一部游戏，总习惯参考报刊上的攻略。这回他买了《阿猫阿狗》游戏后，发现报刊上还没有该游戏的攻略，于是他就边玩边总结经验写了攻略，给别人"指南"了一回。我说我怎么没看见你给编辑部寄稿？他说郑渊洁你太落后了，我们现在寄稿可不像你们那样刀耕火种，我敲几个键通过因特网就发到编辑部去了。我问他认识编辑吗，儿子摇头说不认识。我看了该版的责任编辑的名字，叫"朱方"。我告诉儿子，应该记住处女作责任编辑的名字，他说知道，又说他没打算吃写作饭，还说郑渊洁你别太累，在这方面望子成龙戏不大。

那几天我终日处于兴奋之中，说实话我并不指望儿子"子承父业"，我只是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不用再为儿子不会"写字"而自责了。毕竟他第一次写字就把字写到报纸上去了。数日后，《中国电脑教育报》给亚旗寄来了280元稿费，亚旗用他的第一次稿费给爷爷买了酒。我趁我父亲痛饮孙子用稿费孝敬他的酒时问他："谁的儿子棒？"他说："我的儿子发表处女作是22岁，你的儿子发表处女作是14岁；我的儿子第一笔稿费是10元，你的儿子第一笔稿费是280元。你的儿子棒。"次日我再问父亲，他竟然不认账了，还说昨天是喝多了说胡话。

1998年6月17日，郑亚旗又在《中国电脑教育报》第26版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题目是《一头威力无比的巨兽



Monster3D II》，是比较两种电脑3D加速卡的专业性更强的文章，还有坐标图，我几乎一个字也看不懂。我对儿子说你该用第二笔稿费给我买点什么了吧？儿子说先给他奶奶买葡萄酒，他说睡眠不好的奶奶最近发现喝几口葡萄酒后睡得特香。没等我厚着脸皮接着问，儿子就说，他已经想好了，第三次稿费给当年帮助他摆脱八股作文摧残的小保姆如今的孩子买玩具。还是轮不上我。

父子情深 将门虎子

安武林

郑渊洁和儿子郑亚旗的关系，大约用两个成语就可以表明，一个是父子情深，另一个是将门虎子。

郑渊洁和儿子郑亚旗不仅长得非常相似，都是人高马大的，都剃了一个光头，都是双眼皮，浓眉毛，大眼睛，而且两个人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和谐，几乎像朋友和兄弟。这种关系的培养和建立，应当归功于郑渊洁。像郑渊洁这样的父亲（从民主和开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是相当罕见的。如果我们了解西方那种父子关系的话，我们就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郑渊洁和儿子的关系，很像国外父子关系。因为，在我们国内，很少有儿子对父亲直呼其名的。

我努力过，女儿从小也对我是直呼其名的，自从她上学以后（现在是小学五年级），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她再也不喊我的名字了。从身为人父这个角色的体验来看，我很佩服郑渊洁能够做得这么优秀。我们现在也算很开放了，传统的那种长幼有别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尽管不那么强烈了，但是在我们很多家庭中依然达不到郑渊洁的父子关系的这种境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和郑渊洁搞童话写作有很大关系。尽管世界上从来

没有"假如"(从现实的意义上说)这个词汇存在，但是我还是想做这么一种假定：假如他不搞儿童文学创作的话，那么他有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对儿童的一切要有相当的研究才行。这种研究不是指研究书本上的理性知识，而是要对儿童体贴、观察、分析、了解。

一个搞儿童文学创作的人，要有一颗童心才行，尤其是搞童话创作的人，更是如此。郑渊洁的童心，可以说是他们父子关系中一根重要的纽带。它让郑渊洁对父亲这个角色的担当，进入了一种理想化的童话般的透明状态，而没有落入现实中的父亲的角色模式。甚至我个人都能做这样一种推理，郑渊洁从有儿子郑亚旗的那一天起，他对和儿子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乃至什么样的关系是最理想化的这个问题思考得像他的创作一样多。大仲马当年夸奖小仲马时候说："你是我最杰出的作品"，郑渊洁肯定也把自己的儿子当做了一件作品进行雕塑的。现在，从种种迹象中表明，郑渊洁最得意的事情无非是两件，一个是自己的创作，另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了。

郑渊洁谈起自己儿子的时候，那种笑容格外灿烂，格外清澈。第一次见郑渊洁父子的时候，我惊讶他们长得是如此相似，活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郑渊洁谈笑风生、妙语连珠的时候，我总是悄悄观察郑亚旗每个微小的表情。郑亚旗很少说话，几乎不说话，只是陪着父亲笑，那种微笑包含了许多丰富的含义，使他本人显得比儿童更清纯比大人更成熟。他对父亲的崇敬爱戴对父亲的理解支持对父亲的信任没有掺杂一点点虚假的成分或者说不满的成分。郑渊洁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口若悬河，一两个小时过去，郑亚旗的眉毛始终是舒展着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坚信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

郑亚旗的才华和经历，虽然都是出自郑渊洁之口，但是却令人信服。郑亚旗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思维



极其活跃的人。而且，是一个在策划方面非常有才华的人。这套书，就是出自郑亚旗的策划。郑渊洁在电话中说："书出版的时候，可以把郑亚旗挂上策划吗？"我说："当然可以，这本来就是他策划的啊。"策划是一种智慧的闪光，才华的显现。有时候，仅仅一句话，就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策划。

第一次参加评职称

1987年，我在北京市文联一家刊物的编辑部供职。11月，文联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本单位近期将进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评职称。职称是有数量限制的，而全单位的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都没有职称，这就形成了狼多肉少的局面。竞争是残酷的。

一向对于初中以上各级文凭不屑一顾并将其拒之门外的我，自然对于职称丝毫不感兴趣，我决定不参加评职称。

11月24日，北京作家协会花钱组织作家住在位于北京大学西侧的畅春园饭店学习中共十三大文件，我和文联副书记Z先生同住2005房间。入睡前，我们聊到这次评职称的话题，我说我不参加。Z先生赞许说，郑渊洁你根本不需要职称。

获得了领导的首肯，我于是更将评职称置之度外。

12月17日上午，我到编辑部公干。编辑部主任G先生说找我有事。我洗耳恭听。

“郑渊洁，你准备一下，参加文化补习考试。”G先生对我说。

“参加什么考试？”一向对考试唯恐避之不及的我问。

“文化补习考试。”G先生重复。

我想起了当年解放区的扫盲运动。

看到我一脸的诧异，G先生说：“马上要开始评职称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人都要先参加文化补习考试，考试及格后就获得了报评助理编辑的资格。”

出版专业的职称是这样排列的：编审，副编审，编辑，助理编辑。其中编审相当于教授，副编审相当于副教授，编辑相

当于讲师，助理编辑相当于助教。副编审以上属于高级职称，编辑属于中级职称，助理编辑属于初级职称。

我觉得受了侮辱，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的我参加文化补习考试及格后才有报评助理编辑的资格？

而我自己清楚我根本不可能及格，这就意味着我连报助理编辑的资格都没有。

“我不参加评职称。”我通知G先生。

“不参加也得考试。将来正规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不能从事编辑工作。没有职称更不行。你还是参加考试吧。”G先生奉劝我。

我才知道“惹不起躲得起”这次行不通了，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涉及到饭碗，问题就变得严峻了。在1987年，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还要受“单位”的束缚，马虎不得。尽管如此，我耳边还是不断响起“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

次日上午我到一位朋友H女士家送稿子。H女士夫妇俩都是某出版社的编辑，我向他们说了我的“文化补习考试”境遇。

“郑渊洁，你们单位这次评职称允许报的最高职称是什么？”H女士问我。

“副编审。”我说。

“你就报副编审！以你的水平，当编审都富余。”H女士煽动我。

“这不是胡闹嘛，我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获得报评助理编辑的资格，你让我直接报评副编审？开什么玩笑。我连初中文凭都没有。”我笑。

“你参与创办了那么多刊物，评副编审当之无愧。你就以小学学历报副编审，看他们拿你怎么办！”H女士蛊惑我。

“现在获得副编审职称的一般都是50岁以上的人，郑渊洁

才32岁，年龄也不行。”H女士的丈夫X先生提醒妻子别出馊主意。

“郑渊洁，听我的，你去报副编审。”H女士一意孤行。

一个只有小学学历才当了6年编辑的32岁的人在中断了20年职称评定工作后的首次恢复评职称时居然觊觎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令众多嗷嗷待哺的编辑老前辈垂涎欲滴的副编审名额，不是天方夜谭？

我对评职称没兴趣，但当时我对饭碗有兴趣。如果不涉及饭碗，我根本不会理睬评职称。事关饭碗，我也只能俗一回了。我离开H女士家，骑摩托车赶到编辑部，我向G先生要来评职称的规则手册研读。

规则很详细，详细到大学毕业后在编辑岗位工作了多少年的人能报编辑，工作了多少年的人能报副编审。我越看越泄气。当这样一行字闯入我的视野时，我才松了一口气。那行字是：有特殊贡献者不受上述条件限制。

我找到G先生，说：“我报副编审。”

G先生以为我开玩笑，当他看出我是认真的时，他脸上的肌肉奇怪地跳动起来，他大概是觉得我这个下属在向他这个上司挑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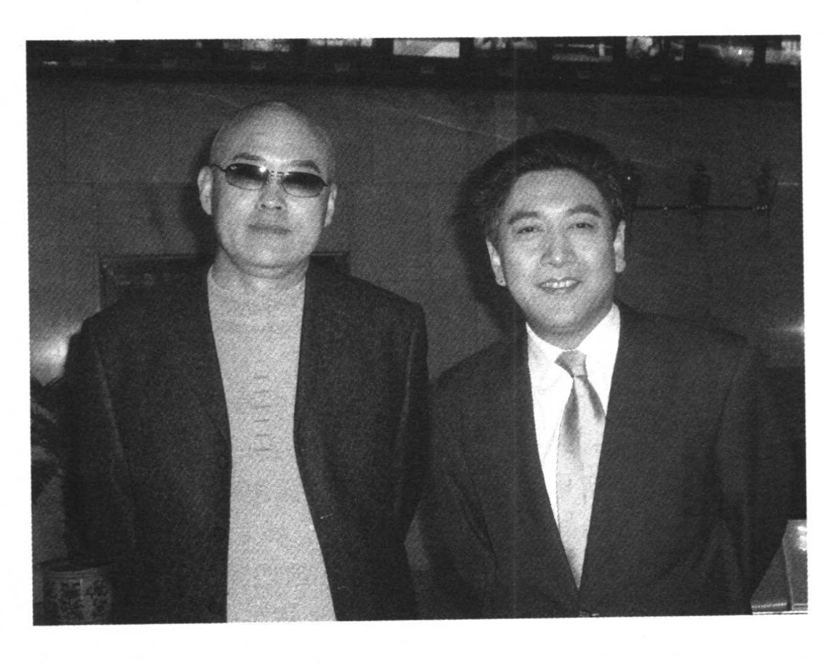
“可是你没有大学文凭呀！”G先生提醒我。

我将小册子上的那行字给他看。他不说话了。

“其实我本来不准备参加评职称的，既然你说我必须参加文化补习考试，我就只好报副编审了。报副编审就不用参加文化补习考试了吧？”我说。

“……那当然……”G先生清楚副编审和文化补习考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G先生显然意识到准备报评副编审的他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其实这次评职称上面并没有所有编辑必须参加的政策。他



我和水均益都看不懂《哈利·波特》

2005-12-24

我是用母语看的《哈利·波特》，没看懂。水均益是用英语看的，他告诉我他也没看懂。我们落伍了。想起我的作品被翻译到韩国时，翻译是一位韩国美女，她到中国来时，我请她到我家做客。她说："我的品质最近不好。"我很惊讶，同时钦佩她的坦率。后来我才弄清楚，她把汉语的"体质"记成品质了。我看不懂《哈利·波特》，可能是翻译犯了体质的错误。水均益直接用蛮文也看不懂，不知是什么原因。

可能后悔日前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一时心血来潮用参加文化补习考试的话刺激和羞辱我。也许他觉得他和我相比只有在学历上处于优势，于是他当时脑子一热就抓住这个机会扬眉吐气了一次。

我报评高级职称，在文联算爆了冷门。人事部门的M女士找我谈话，提醒我高级职称的评定不是本单位说了算，而是由北京市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定，其人员由北京市科技干部局和出版专家组成。我说正因为不是本单位说了算，我才报副编审的。如果是本单位说了算，我就什么都不报了。

1988年1月4日，G先生转发给我一张报评高级职称的表格。我就在编辑部的办公桌上填写表格。在最高学历一栏里，我一笔一画地写了“小学”两个字。

表格交上去几天后，G先生通知我准备参加外语考试。他说评高级职称必须考一门外语。我向人事部门的M女士咨询，我说我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参加外语考试岂不太滑稽了吗？M女士说，考虑到大家的外语水平，本次考试的分数只作为评高级职称的参考，还可以带字典。她劝我参加考试。

于是我在1988年1月13日上午生平第一次（肯定是最后一次）走进了外语考场。考场设在北京出版社。北京编坛报评高级职称的人都来了。我的同桌考友是陈燕慈，女作家陈染之母。

考试题只有一道，将一小段英文译为中文。

自始至终我仿佛置身在童话世界里。这的的确确是我最奇特的一次经历。看着一屋子年过半百的首都编坛宿将们（其中大多是各报刊的主编总编副主编副总编和编辑部主任副主任）面对蛮文两眼一摸黑的无可奈何表情和场面，我觉得我的童话实在算不上童话。在我们的生活中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比我的童话童话。

又一日，M女士通知我，报评副编审需要有两位已经拥有副编审以上高级职称的人写推荐书。我翻通讯录，这才发现自己结交的大多是贩夫走卒。百里挑一好不容易找出了两位教授。2月10日上午，我给北京某名牌大学Z教授打电话，请她

和同校的P教授为我写推荐书，两位教授爽快地联手帮我搞定了这件事。

此时此刻我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我对自己说，如果再需要办什么事才能评上副编审，我就退出评职称了。当时我正值创作旺盛时期，时间弥足珍贵。

1988年4月11日，文联开会宣布职称评定结果，有关人士向我颁发了一本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制的编号为"京出版000142"的《北京市专业技术职务证书》，证书上说：经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符合任职条件，具备副编审任职资格。落款是北京市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1988年3月14日。

这意味着我不会因为没有大学学历和职称而丢掉编辑的饭碗了。据说当时我是全国唯一的靠小学学历以32岁年龄评上副编审的人，可我并无自豪感，相反我却有"实在羞于穿一身绅士们才穿的穷要面子的衣服"（凡·高语）的感觉。当时我就发誓今生今世再不参加评职称了。从那以后，我果然没再报评过。

那次评职称前前后后加起来起码耗费了我三整天时间，值吗？

我有一位在某出版社当编辑的朋友，近期我从他脸上看不到经济萧条折射的愁云，我问他日子还好过？他说没问题。现在自费出书的大学讲师特多，他一年出上十本书，任务就完成了。

"大学讲师自费出书？"我觉得大学讲师似乎没什么钱。我还知道自费出一本书需要不少钱。

"为了评职称。现在评高级职称必须要有一本著作外加四篇论文。讲师们为了评上副教授就得自费出书，他们也不傻，几个人合出一本书，我出的最多的一本书是32个讲师合著的，这样省钱。"朋友给我开眼界。

我瞠目结舌。

“这算什么？有些大学的学报以每页数百元的价格向急于评职称的助教或讲师出售版面，刊登他们的论文。”朋友说，“你别为人家操心，人家比你过得好，他们起码不会受盗版困扰。”

我无言以对。

按说评职称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可在我们这儿却变成了滑稽剧。细想也正常，职称似乎是对一个人学识和能力等级的认定，而学识和能力的真实魅力在于它的千变万化和独特性，怎么能往一个框子里套呢？真有本事的人，其与众不同的才华很难适应职称评定循规蹈矩的统一框架。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生前长期评不上教授职称便是证明。再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特终生只有中学教师职称。由此看来，职称不等于称职。评职称往往成为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证明自己有真才实学的一种手段，再加上职称和待遇、住房、工资的直接联系，评职称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商业行为，说得难听点，属于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性质。

文凭、学位乃至职称都是人为编造出来的一种类似于标签的东西，用以显示插上这些标签的人的学识和才能的与众不同。这些标签的获得程序一旦堕入工业化流程作业，它的真实度也就大打折扣了。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的作家也评职称，有一级作家二级作家之别。给作家评级，只能是读者的事，其他任何人没这个资格。倘若清朝给作家评职称，曹雪芹会被评为一级作家吗？我估计轮不上他，名额肯定得先给太监。



职称与称职

安武林

郑渊洁的随笔文章，总给人一种愤世嫉俗之感，嬉笑怒骂的字里行间，皆有冷嘲热讽之气在弥漫。对于那些不合理不公正的事件，他在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他的机智和妙语，却时时能令人捧腹大笑。

职称就是那种像大学毕业证一样的东西，几乎什么都不能证明。大学毕业证，最多只能证明受教育的程度，而对一个人的能力是一点也不能提供证明的。我对那些具有很多高学历的人向来是不屑一顾的，除非他能在自己的领域作出令我刮目相看的成绩，这样我才会肃然起敬，才会刮目相看。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职称，比那种大学毕业证的东西更恶劣。一个人的能力和成绩，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却去要求人家考试。郑渊洁的遭遇，是个滑稽的嘲讽剧。要是我处在他那个环境，小人心态的领导，肯定会把我搞得万念俱灰。但是，他是一个不肯轻易屈服的人。总算政府有洞察秋毫的眼力，给郑渊洁这样的一类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政策。否则，就算他是一只老虎，也只能在笼子里大声咆哮。

职称和称职尽管只是两个字调换了一下位置，但二者之间却有着天地之别。如果我们到现实中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二者画等号是何等的不容易。当然，我毫不怀疑还有相当一部分因素在于客观环境的不公平。职称是那种简单而又空洞的东西，一次考试就可以让你享用一辈子的待遇，而称职却是需要你努力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做好的事情。

正因为职称如此重要，才有了郑渊洁朋友讲述的那种恶劣的普遍现象的发生。

我的朋友红柯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在大学里对教

授这个职称很不在乎。他说，评职称的时候，有的人昏倒过，有的几天头发全白了，人都争得很厉害。而待遇呢，正教授和副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只差几百块钱，他说，咱们都是搞写作的人，为这几百块钱值得和别人争个你死我活吗？这几百块钱怎么不好挣？

我提供的这个证据，是为了证明郑渊洁所说的职称和人们现实利益的关系。

如果仅仅是个荣誉，那么，我相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不会弄什么职称了。

郑渊洁的发问和疑问，实际上是一种我们无法面对的儿童式的极其简单但我们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像良心这种东西一样，它在利益得失的绳索的捆绑之下已经扭曲变形，我们想找到它自然的形状是何其困难。

郑渊洁痛快淋漓地骂了一句，就结尾了。颇似喉咙里憋了一口痰，狠狠地吐了出来那般轻松酣畅。这种尖刻和刻薄，会令人想起鲁迅。

第一次写皮皮鲁

我第一次写皮皮鲁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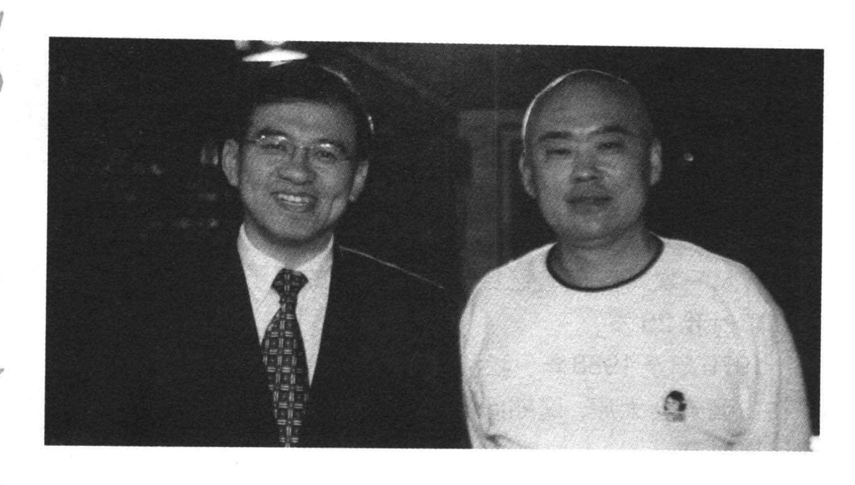
那时我25岁。

1976年至1988年，我和父母“两地分居”。我在北京，父母在山西省会太原。这期间的每年春节，我几乎都去太原与父母团聚过节。

1981年1月27日晚，我乘187次火车离京赴太原，那是一列夕发朝至的火车，晚上出发，睡一夜，次日早晨就到太原了。我还记得当时北京至太原的硬卧票价是16元。这次假期定于2月19日结束。去太原前，我决定利用这次较长的假期写一部中篇童话。

我父母家在太原市坝陵桥南街1号，那是山西省军区的房产，院子不大，只有南北两栋楼房。北边的楼房是省军区幼儿园，南边是一栋3层小楼，每层两户，一共6家。我家位于3层南侧。这套房子有5个房间，一个厨房，一间储藏室，一条走廊，一间厕所。

我到家后的最初几天，除了组稿就是看电影。当时我借调在北京一家刊物做编辑，外出自然身负组稿任务。到太原的次日上午，我就到山西作家马烽家向其约稿。由此可见我在假期也没忘了工作。当天下午，我和妹妹郑欣在军人俱乐部看电影《最后八个人》，如今我已记不起这部电影的任何情节了。我家离军人俱乐部很近，属于近水楼台的咫尺距离，于是，看电影就成为那个假期我的主要娱乐活动。那些天看的电影还有《情天恨海》《永恒的爱情》《雁归来》和《法庭内外》。这些电影



和王志吃饭只吃了几颗枣

2005-12-20

王志请吃饭，他是湖南人，自然在一家湘菜馆。菜全是辣的。我不能吃辣的，王志就让服务员单给我做不辣的菜，结果不辣的也辣，因为那餐馆炒菜的锅都是用辣椒做的。我只能吃一盘枣。那盘枣有20颗左右。王志的未满周岁的公子也不能吃辣的，就和我抢这盘枣。本来想利用年龄优势快吃多抢，突然想起自己是“儿童文学作家”，每时每刻要想到3亿儿童，包括干任何事时都要想着儿童，于是我就“孔融让梨”了。以后我要请王志吃一顿不辣的饭，其中只有一盘辣枣，也要带上我的爱吃辣的儿子一起去。

如果今天再看，我估计可能“惨不忍睹”，是年代的原因吗？《魂断蓝桥》怎么就能经久不衰？

2月5日是春节。太原过春节的风俗是串门拜年。从正月初一起，人们就像着魔似的轮番往自己认识的人家跑，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家家都是走马灯式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场面全都一样：见面拜年寒暄，主人说请坐请吃瓜子花生糖果请抽烟请喝茶，客人说不吃不吃刚吃过不喝不喝刚喝完，话还没说圆乎，

又来一拨客人。于是老客告辞，新客落座，重复刚才的内容请坐请吃请喝刚吃完刚喝过……

我家也不例外，人来人往直累得母亲抱怨说脚后跟疼。

眼看着假期一天天过去，"非写不可"的日子逼近我了。我小时候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放寒假放暑假非到快开学时才突击恶写作业。这个坏习惯一直伴随着我，17年来每月写《童话大王》杂志也是这样，非到临近交稿时才狂写，直累得头重脚轻。我痛下无数次决心要摒弃这种恶习，傻子也明白每天细水长流悠哉游哉写一点多从容多轻松，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甚至株连家人。我写过不计其数的当头棒喝式的"警世恒言"贴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桌前甚至厕所提醒自己改掉"突击写作"的坏毛病。无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时至今日，我依然是不可救药。我曾戏言，我写得最多的不是童话，而是"痛改前非"的警示便笺。究其根源，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这类误人子弟的格言怂恿我固守这种恶习。

2月8日是正月初四，"车到山前"的我开始在家构思中篇童话。

我想写一部专门给男孩子看的童话，主角是男孩子，其性格顽皮，爱恶作剧，但本性善良，有同情心。

2月10日上午，我开始给这位男孩子起名。我认为童话人物的名字应该与生活中的人的名字有所区别，应该有滑稽的成分，同时很容易被读者记住。由于他是中国孩子，他的姓氏必须是中国姓氏。我给他起了大约七八个名字。在11点时，我从中选定了"皮皮鲁"。当时中国大陆有位将军叫皮定钧，我由此断定"皮"是中国人的姓氏。我对皮皮鲁这个名字很满意，他既是板上钉钉的中国姓氏，全名又与普通中国人的名字有所区别，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好奇。

2月10日是正月初六，疯狂拜年的太原人已经累得精疲力

竭了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家家终于清静下来，我家也不例外。我家的客厅和书房二合一在一间房子，写字台亦在这间屋子里。2月10日下午，我趴在太原市的这张写字台上开始第一次写皮皮鲁。作品名称是《皮皮鲁外传——写给男孩子看的童话》。我写中篇作品有个规律，刚开始写时进度很慢，一般一天只有几百字，越到后边写得越快，一天甚至能写到近两万字。2月10日下午，我只写了数百字。

2月11日，我进入了状态，写了9000字。我的写作属于即兴写作，写前虽然也有“构思”，但那构思与作品完成后的故事情节大相径庭。从这天上午起，皮皮鲁开始拽着我走，上天入地，纵横捭阖，直累得我气喘吁吁。

2月12日又写了9000字。这时的我已是身不由己，被动地跟着皮皮鲁走。

2月13日，我写了1万字还欲罢不能，直至感到恶心，四肢无力才放下笔。

2月14日，我发烧了。服药休息一天，晚上退烧。

2月15日，我完成了《皮皮鲁外传》，共计3万字。

至此，世界上多了一个叫皮皮鲁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人青出于蓝胜于蓝，如今知名度大大高于我。有时我偶尔参加社交活动，朋友将我介绍给别人，当朋友说“这是郑渊洁”时，别人无动于衷。可当朋友补说“皮皮鲁是他写的”时，对方的表情立即弃暗投明反应顿时强烈，弄得我又喜又忧。

从那以后，我以皮皮鲁为主人公写的童话已逾百万字。现在，每个星期有数以百计的读者朋友给皮皮鲁写信，他们将心里话向皮皮鲁倾诉，还把自己的照片寄给皮皮鲁。在中国的孩子中，皮皮鲁可能是拥有朋友最多的人之一。我为皮皮鲁高兴。

大约从1984年起，媒体送我一个“童话大王”的称谓。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个称谓。我喜欢的称谓除”郑渊洁“外，还



有”皮皮鲁之父”。

到了生育年龄恰逢国家推行“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城里人，用笔生孩子是一种既不违反基本国策又过足了多子女瘾的妙计良方。

经典的童话形象

安武林

郑渊洁有点“口是心非”了，童话大王这个称号怎么不好了？不喜欢，是没有道理的。

应该说，郑渊洁、童话大王、皮皮鲁之父，这三个称谓合为一体的时候，才是最理想化的结局。再者说了，你喜欢不喜欢是你的事情，人家送是人家的事情。人家不会因为你喜欢就送给你（梦想得到童话大王称号的人多了），也不会因为你不喜欢就不送给你。

但是，从客观上说，童话作家的名字和自己塑造的童话形象能够被同时认同（在读者中享有的知名度一样高）的例子，从世界范围来说，除了安徒生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享受此殊荣了。毕竟，孩子还不是那么擅长注意一个作者的名字的。他们更容易记住的是作家塑造的童话形象，这就是儿童文学作家和成人文学作家的区别，这也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珍贵之处。

媒体送他“童话大王”的称号，在我看来，用今天的眼光而不是当时的眼光，应该包含这么几个内容：一、他办了一份《童话大王》的杂志；二、从童话创作数量上看，他当是著作最丰的一个；三、从质量上看，他塑造的几个童话形象，应该算是中国童话乃至世界童话中的经典形象；四、如果从1984年开始作为起点来统计（纯文字童话书），截止到现在，他的童话书的销量也应该是第一个。从这四个方面来考察，媒体和读

者送他这顶“童话大王”的桂冠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郑渊洁的脑子绝对好使，记忆力也特强。当然，他还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写日记。我们从他记录的创作皮皮鲁的过程，就能够察觉他的秘密。我想拥有再好记忆力的人，都不会记忆得如此之清晰如此之准确。我想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研究资料。因为，很多作家都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这就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麻烦。当然，这种研究的范围很宽泛，可以是作家传记、文学批评、创造心理学，等等。也可以当做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郑渊洁的创作习惯，创作过程。不过，他每天创作两万多字的速度不可谓不惊人。

皮皮鲁这个名字，如果不是郑渊洁告诉我们这个名字的来历，我们很可能会把它联想到是受国外童话名字启发而来的。这个名字好记，有特点，从发声到字的重叠貌似随意但浸透着一种灵感和智慧的闪光。好的主人公名字对童话有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能给读者带来新奇之感、有趣之感。我们很缺乏经典童话主人公名字由来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一个主人公的名字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含义？郑渊洁在最初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充分考虑了它的本土化的特点。虽然它是本民族化的产物，但又有西方的味道，真可谓是一举两得。时间证明，读者证明，我们的童话史和文学史证明，皮皮鲁已经成为世界和中国童话中的经典形象。

我想，郑渊洁这个“皮皮鲁之父”，和那些发明了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发明一样，其创造的价值和意义都是相同的。

第一次写童话



在我从小到大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学校比如家庭比如书本接受的教育中，收听频率很高的一个告诫是做事要勤奋，似乎人只要勤奋，干什么迟早都会成功。这样的教育不知害了多少人。

（安武林：这一点与我个人的认识不谋而合。我们传统的教育，有两个观点是致命的，一个就是郑渊洁说的，勤能补拙，勤奋出天才；另外一个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我的家乡山西运城，有个人搞写作，写到70岁了，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后来地区文联的《河东文学》杂志社的编辑既感动又觉得老人很可怜，就给老人发表了一篇小说，这个例子似乎能说明郑渊洁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事实上，不管做什么事都有窍门和捷径。我们的父母和教师很少将这个道理告诉孩子，他们总是错误地将窍门和投机取巧捆绑在一起。

（安武林：真是实话实说了。我们的教育始终在强调做事情要踏实，做学问要把基础打扎实，但是，很少有人把技巧和方法放在重要位置教给孩子。这是非常失败的。技巧和方法，往往会被人认为是走捷径，是投机取巧，所以人们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所受的都是基础知识教育，到了研究生这个阶段，才能够有幸去研究和被传授技巧和方法。其实，到了研究生这个阶段，也未必能够懂得什么技巧和方法，那要看一个人遇到什么样的导师了。）

我欣赏毛泽东的一句话：“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我认为这就是人生奋斗的诀窍。人从生下来就开始和同类竞争。

随着人口的增多，随着人均地皮人均资源的减少，竞争越来越残酷。以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竞争，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用自己的短处同别人的长处竞争，只会事倍功半，浪费生命。

（安武林：郑渊洁的理论，是一种人生哲学，也是一种人生智慧。他的成功和他教育孩子的方法，就是他这种认识的一种具体实践。刚开始的时候，他认为写作是不能教的，现在他认为写作是有技巧的，是可以教的。这种变化说明一个人要时时总结自己，发现自己，调整自己。那种始终如一的观点，如果不是真理的话，那么就是迂腐。）

我从 1977 年开始尝试通过写作谋生，我先是踌躇满志地写诗，后来逐渐发现打不过他们。打不过靠勤奋继续打是犯傻。我索性将所有文学体裁列队依次试打，看哪种体裁别人打不过我。我写过小说、歌词、科幻作品……甚至连漫画这个文学的远亲也不放过。结果令人沮丧，在这些不同的拳击场上，我一再被他们击倒在地，以点数计胜负好像只有一次。

（安武林：郑渊洁的妙语连珠，确实是一种天赋的表现。他把创作比作是拳击，堪称妙论。他自己天女散花般的创作经历，以至于到最后集中在童话创作上，不可谓不是一种军事思想的体现：集中优势兵力，向纵深进军。我毫不怀疑他搞别的文体创作也能取得成就，但和童话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1978 年 12 月，我带着满身伤痕风尘仆仆地转战到童话的拳击场上试自己的运气和实力。当时我在北京一家工厂当工人，23 岁。我给这篇童话起的名字叫《小蚂蚁在诚实岛的遭遇》，我从 12 月 10 日开始写，到 14 日完成，一共写了 4 天，共计 13000 字。

我将我的第一部童话誊抄了一遍，我实在拿不准它的水平。我决定将它寄给出版社，由编辑裁决。我当时认定编辑是

文学拳击场上的裁判。时至今日我才明白文学拳击场上的裁判不是编辑不是评论家而是读者。

（安武林：弗吉尼亚·伍尔夫写过一篇文章《普通读者》，郑渊洁的观点和其十分相似。事实上，编辑、评论家也是读者。只不过他们是第一第二读者而已，比一般的读者多一些阅读的经验和阅读的经历，他们的职业和使命就是把优秀的作品推荐给读者，但我也毫不怀疑有很多编辑与批评家和优秀的作品失之交臂判断力失准的例子也在现实中经常发生，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遭到退稿的现象也存在着。而我们普通意义上的读者，实际上是第三读者。第三读者决定作品的消费和传播情况。）

1978年12月22日，我将我的童话处女作寄给了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我在邮局一边寄稿件一边想，如果写童话还不行，我就该试相声了。

我的父母当时在山西太原工作，每逢春节我都去太原探望父母。1979年1月20日，我乘火车赴太原过春节。当我拎着提包离开工厂的集体宿舍经过传达室时，值班的师傅对我说郑渊洁有你的邮件。

我接过大牛皮纸袋子，看到寄信人落款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我急忙放下手中的提包，撕开纸袋，里边是退回的《小蚂蚁在诚实岛的遭遇》和一封编辑手写的退稿信。退稿信抬头将我的名字少写了一个“洁”字，郑渊后边直接是冒号。我站在路边将信的大意看了一遍，编辑说这篇童话立意不错，但是写得比较差，童话不应该这么写。编辑建议郑渊多看一些童话名著。最后编辑说经过研究，认为该作品未达到出版水平，现将原稿奉还。信末的署名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文艺编辑室”，还有血红的公章。至今我仍然收藏着这封退稿信。

由于要赶火车，我来不及将退稿送回宿舍，我就将牛皮纸袋塞进提包，带到了太原。这次退稿使我那个春节过得比较扫

兴。后来我当编辑时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绝不在节日前夕给作者退稿。

（安武林：这是一个很妙的主意，值得所有的编辑学习。这不仅仅是职业道德的问题，而是对作者一种深深的体贴和理解。推而广之，如果我们各行各业都怀有如此崇高的责任感的话，不可想象，我们这个社会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氛围。）

过完春节我要返回北京时，母亲像往常那样帮我收拾东西。我的母亲叫刘效坤，当时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做会计。她的一大嗜好是喜欢收拾东西。每当家人出门前，她都会把你的物品收拾得井井有条。家中更是一尘不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小到一根针，她都倒背如流。

（安武林：郑渊洁是幸运的，拥有一个细致而又有条理的母亲，从郑渊洁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出他对母亲的崇敬和热爱。而且，他本人在各种讲演中，也很多次提到过他的母亲。每每提及，都是无限神往之情，似乎他又回到了昔日的岁月，又站在了母亲的面前。）

“这是带走的？”母亲从我的提包里拿出装有退稿的牛皮纸袋子问我。

“不带，没用了。”我说。

“这是什么？”母亲问。

“我瞎写的一篇童话，出版社说写得不行，退回来的。”我说。

“你写童话了？”母亲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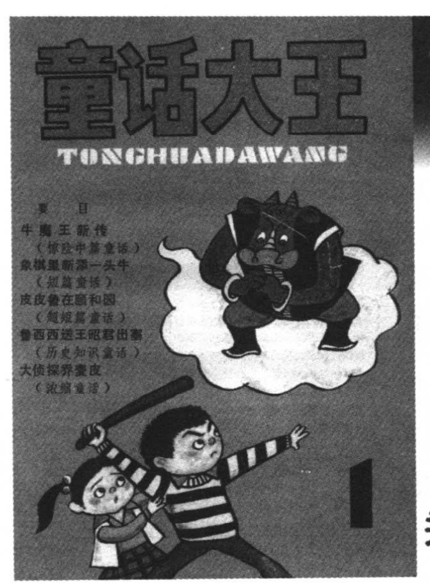
“以后不写了，不是这块料，没戏。”我说。

母亲将牛皮纸袋子放在提包外边。

我离开太原后，母亲和父亲说起了我写的那篇童话。

“你给看看，万一写得不错呢？”母亲说。

“我可不懂童话，人家编辑都说不行了，准是不行。”职业为军队政治工作者的父亲认为隔行如隔山。







郑渊洁作品月刊

WWW.ZHYJ.COM

这是《童话大王》创刊号和20年纪念号

无知就是力量

2005-11-24

1984年，写童话已经小有名气的我为16家不同的报刊同时写连载童话。一天，一家南方期刊的编辑私下告诉我，该刊在刊登了我的连载童话半年后，发行量上升了10万本。于是我不平衡了，既然我的贡献大，为什么稿费和别的作者一样呢？我给该刊主编打电话要求多劳多得，主编一句话噎死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你的作品导致敝刊发行量上升？"是啊，我怎样才能证明一本刊物的发行量暴增是我郑渊洁一个人的功劳呢？答案只有一个：该刊只刊登我一个人的作品。于是我决定办一本只有我一位作者的月刊。我只上过4年小学，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如果我上过大学中文系，我就会知道，期刊的定义是：由多位作家撰写的不同体裁的作品构成的定期出版物。无知的我竟然实施了创办和写作由我一个人作品支撑的月刊《童话大王》。《童话大王》1985年5月创刊。这一写就是20年，累计印数1亿册。《童话大王》是皮皮鲁、鲁西西、舒克和贝塔的家。知识就是力量没错，但是，有时无知也是力量。

“咱们认识的人里有懂童话的吗？”母亲的记忆在搜索。

“反正我认识的人里没有。”父亲说。

“我前些天见过一位《山西青年》副总编辑，叫什么来着？对了，叫杨宗。青年和儿童挨边儿，没准儿他懂童话，咱们把稿子拿给杨宗看看？”母亲说。

“咱们和他不熟，拿着儿子的稿子让人家看，合适吗？”父亲犹豫。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你不去我去！”母亲当即打电话打听到了杨宗家的地址。

当时是寒冬的晚上，外边刮着6级西北风，我的母亲坚持要将儿子被判死刑的童话“上诉”改判。这就是母亲。

（安武林：许许多多的作家，回忆自己的母亲的时候，都一往情深。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家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比如说，凯斯特纳，终生和母亲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每周都给母亲写明信片。郑渊洁的母亲，也是一个优秀的母亲，她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可以说，她为儿子找回了公正、信心、勇气。）

父亲只好陪同母亲顶着6级寒风骑自行车去杨宗家。找到杨宗家，母亲说明来意。杨宗说你们将稿子留下，我看完给你们打电话。父母告辞时，杨宗送他们下楼。

15年后，当杨宗跟我提起那个夜晚他目送我父母冒着那么大的风骑车回家时，他的眼角湿润了。

几天后，杨宗给我母亲打电话，他说稿子他看了，认为很好，他还说郑渊洁写童话前途无量。现在的关键是怎么让这篇童话发表出来，给郑渊洁鼓劲儿。杨宗说遗憾的是《山西青年》不能刊登童话，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叫由岑，在北京《儿童文学》编辑部当编辑，他写一封推荐信，让郑渊洁拿着他的推荐信去找由岑。



我母亲和父亲再次去杨宗家，拿回《小蚂蚁在诚实岛的遭遇》和杨宗的推荐信。杨宗对我父母说，转告郑渊洁，写就写走向世界的童话，他还说郑渊洁有这个实力。

（安武林：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名人成功的例子中，都少不了伯乐的功劳。杨宗发现郑渊洁，真可谓是慧眼识英雄。现在看来，杨宗一点也不言过其实。按照郑渊洁的说法，一个孩子从小就需要鼓励，这样他才会有信心和勇气，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成就。即便杨宗当时仅仅是鼓励郑渊洁，那也功德无量。）

1979 年 2 月下旬，父母将稿子和杨宗的推荐信寄给我。父母还在给我的信上极尽鼓励之能事，说杨宗如何如何评价我的这篇童话，让我尽快将稿子送给由岑。当时我看父母的信时满脑子只有一句话："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我觉得我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拔得太高了。我当时还觉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肯定比《山西青年》的编辑看童话的水平高。

于是我将稿子连同杨宗的推荐信锁进了抽屉。

1979年4月，在各种文学体裁的拳击场上被竞争对手打得鼻青脸肿走投无路的我，想起了杨宗的推荐信。我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落水者，将推荐信作为救命稻草抓住，做最后的努力。

4 月 21 日，我向工厂请事假去找素不相识的由岑。我从学院路骑自行车到位于东四十二条21号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由于此前我几乎没"光临"过编辑部，所以到了出版社门口我很是踌躇了一番才鼓起勇气对门房说我找《儿童文学》编辑部的由岑。

门房给由岑打电话后让我到传达室旁边的会客室等由岑，当时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是一片十分老气的平房。由岑是一位 30 岁左右的女士，梳两条辫子。我拘谨地将杨宗的推荐信递给她，她看完信问我稿子带来了吗？我从军用挎包里拿出《小蚂蚁在诚实岛的遭遇》给她。由岑告诉我，她在编辑部是



负责编散文的，不管童话。她会把我的童话转给编童话的编辑。她记下了我的工厂的电话号码，说有了结果就打电话通知我。整个会见没超过10分钟。

6月初的一天，我在工厂接到了由岑的电话，她说童话编辑对我的作品挺感兴趣，要和我面谈。我们将面谈的时间约定在6月6日。

（安武林：6月6日，是一个神奇的日子，也是一个值得郑渊洁深深铭记的日子，更是我们这些读者感到兴奋的日子。因为，一个童话作家诞生了，他将给这个世界增加许多欢乐。如果没有这个6月6日，郑渊洁的最后一战，是否会另作选择是否还会继续写作童话，这都是不可知的。至少，郑渊洁称其为最后的努力，可见他本人是孤注一掷、背水一战了。）

1979年6月6日，我第二次"莅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比邻传达室的会客室见到了《儿童文学》编辑部负责童话的编辑刘庭华。由岑将我介绍给刘庭华后并没有离去，而是自始至终坐在一边听我们谈稿子，我想她可能是看在杨宗的面子上。

刘庭华是同由岑年龄相仿的男士，说话比较干练。

"这活儿不错。"这是刘庭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头一次听别人管写作叫"活儿"。

"有几处得稍微修改一下。"刘庭华又说。

我赶紧拿纸笔记录。

"对了，二审的意见将题目改为《黑黑在诚实岛》。"刘庭华说。

我点头同意。我至今觉得这个名字改得好。

刘庭华希望我在10天内将修改后的稿子送来，我说行。

"写童话得有想象力，我看你有。小伙子好好干！"刘庭华最后说。

我从出版社出来后极为兴奋，原本应该走50分钟的路程我只骑了30分钟就回到了工厂。

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我走后，刘庭华问由岑，这小伙子怎么跟个大姑娘似的，不爱说话。由岑说可能就这性格。以后他们跟我接触多了，才知道那天我是装老实。

6月16日，我将修改后的《黑黑在诚实岛》送给刘庭华。刘庭华告诉我，《儿童文学》现在是双月刊，从今年7月起改为月刊，《黑黑在诚实岛》发表在今年9月号上，9月15日出版。

9月中旬，我收到了编辑部寄给我的两本刊有我的第一篇童话《黑黑在诚实岛》的1979年9月号《儿童文学》杂志。从此，我放弃了在其他文学体裁的拳击场上的搏击，专向各种量级的童话拳王挑战，打得不亦乐乎。到1999年12月，我写了21年童话。

当年我在收到编辑部寄给我的两本刊物后，又去邮局买了三本1979年9月号《儿童文学》别有用心地收藏起来。我暗自许了一个愿，如果我日后写童话真的有了成就，在15年后的9月15日，我要办三件事：1. 将珍藏了15年的这三本刊有我的童话处女作的刊物分别送给杨宗、由岑和刘庭华，在扉页上写满感激的话；2. 在北京最豪华的餐厅宴请他们；3. 赠送他们每人50元发现《黑黑在诚实岛》伯乐奖金。

当时我的月薪是40元。50元对我来说是巨款。

1994年9月15日，是《黑黑在诚实岛》发表15周年纪念日。这天中午，我在北京香港美食城宴请杨宗、由岑和刘庭华。我将珍藏了15年的那3本纸已发黄的1979年9月号《儿童文学》送给他们，我不是用笔而是用真情在扉页上写了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言。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我敬赠他们每人5000元《黑黑在诚实岛》伯乐奖金。

（安武林：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国人传统道德观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人应该懂得感激，要有感恩的心理。但是，像郑渊洁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并不多见。倒是“农

夫和蛇”中像蛇类型的大有人在。)

《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9卷扉页上的照片，就是那天我们聚餐后的合影。

没有杨宗、由岑和刘庭华，可能就没有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和罗克。

当然，最最应该感激的，是我的母亲刘效坤。没有她，绝对不可能有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和罗克。是她在把郑渊洁推荐到这个世界上来之后，又不顾疲劳不遗余力地向这个世界继续推荐郑渊洁的才能。

幸运的人

安武林

郑渊洁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我看来，他的幸运有这几个方面：一、他在所有写作文体之中，选择了童话；二、他遇到了几个伯乐；三、他有一个好母亲。

而母亲，是他的第一个伯乐。

母亲是伟大的，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她那温暖而又广博的爱——母爱。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母爱可以温暖我们一生，但对郑渊洁而言，母爱还改变了他的一生。

如果没有母亲，郑渊洁的处女作是否会问世，他是否还会在童话写作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都是非常可疑的。至少，可以说，没有母亲的执著和帮助，郑渊洁成功的进程会减缓，这是无可争议的。

每个母亲都是“作家”，而儿女就是她的作品。

郑渊洁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她写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品”——郑渊洁。

早起的虫子被鸟吃

早起的鸟有虫子吃，这是很多孩子被长辈教诲的话。似乎只要勤奋，不管朝哪个方向发展，都会“有虫子吃”。事实上，首先要弄清自己是鸟还是虫子。如果你是鸟，因为早起，可能丰衣足食。但是如果你是虫子，一旦早起，必将引来杀身之祸。作为虫子，还是睡懒觉比较安全。要么干吗有“懒虫”之说？据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人类语言中，最荒谬的一句大概要算得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千姿百态，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让所有人特别是未成年人按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真理”去走人生的路，其结果必然是无数人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窄，众多虫子由于按照鸟的规则去早起，出师未捷身先死，为他人做嫁衣裳果腹。悲哉。

学校对一个学生施教十几年，最根本的任务是什么？是分清该学生是鸟还是虫子，然后教给他早起或者睡懒觉。

如今的学校只怕是把所有学生不论是鸟还是虫子都按鸟的待遇施教。这是教育？说是吞噬差不多。退一步，就算您是鸟，也应该避开就餐的高峰。所有鸟都早起去找虫子吃，虫子再多，摊到您嘴里能有一只就不错。您晚起，就您自己吃，即便全世界只有五只虫子，也全归了您。您要是吃不了，还可以放在冰箱里防患于未然，万一海啸来了，高枕无忧。再退一步，即便您是鸟，为什么非要吃虫子？老子不和同类竞争，改吃苍蝇了。如果您作为鸟真的靠吃苍蝇维持生命，等待您的是什么，就不

用我说了。形容您“一夜成名，震惊世界，人类益友”属于词汇贫乏。早起没用。关键是要根据自身条件起得恰到好处。

语不惊人誓不休

安武林

世界上总有那么一类人，常常喜欢说一些惊人之语。这些惊世骇俗的语言，常常会引发出人们各种各样的惊叹。他们就像是另类的花朵一样，很容易被人识别。

像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就是典型的一个。那一年，王尔德去美国讲演，在海关，人家问他有没有什么可以需要报税的东西。王尔德说：“除了我的天才之外，没有什么需要报税了。”妙语连珠，语惊四座。王尔德总是处在人们钦佩和嫉妒的中心。王尔德说：“我的意志力比较薄弱，最大的缺点就是难以抵制诱惑。我抵制诱惑最好的方法是，屈从诱惑。”郑渊洁似乎也是这类人，我们看看他精彩的名言，看看他超常的思维，我们就知道他的语言的魅力了。

这类人通常是天才，或者是语言的天才。对他们而言，他们的语言就像是皇冠顶上的宝珠一样，极具价值。他们总是超前的，对这个世界有着敏锐性的感受和预见；他们总是滞后的，对自己的认识和判断有着顽固的自信。

这是超凡的智力、超常的思想，以及人生经验的结晶。

多一个朋友夺一条命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敌人少一堵墙。”这是流传很久的民谚，被很多人奉为真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世界上最会伪装的动物是什么？是人。随着人类智商的提高，一目了然的敌人越来越少，伪装成朋友的敌人越来越多。山东省临沂市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郁某是亿万富翁，他有一个交往十多年的挚友刘某，两人结拜为兄弟。刘某的父亲去世时，郁某以义子的身份为刘父披麻戴孝。两人的朋友关系可谓固若金汤。2003年国庆节，郁某携新婚妻子去国外度蜜月，事先获悉郁某在国外详细行程和下榻处的刘某伙同他人，于2003年10月19日在国外郁某租住的别墅内，将郁某夫妇杀害，抢得美金70万元、人民币56万元。当刘某用布准备勒死郁某时，郁某说：“三哥，咱们像一个娘生的似的，你怎么能这样？”刘某面无表情地勒死了拜把兄弟。有的人明知朋友饭后要开汽车，席间依然劝酒。结果，酩酊大醉的朋友离开餐馆就踏上了黄泉路。官员在职时，高朋满座，朋友云集簇拥。一旦退休，人一走茶就凉，门可罗雀。据调查，很多官员在离职后一年内就罹患各种疾病甚至癌症，和失去朋友导致心情郁闷失落关系密切。这样的朋友，不是杀手是什么？人只有一条命。多一个这样的朋友，您的生命就画上了句号。更有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夺走你生命的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这样的朋友交往后，不思进取，终日浑浑噩噩，活着就死了，成为行尸走肉。择友不慎是人生大忌。切记每年要对您的朋友进行年检。



朋友是一条路

安武林

朋友是你想哭的时候眼角的两颗泪珠。

朋友是你夜晚迷路时候的一条通往家的路。

两月为朋，朋是满月。拥有朋友的人生，就是拥有满月的风景。

我热情地讴歌朋友的时候，郑渊洁这篇文章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没有四肢发冷，但是总有一股寒意在身体的周围弥漫。

朋友是孤独的归路，也是孤独的不归路。所有的美丽都蕴藏着巨大的丑恶。双刃剑。

甜蜜的东西，可能是毒药。虽然毒药并不仅仅是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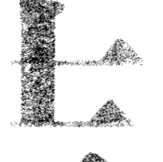
有时候，我会不寒而栗。因为朋友是知道你秘密最多的人。

假如……假如……朋友想对你不利的话，他会一剑击中要害，而且一点也不会费什么力气。

他知道你的死穴在哪里。而你在临死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整死的。

带着微笑，怀念和眷恋你朋友的音容笑貌。你根本不会想到，这一箭是从朋友那里发射出来的。





三个诸葛亮合成一个臭皮匠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是流传很久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再笨的人，只要数量多，也会集思广益，产生智慧。那么，三个诸葛亮聚集在一起，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聪明反被聪明误是三个诸葛亮加在一起的必然结果。试想，三个诸葛亮在一起谋划事情，一个比一个深谋远虑，一个比一个未雨绸缪，一个比一个高瞻远瞩，而世界上的事情都有其内在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诸葛亮足以正确窥见事物的规律，三个诸葛亮捆绑看事物，极有可能过犹不及，正应了《红楼梦》里那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话：智囊团。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政府决策者配备有这样的机构。每当看到这样的报道，我都为那国家的掌权者捏了一把汗。智囊团，顾名思义，应该都是由诸葛亮组成的。这么多诸葛亮集中在一起，其对国家的祸害或者说贻误，是不可估量的。据说美国政府的智囊团最庞大，他们怎么没有预见到会发生“9·11”？还有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也没见哪个国家的智囊团发出报警。我们试想，如果智囊团全是由低智商的臭皮匠组成，一定能产生强大的智慧，为执政者提供高质量的智慧。如果真正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智囊团只能招收臭皮匠。人生也是一样，适当聪明即可。如果聪明过了头，脑子里装着三个诸葛亮，事事都要占先，一点亏都不吃，到头来，您的人生结局只能是臭皮匠。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全都由诸葛亮构成，世界上最先灭亡的，肯定是这个国

家。因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傻事，是聪明人干的。

（2005年5月1日上午写）

常识问题

安武林

天无二日，地无二王，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陈胜和吴广在田间劳动的时候，会彼此勉励：苟富贵，无相忘。

其实，有一天，狗真的富贵了，拥有一大堆骨头的时候，是不会和其他狗分享的。大方的人，往往是没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往往很小气。这是个真理。聪明人多了，傻子最值钱。傻子多了，聪明人值钱。这似乎也是一个生态平衡问题。

万物之和谐，就在于所有的东西都参差不齐，互补。谁见过森林的树木都是一样高的场面呢？俗言俚语，很多都是真知灼见。这就是我们说的话糙理不糙。比如说：一个槽里拴不住两头叫驴。

聪明人是"驴中之驴"，驴中之驴放在一起的时候，多半就会变成狗。而狗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咬狗。

最先发明"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句话的人，八成是坏蛋。这句话，已然成为普天下坏蛋的护身符。用"一个巴掌拍不响"衡量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罪名立刻被打了五折，另外五折，转移到了同希特勒作战的人们头上。一个窃贼从他人网站盗取别人享有著作权的文字，张贴在自己的网站上，或者一个大盗夜入民宅盗窃他人财物，也算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罪犯杀人越货，在审判他的法庭上，罪犯为自己辩护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没有这个人，我能杀他吗？"商



家欺诈消费者，能说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因为消费者买了商家的商品吗？如果你不买，商家就欺诈不成吗？

一个巴掌拍得响

“一个巴掌拍不响”流传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广泛套用，源于人们观念中的各打五十大板意识。表面看，各打五十大板是一种公平意识，一碗水要端平。实际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表现，道德评判领域不能吃大锅饭，一碗水不能端平。

“一个巴掌拍不响”貌似公平，实则不公平。由此可见，表面看公平的事，其背后恰恰是不公平。真正不公平的事，大都以公平的面目出现。

一个巴掌拍得响！特别是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竞争激烈的今天，患有道德缺失症的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向善良的人发难，他们觊觎善良人的一切，他们伸出肮脏的手掌，攫取他人利益。

希望我们的人民早日用“一个巴掌拍得响”的道德杀手锏将那些品质恶劣者打入冷宫。

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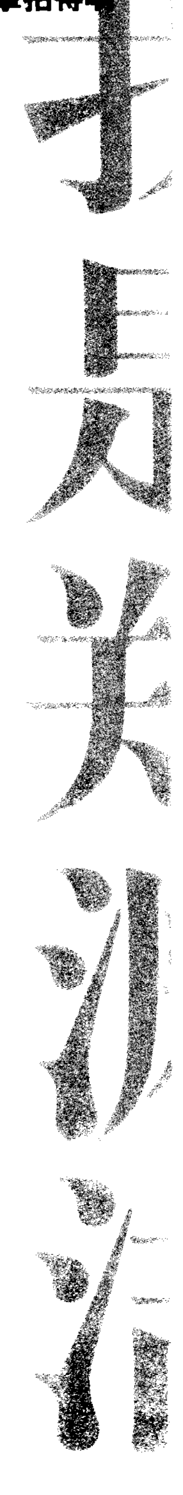
安武林

自弹自唱者，古来有之。这种人，要么是世外高人、世外的隐士，要么就是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

郑渊洁指的是后者。

善良的人，从来不会去坑害别人；但坑蒙拐骗的人，一般都并非善类。

一个巴掌拍不响，主要是指裁判者、审判者、执法者，对



当事人双方的一种评价态度。

简单地说，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是圆滑的处理事情的方式和处世准则。

这很要命。

好人肯定在冤枉之列，坏人的罪责无形之中得以减轻。那么，正当防卫也是一种过错。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旗鼓相当，不能当做判断人行为好坏的标准。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中间立场。要么是，要么非；要么是爱，要么是恨。

如果是两颗心灵的碰撞，那会碰出美丽的花朵。

如果是两个巴掌拍，我们永远要站在正确的正义的这一边。如果他是弱者，那么就一起伸出巴掌。

狠狠地拍向恶人。

天鹅想吃癞蛤蟆肉

时过境迁，今天的天鹅，最想吃的是什么？癞蛤蟆肉。

生命在世，大都想出人头地，风光走一回。万事有捷径，获得人生风光自然也不例外。癞蛤蟆吃天鹅肉，当然是癞蛤蟆一鸣惊人出人头地的捷径。但是作为天鹅，要想卓尔不群，再吃天鹅肉，是无法引人注目的。天鹅终于发现，吃癞蛤蟆肉，是他们一举成名的最佳方式。君不见咱国身为上层社会一员的电影导演，如果拍摄反映上层社会生活的电影，拿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可能微乎其微。作为天鹅的导演，只有拍摄下层社会普通人题材的电影（而且越穷越好），才能在国外一炮走红。于是，众多天鹅纷纷争吃癞蛤蟆肉。一肚子塞满了癞蛤蟆肉的天鹅，笃定获得国外电影节评委的青睐。

国外的王子公主也很时尚，越来越多的王室成员追逐癞蛤蟆，将择偶的目标锁定在民女民子身上。天鹅一旦恋上癞蛤蟆，民众支持率立马直线上升。继承王位后，自然可以高枕无忧地维持君主立宪，世代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受万人瞩目的丰衣足食生活。

吃癞蛤蟆肉，是天鹅获得成功的最佳途径。这叫出奇制胜独辟蹊径。如果您是天鹅，您完全可以大义凛然地蔑视一切天鹅文件凭据，因为您本身真是天鹅，无须再拿文凭作为标签贴在身上证明自己是天鹅。天鹅手持癞蛤蟆的身份证明，愈发让人觉得您是天鹅，比您手持天鹅证书还天鹅，这就是反差的魔力。如果您是癞蛤蟆，自然要不遗余力付出财力和精力获取天



鹅证书，冒充天鹅换取癞蛤蟆吃天鹅肉的好日子。

天鹅吃天鹅肉和癞蛤蟆吃癞蛤蟆肉一样，难以出头。只有跨界吃对方的肉，才能引人注目出人头地。天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想吃癞蛤蟆肉。癞蛤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想吃天鹅肉。无奈癞蛤蟆多天鹅少，天鹅的成功率理所当然就高。怀揣癞蛤蟆证书的天鹅，飞高飞低随心所欲。拥有天鹅证书的癞蛤蟆，应该飞却没有翅膀，只能爬行，受人耻笑。真正的天鹅，都想吃癞蛤蟆肉。不想吃癞蛤蟆肉的，是假天鹅。

（2005年7月14日写于皮皮鲁城堡夏季写作室）

风水问题

安武林

风水这个问题，看来的确是大问题。这一阵子流行这个，那一阵子流行那个。好像文化也一样。

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但风水常常会倒转。

过去是门当户对，才能结成姻亲。现在打了个颠倒，门不当户不对的才能成为时尚。

外国人嫁给中国农民，就是特大新闻。中国姑娘嫁给外国人，就是时尚。想出名吗，来点不一样的就行。

生猛海鲜流行一阵子，后来流行吃野菜。看来人的审美观点，有时候和人的胃口很相似。

流行的，时尚的，有时候会回归古典，这叫做返璞归真。人做的都有道理的，都有哲学依据的。

庄子老婆死了，他鼓盆而歌。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这家伙是不是精神病？但是，他留下的东西成了我们的宝贵文化，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哲学家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很深的哲学意

义的。

灰姑娘变不成公主不要紧，嫁给王子就可以了，身价就上去了。王子没时间体察民情不要紧，娶个山野村姑就可以了，民情天天在身边。

这个世界是很有意思的，就像外国人的新闻观一样，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现在人观念变了，出不了书去裸奔，人家不会说你是精神有问题，而是说你很会经营自己，会制造新闻点。媒体一跟踪，得，出名了。

网络也一样，写东西发表不了不要紧，贴上一部长篇上去，自己没事就去点击，再弄一帮朋友点击，嘿，保证出版社找你。

风水总会转的。但每个人都希望朝自己希望的方向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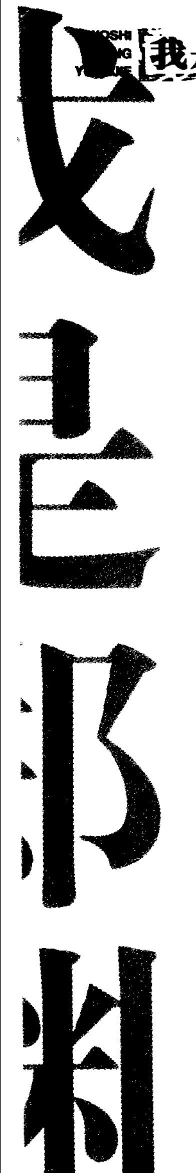
败者王侯胜者寇

从小就从书上获悉，要获胜，胜者王侯败者寇。于是一意孤行地朝王侯的方向努力。待到真的胜了，才发现等待自己的是寇。作家受读者欢迎，可谓胜者。然而获胜后，被盗版书商缠上，作品任人掠夺，胜者眼睁睁看着属于自己的货币改道源源不断流入寇的腰包，只能仰天长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不如当个表面看是败者的同样与书为伍的盗版书商。败者王侯胜者寇。

同为国家体育队队员，获得世界冠军的胜者获胜后因种种原因被除名。未获胜的队员却依然在国家队吃香的喝辣的，败者王侯胜者寇。

自古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中国最著名的借债者非杨白劳莫属，因欠债被债主将女儿逼得白发三千丈。而今世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欠钱的成为不可一世的爷爷，借钱者倒成为诚惶诚恐的孙子。商场卖完了厂家的东西，或者书店卖完了出版社的书，商家或出版社得像龟孙子那样乞求经销商结账。明明是属于自己的钱，要起来却战战兢兢唯唯诺诺，要不到觉得天经地义，要到了就像天下掉下馅饼。八国集团堪称富国俱乐部，每年聚会的议题之一是减免穷国债务，不管减免多少，都会受到指责。事实上，只要你有钱，你就欠了所有人。只要你没钱，就所有人欠你。败者王侯胜者寇。

在俺们脚下的美利坚，总统绝对是两亿美国人民中的最大胜者。然而，一旦荣登总统宝座，在总统任期内，你就成为众



矢之的，成为没有隐私的全裸人，你的一举一动包括偷情，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你的每一分钱收入，都被放在大街上供人辨认其合法性。败者王侯胜者寇。

自从日前孩子养了几只小仓鼠后，观察它们成为我每天的一大要事，还会将它们假设为舒克贝塔。渐渐发现，其中一只体积最小的仓鼠终日受同胞欺凌。我终于看不下去了，去动物商店为那受欺辱的败者购置了豪华鼠舍以及高档食品，单独养，使其过豢上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看着住在豪宅里优哉游哉的败鼠，我一激灵：上帝会不会也有我这毛病？败者王侯胜者寇。

老子云：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的意思是说，只有不和别人争的人，才没人争得过他。由此看来，还是心平气和与世无争的当个败者好。谁让我们三生有幸生活在了败者王侯胜者寇的时代呢。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安武林

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每句话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这是人世间潜在的游戏规则。因为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理，叫做皇帝轮流做。意思是好事不能让一个人占了，人人都有份才行。这是典型的平均主义的思想。

一个人吃独食不行。马季等人合说过一个相声，叫《五官争功》。你要是出人头地，享受一些常人享受不到的待遇，那么你的麻烦就来了。生活中红眼病人比比皆是，你一不小心就会碰倒一大片。如果仅仅是眼红就罢了，但是，倘若这一大群人使绊子，放冷枪，任凭你是多大的英雄豪杰，你都会被搞得



身败名裂，小一点说，也会整得你狼狈不堪。所以，生活中许多经验之谈，就是让人甘于平淡，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的。我们天天喊生态平衡，看来这个心理平衡更重要。没关系，尽管有这么多的风险和坎坷，但人还是渴望成功的。你说穷人有穷人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痛苦。可是，所有的穷人都愿意拿自己的幸福去换富人的痛苦。

人就是这么一种东西。所以，我常常感慨，人这个东西，真不是东西。

赖活着不如好死

不管怎么活着，都比死强。这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流传久远依然显现强大生命力依然赖活着不死的俚语的基本要素。

上个世纪30年代，邻国日本使用武力侵略中国，汪精卫作为中国人没有拼死抗战，他选择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投降侵略军，甚至组织伪政府，为日本侵略者提供支持。这样的赖活着，绝对不如战死。抗日英雄杨靖宇面对日本侵略者视死如归视活如龟，壮烈牺牲。这样的好死，胜过赖活着一千倍。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智者看来，和自由相比，生命显得微不足道。没有自由的生命哪怕住别墅开宝马，都属于赖活着。不如为了获得自由而献身。像李大钊那样，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自由和民主献出生命，这样的好死，不比像猪狗那样吃饱了就感激涕零浑浑噩噩的赖活着强？

一个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民族，最终将被他人奴役，像汪精卫那样，成为没有脊梁的软体动物。我强烈怀疑"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历史上某位皇帝为了维持君主统治炮制出的俚语，这句话被历代封建君主刻意呵护，灌输给老百姓成为他们的生存座右铭。

有一种动物让我钦佩，它的名字叫麻雀。麻雀是世界上最向往自由的动物，几乎没人能豢养成功麻雀。麻雀被人捕获后，不吃嗟来之食，不忍受笼狱之灾，绝食而死。不自由，毋宁死。表面看，麻雀死得傻，实际上，正是麻雀的赖活着不如好死哲

学，导致至今无人豢养麻雀，使得它们的后代受益，永远在天空享受着自由的阳光。我们在任何动物园的牢笼里都看不到麻雀身陷囹圄的不幸身影。前辈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后代肯定先天不足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地狱。前辈信奉“赖活着不如好死”，后代笃定生活在自由幸福的天堂。

活着的意义

安武林

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问这个话的人，是个愚蠢的人；但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是更愚蠢的人。

哲学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哲学。活着就活着呗，有什么意义。相当一部分人会这样回答。

人本身就是动物，是一种喜欢群居的动物。自由对他来说本来是最可贵的，但是，当一旦彻底拥有自由的时候，他又会感受到深深的孤独和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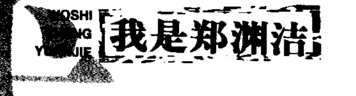
人活着，如果没有意义的话，很可能要被归类为行尸走肉。

活着的意义和活着的价值，是人一生要思考和要去实现的一个大问题。每个人都要交这份答卷。平平淡淡是一生，轰轰烈烈也是一生。我常常听人说，平淡是真，平淡是福，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

人要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为了自己的使命，为了自己的理想，就应该不停地忙碌。幸福就在理想的追求的过程中。

父母的责任就是养好孩子，老师的使命就是教好学生，军人的责任就是站好岗保卫和平。当我们生活在贫困之中，我们的生活就缺乏意义了。

生育孩子是自己的权利，但如果没有养育的能力，最好不



要生育。如果生育了，就要抚养好。其实，在生活中，很少有人是靠父母的基业活着的。

在我的理解，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为理想而奋斗。

驴唇对马嘴

驴唇不可以对马嘴。驴唇只能对驴唇，马嘴只能对马嘴。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以上都是庸人的显著标志。没有一个天才级人物不是驴唇对马嘴的高手。打破常规，将两个表面看完全没有内在联系的事物牛不喝水强按头的联姻，往往能诞生出人意料的果实。

世界上有三种规矩，一种是法律，一种是道德，还有一种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前两种规矩我们必须逆来顺受地老老实实遵守，这是我们得以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后一种规矩，你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这就看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了。如果你的志向就是做一个普通人，那你就务必要按照常规看世界，将你的目光和前人以及现在的大多数人的目光聚焦在一起，马嘴只能对马嘴，驴唇只能对驴唇，世界和你的人生道路一样，永远因循守旧，一成不变。倘若你想成为成功人士甚至推动历史前进的大师级人物，你就不能再按常规出牌，你的目光要离开大家都注视的区域，去看没人注意的地方，那里遍地是真理和黄金。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势不两立的马嘴和驴唇，一旦对接，将碰撞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信奉驴唇不可以对马嘴的人的脑细胞处于近亲繁殖状态，思维越来越僵化，每况愈下。敢于将完全不搭界的两种事物焊接在一起，将苹果这个驴唇和万有引力这个马嘴联系在一起，就能创造历史，推动人类前行。

表面看毫无关联的事物，骨子里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



面看珠联璧合的事物，骨子里同床异梦，相距千里。离得最近的，恰恰形同陌路。离得最远的，天涯若比邻。只要是这个地球上的东西，你都可以随心所欲将它们打乱了重新排列组合，等待你的，将是名垂千古受用不尽的荣誉和财富。世界上的事物就那么多，人口的数量却与日俱增，狼多肉少，就看谁先下手让驴唇对马嘴了。

创造力

安武林

人的创造力是石头上开出的花朵。

石头上开出的花朵就是人的创造力。

创造力就是让不可能的东西变为现实，让毫不相干的东西发生亲密的关联。

想别人没想过的，做别人没做过的，这是具有创造力的人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这些人，一般都是高度冷漠的人，只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些人，一般都是疯狂而又充满浓烈激情的人，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自己的事业中。

即便他们在休息，那也是在思考。

我喜欢看传记，传记实际上就是对一个人物创造力的探究和追寻。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有传记才能够比较好比较完整地记录一个人创造力展示的过程，也能显示出这些人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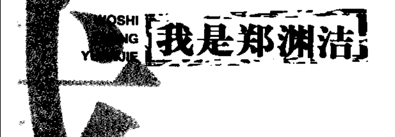
创造力实现之路，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光荣之路。也许，巨大的孤独和寂寞，巨大的误解和偏见，都会在你的路上纠缠你。但是，那些有创造力的人，从来不会在乎这些东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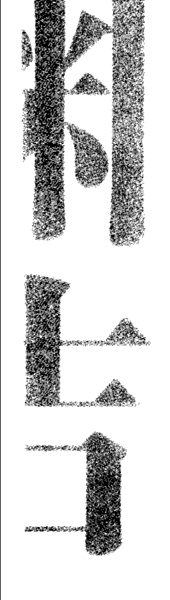
响鼓不要用重槌

用响鼓形容人，应该是天才级人物。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就在于他的与众不同。天才人物的父母和老师不一定是天才，不是天才，就意味着可能是随波逐流之人。随波逐流之辈使用重槌击打天才，后果是什么，不言而喻：葬送天才。

2005年6月22日，中央电视台安排我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和美国生命起源大师级科学家米勒进行跨界对话。其间我问米勒：“如果家长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大科学家，他们应该怎么样做？”米勒说：“不要约束孩子，让其自然发展。”管束和束缚是对创造力的制约，重槌是严加管束的代名词，如果是不响的鼓，您用重槌击打无妨，反正也不是好鼓，击破了无碍人类进程。倘若您家三生有幸降临了响鼓，您万万不可使用重槌击打，以免延缓人类的前进步伐，也断送了您给诺贝尔奖得主当爸爸的殊荣。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判断孩子是响鼓或是非响鼓呢？根据以往的经验，天才级人物在儿时大都属于“呆傻型”，比如爱因斯坦5岁才会说话，爱迪生只上了一个月小学就被劝退，理由是智商太低。如果您的孩子具备上述特征，您就要小心翼翼地呵护他了。如果您的孩子对家长和老师的话言听计从，乖得不能再乖，从小就像成年人，考试一丝不苟，对于前人发明的知识顶礼膜拜，基本可以断定这是一只不响的鼓，用不用重槌敲打，您尽可以随心所欲。

最后我想给“重槌”重新下一个定义。真正的重槌，是鼓





励。鼓励能将白痴变成天才。从这个角度说，响鼓可以用重槌。

（2005年11月22日写于北京皮皮鲁城堡）

人的差异

安武林

人的差异是很大的，我们看人的时候，常常会说：这个人怎么和别人不像呢？

很简单，也就是说他的一切不合乎我们常人的规范，或者说不合乎世俗的要求。

一般而言，大凡普通人，差异性是很小的。那些天才是另类的。

茨威格在《与魔搏斗的人》中曾经说道：那些天才的精神病，是一种超级的健康的形式。

天才自有天才的表现方式。如果我们用常人的眼光打量这些天才，那么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人，要么是傻子，要么是疯子。

总之，不可思议的一群人。然而，一个时代有几个天才？

非常遗憾的是，每个天才的成长都是坎坷异常的。他们经常要接受人们的敲打和质疑，甚至是压迫和虐待，遭受偏见和歧视。

天才通常都是很敏感的人，敏感得惊人。也许，一个包含着善意的责备的目光轻轻一点，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重槌击不得。

因为，他们比常人还要脆弱得多。

种瓜得豆，种豆得瓜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听上去天经地义，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心想事成的人是少数，事与愿违的人是多数。有英国科学家研究证明，对孩子进行性教育，5岁是最佳年龄时段，在这个年龄，孩子将性和其他事物一视同仁，并未另眼相看。此时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从此孩子对性就没有好奇心了。没有好奇心，就不会产生探索的欲望。有的家长担心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会导致孩子心理不健康，他们对孩子封闭性知识，以为这样孩子就会一生纯洁无瑕，种瓜得瓜。殊不知在传媒超级发达的今天，各种信息如天罗地网般将所有人笼罩其中，孩子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一旦他们接受了性信息，由于一无所知，马上会好奇进而探索，甚至误入歧途。对于家长来说，意味着种瓜得豆。

还有的家长眼睛只盯着孩子的考试分数，或者只看重孩子的知识摄入量，忽视保护孩子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财富之源，不管干什么，只要拥有想象力，就能事半功倍。想象力丰富的人爱联想，所谓联想，说白了就是走神。爱走神的人，考试时容易败走麦城。家长将孩子调教得精力集中了，考试拿高分了，想象力也许就被扼杀了。考试分数和想象力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家长以为自己是在种瓜，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会发现得到的是豆。

这个世界，越来越无章可循，内在规律显现出无政府状态，如果依然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待您的，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想象力是人类最大的财富

安武林

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这是爱因斯坦的话，但是很多人并不以为然。原因是：知识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想象力太虚无，根本无从把握。

人是很功利，很现实的。在对待知识和想象力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人们相信知识，而却不相信想象力。再说，想象力通常是反常识，反经验的。

爱迪生小时候孵小鸡的故事，人人都知道。如果他后来不是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发明家，那么他的举动，很可能就是一个滑稽而又失败的例子了：看看，不好好学习吧，只知道玩，结果学习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我们对于知识有太多的信任和信赖。而对想象力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从更大的意义上说，一切的知识都是想象力的产物。

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其实，很多很多都是多余的。可能一生都用不着。大多数知识，都是来维系常识和经验的。几乎没有一种知识是为想象力服务的。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规范教育。规范教育就是对想象力的一种规范。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像飞机那样飞翔，而不能像小鸟那样飞翔。

想象力是人类最大的财富。可是，在生活中谁也没有把想象力当做最大的财富来对待。

女儿很小的时候，画了一个蓝色的太阳。太太说，太阳是红色的。我说，有时候是绿色的。当我们再想不出来其他的色彩，当我们的认识只有一种色彩的时候，人类就只剩下可怜的知识了。而想象的翅膀，永远被剪断了。

勃克郑渊洁



世界本来很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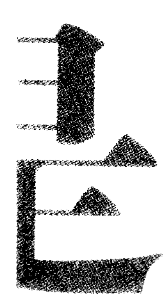
前几天参加吉祥物动画片剧本研讨会，一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这几天做梦都梦见此事。开会前，工作人员将笔记本电脑链接在投影仪上，然而，不管怎么调试，投影仪都无法将图像粘贴在墙上。工作人员给专家打电话，专家遥控她检查视频线音频线总之检查一切和投影仪笔记本有关的线路，就差把笔记本和投影仪大卸八块了。我坐在投影仪附近，我也帮着支招儿。亚旗是投影仪爱好者，我甚至准备给他打电话咨询。我还想，是不是这台笔记本里的软件不支持这台投影仪。就在让遥控的专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在场的一位先生说："把投影仪的镜头盖拿下来就行了。"于是投影仪立刻将影像和墙上的幕布联姻。

世界本来很简单，是我们把世界弄得越来越复杂。我在作品里有一句话："伟人把复杂的道理弄简单。小人把简单的道理弄复杂。"

精彩导读

格言：格言是智慧的产物，是经验的结晶，是思想的孩子，郑渊洁的作品中的精华部分——格言，完全可以抄在日记本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用上。作为谈资，用上几句（你可





以违心地把郑渊洁的名字涂去）必然能显示思考和学问；而在写作上用上几句，就可以使文章变得有点力量。其实，看看《蒙田随笔》，我们就能知道格言警句是多么妙不可言的一件事情，而蒙田本人被人冠以"思想家""哲学家""作家"的称谓，没有其中的格言警句，蒙田的随笔的精彩度就会大打折扣。

郑渊洁的格言：伟人把复杂的道理弄简单。小人把简单的道理弄复杂。



无事生非找麻烦

我第一次见桶装饮水机是在1995年，当时到一家售楼处，售楼小姐从饮水机里给我倒水喝，我感到神奇，记下了那桶装水的联系电话，我还记得那水的牌子是水中王。然后我就开始喝桶装水，当时一桶35元。我用过几台饮水机，没有一台出过故障，其中某台饮水机使用了7年。去年6月28日，我在汽车里听收音机，一位卫生专家说饮水机不能长期使用，会滋生病菌，应该每三年换一台。他还说喝水是大事，马虎不得。我掐指一算，我当时使用的饮水机已经用了三年，敢情里边的袁猎猎（病菌）已经铺天盖地。2005年6月29日我到商场挑选新的饮水机，一服务员向我推荐一个牌子的饮水机。我当即花320元买了一台立式温热饮水机。今天我更新勃克后，想喝水。于是到那饮水机旁接水，发现从热水水龙头里出来的水是凉的，红色指示灯亮着，表明饮水机在加温中。根据以往的经验，即使饮水机在加温中，水也是温的，而现在却是凉的。我在饮水机旁等了一个小时，红灯一直亮着（绿灯亮表明水开了）。又等了一个小时，红灯风韵犹存，水还是冰凉如初。我翻出购物发票和说明书，看到保修一年。买它时，售货员给我在小票上写了维修电话，我打电话，无人接听。我依据说明书上显示的服务热线打到外地的某城市，里边说升位了，请在什么号前加拨8。我链接了8后再打。对方说你打的号码改变了，请重拨什么什么。我再打。终于听到声音了。对方问我什么事。我说什么什么事。对方说给你一个北京办事处的电话。我由外来长途电话再转回本市户籍电话，办事处问明我的所在地，给了我管片维修电话。我再打。维修处问我怎么了，我说怎么了。她说你是有压缩机的还有没有压缩机的。我说我不懂。她说那你



去看看饮水机后边是什么样。我赶紧下楼看饮水机身后。验明正身后，她说明天来人维修。我说我明天不在家。她说那你什么时候在？我说我今天在。她说今天没人去修。我说那就以后我有时间再说吧。我找出去年6月29日淘汰的饮水机，重新启用。将新饮水机放进储藏室。我觉得我去年听了一次广播节目就更换饮水机属于无事生非，现在是自食其果。其实，桶装水没有自来水安全，自己烧开的水，最踏实。喝别人过手的水，很危险。别的不说，我家保姆的哥哥在北京一家送水站当送水工，那水站没有厕所。到了半夜，送水工都是在空桶里撒尿。反正我家保姆听了她哥哥的话后坚决不喝桶装水了。

精彩导读

消费者：郑渊洁是个特殊的消费者，这种特殊性在于他是个名人，在于他是一个特别能维护自己权益的消费者。郑渊洁不止一次在作品中痛斥奸商坑害消费者的行为，无论是在虚构性的作品中，还是在写实性的作品中。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如果郑渊洁本人不忙的话，国家消费者协会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完全可以聘这个喜欢较真的人当监督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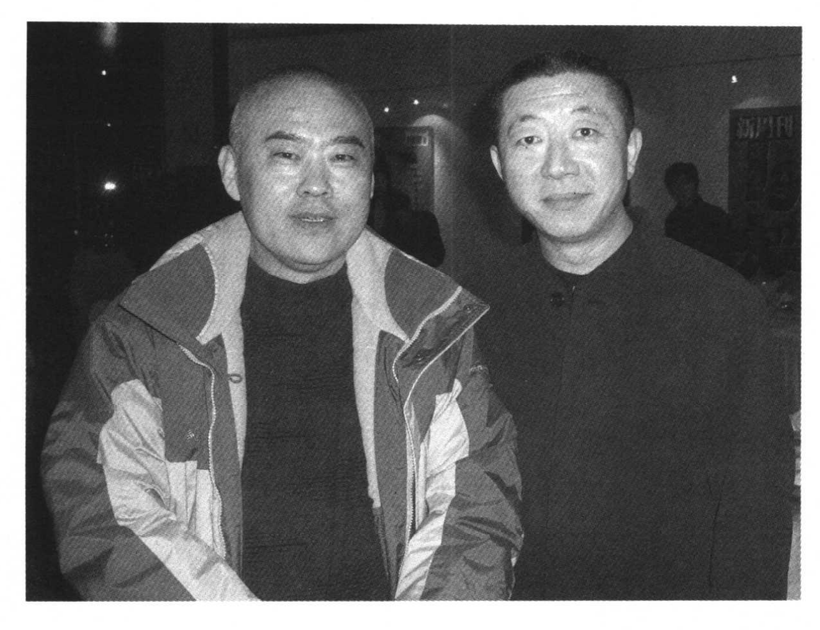
什么时候取消儿童文学

见到奥运射击冠军杨凌，他说由于2008年奥运会取消了他的射击项目，他就提前“下岗”了。我比较羡慕他。什么时候取消儿童文学项目呢？这样我就可以下岗了，去写其他文学。其实，严格说，儿童文学是指父母讲给不认字的孩子听的那部分故事。孩子认字后看的书，应该统称文学。我小学二年级开始看繁体字竖排的《三国演义》，因为我这个8岁的儿童看了，《三国演义》就变成儿童文学了？近年来美国出现了成年人看童书的热潮，值得思考。杨凌的幽默让我想到了姚明的幽默。姚明刚到美国时，奥尼尔放话说：“要让姚明尝尝我的手肘的厉害。”美国记者就此问姚明。姚明说：“奥尼尔的手肘看上去有很多肉，撞人应该不会太疼。”姚明的幽默和调侃让美国人对他刮目相看。当然，在没有幽默感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这句好像有点绕），您最好别幽默和调侃。对牛弹琴很可能被牛伤害。

精彩导读

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争议。但是，国内和国外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国外的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普遍比国内的读者对象年龄小。儿童文学是和儿童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只要把儿童的定位弄准，儿童文学的定位自然就准确了。郑渊洁所说的什么时候取消儿童文学，并不是一个噱头，而是有很深的感触。我以为他的出发点在于：一个儿童可不可以看成人书（假如可以，那么他写的成人内容的文章，就不应该遭到质疑）？一个儿童文学作家

可不可以写成人的东西（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指责他就是毫无道理的）？他实际上还表达了一个观念，应该强化文学的意识，把儿童文学放进文学的大系统内。



我要演坏蛋了

2005-12-13

张前是我喜欢的导演，他导演的电视剧《和平年代》《亮剑》我都爱看。最近我对他说，我从小就想演坏蛋，都50岁了，还没实现理想。张前说一定满足我的愿望。他说你最想演什么坏蛋？毒枭？黑老大？贪官？我说就演一个色狼教师吧，我们太需要这样的电视剧给孩子打预防针了。

送孩子入美国籍的最捷径

刚从央视12频道录节目回来。一对中国夫妇在10年前将刚出生的女儿遗弃在杭州西湖边。女婴被好心人送到孤儿院后，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现在，遗弃女儿的中国夫妇想见已经是美国人的女儿。父亲到了节目现场，想象自己见到女儿会抱头痛哭。我问那遗弃女儿的父亲，假如你当年遗弃的女儿被捡破烂的老汉养大，现在她跟着"爸爸"也捡破烂，你也这么急着想见女儿吗？他说是的。我又想，那么多中国家长的奋斗目标就是让孩子入美国籍，其实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在孩子出生后就把他或她放在孤儿院的台阶上。十几年后，去纽约认亲。

精彩导读

错误：每个人都可能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是，有的错误可以改正，有的错误是不能改正的。比如说，像杀人这件事情，后悔认错有什么用？像父母遗弃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和杀人的性质是一样的，同样是不能改正的错误。郑渊洁倒是辛辣幽默，骂人不见唾沫星。这篇勃克内容，倒让我想起了李敖的一篇文章（他把女儿送到了美国，遭到人的讽刺，他激烈地予以还击），二者想表达的意思，倒有些一致。

昨天吃了一顿震撼的午餐

昨天中午，北京某大厦总经理韩先生请我到该大厦吃饭。这顿饭，吃得我肝胆震撼。韩总自始至终陪同我们，但是他的面前只有一杯白开水。我问他为什么不吃饭，原来韩总信佛，吃素，而且经常不吃饭。今天是他不吃饭的日子。这些年，经常有信佛的读者给我寄佛书，其中1995年收到的一本名为《五福临门》的书被我放在床头，时常翻阅。饭后，韩总送给我一些佛书还有佛珠。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还想，如果各级老总包括官员都吃素，能为国家省下多少钱？我吃素，是迟早的事。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信仰：一个人没有信仰，生活是混乱的；一个国家没有信仰，秩序是混乱的。



一个传奇故事

1974年，一个姓于的男性青年被分配到河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由于他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领导就将他分配到“不重要”的部门《向阳花》编辑室当编辑。1978年，于编辑收到一个北京工人写的寓言诗《壁虎与蝙蝠》，于编辑认为很有水平，就给编发在1978年第4期《向阳花》上，成为那位工人发表的第四篇“处女作”。于编辑全名叫于友先，他从《向阳花》的编辑一路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那位工人叫郑渊洁，他的最光辉业绩是2005年创办《勃克郑渊洁》，不到两个月点击量逾100万。前天见到于友先，我们感慨万千。我对他说，我收藏了所有编辑给我的退稿信或者用稿信，你当年给我手写的用稿信我还留着。于友先对这封信表示出很大的兴趣。我说你出价买吧。于友先现在是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总在感慨中。





比 18 年前那次突破 100 万更高兴

1985 年，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创刊。1988 年，《童话大王》每期印数首次突破 100 万本。2005 年 11 月 13 日，我在新浪网创建《勃克郑渊洁》，2006 年 1 月 7 日，《勃克郑渊洁》点击量突破 100 万。和 18 年前那次突破 100 万相比，这次我更高兴。因为这次我的读者没花钱就看了我的作品。我准备将《勃克郑渊洁》像我一个人写《童话大王》那样写 21 年，每天更新不辍，回报读者。



能制造一点响动的人，总是有想法的人。有想法的人，总是值得钦佩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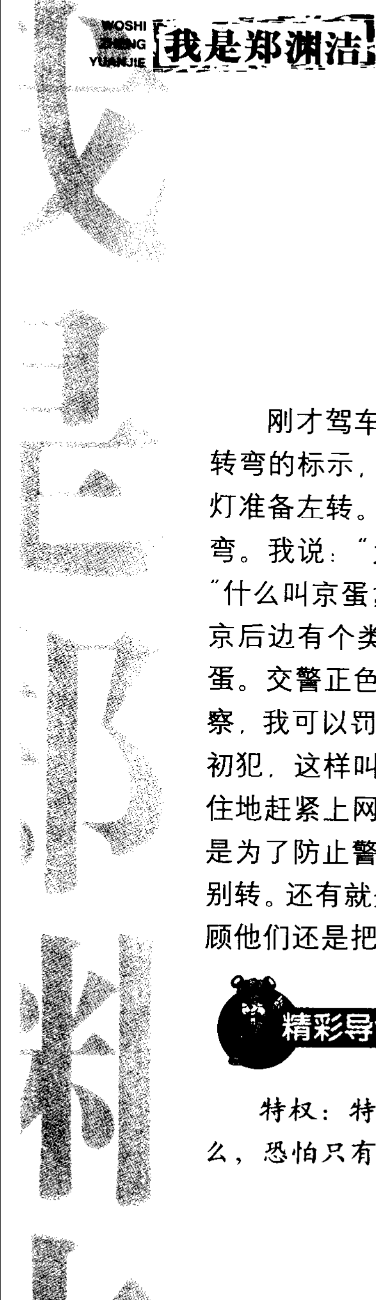


比18年前那次突破100万更高兴

2006-01-07

1985年，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创刊。1988年，《童话大王》每期印数首次突破100万本。2005年11月13日，我在新浪网创建《勃客郑渊洁》，2006年1月7日，《勃客郑渊洁》点击量突破100万。和18年前那次突破100万相比，这次我更高兴。因为这次我的读者没花钱就看了我的作品。我准备将《勃客郑渊洁》像我一个人写《童话大王》那样写21年，每天更新不辍，回报读者。从《勃客郑渊洁》突破100万之日起，我将在《勃客郑渊洁》推出《郑氏胡说新浪网头条新闻》，由我每天“胡说”（点评）新浪网新闻中心当天的头条新闻。

（声明:《郑氏胡说新浪网头条新闻》的传统媒体刊登权全部被《童话大王》和《皮皮鲁》买断，图书专有出版权已经被某出版社买断。）



由于不会英语，险些被判交通违章

刚才驾车从郊区进城，在一个十字路口，我没看见禁止左转弯的标示，我看见我前边的一辆汽车打了左转灯，我也就打灯准备左转。这时，一位交警过来对我说，此路口不可以左转弯。我说："为什么前面那辆京蛋左转弯你不管？"他问我："什么叫京蛋？"我认不全英文字母，前边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后边有个类似于阿拉伯数字的零，我一直管这样的车叫京蛋。交警正色道："那是公安局的车，叫京欧。你涉嫌诬蔑警察，我可以罚你。念你初犯，这次算了。"我忙坦白："我不是初犯，这样叫了几年了。"警察笑了，挥手让我直行。我到了住地赶紧上网查京蛋，果然是警方的车，而且今年就取消了，是为了防止警察耍特权。平生最怕双重原则，不能左转弯就都别转。还有就是外国使馆的汽车怎么违章警察都不管，这是照顾他们还是把他们往阎王殿送？

精彩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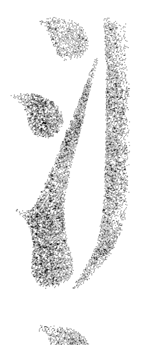
特权：特权就是贝塔开的坦克。至于坦克里面装的是什么，恐怕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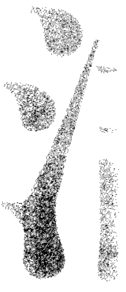
人是缺什么吆喝什么的动物

最近在我的勃克上经常看到朋友们“指责”我衣服太少，翻过来倒过去就那么一两件。我一个季节一般只有一件衣服，穿坏了才更换。在穿衣上，我奉行从一而终。这可能是由于我在其他方面齐头并进的事情太多，想从穿衣上将功赎罪，以求心理上的平衡。衣服多的人，大概属于在其他领域从一而终目不斜视，只能通过随心所欲更换衣服达到心理平衡。告诉觅偶的年轻人一个诀窍，如果你的异性朋友在一个季节里有很多衣服，这样的人，会和你白头到老。反之则相反。人是缺什么吆喝什么的动物。这和贩卖正直的人绝对不正直一个道理。

精彩导读

心理学：作家都是心理学家，只不过他们不写心理学学术著作而已。所以，把文学作品当做心理学来阅读，那么我们就会获益匪浅。因为，那个时候，细节就是最重要的了。这篇勃克，就是从着装的角度来透视人的心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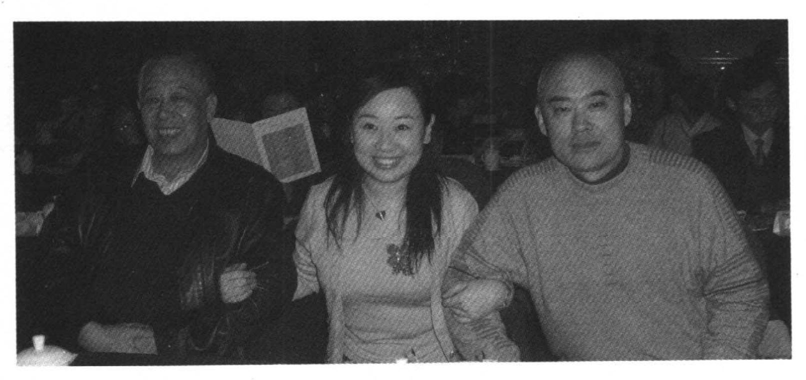


只要有孩子，你就应该是演员

很多人羡慕演员。其实，只要你有了孩子，你就应该是演员。孩子的模仿能力超强，是任何奥斯卡影帝影后望尘莫及的。从孩子出生起，父母就要当至少18年演员。演员有两种，本色演员和演技派演员。如果你想让孩子和你一样有出息，你就当本色演员。如果你想让孩子比你有出息，你就当演技派演员。比如你不爱看书，但是当孩子在场时，你要煞有介事地捧着一本书看（孩子不认字时，你可以看色情小说。孩子认字后，你就要看严肃读物了）。使孩子从小对读书产生崇拜心理。再比如你不是孝子，但是为了使你的晚年有人孝顺，你要当着你的孩子孝顺你的父母，有了好吃的，先给你父母拿去。教育孩子的根本是身教。闭上你的嘴，抬起你的腿，走你的人生路，演示给你的孩子看。孩子是父母行动的产物，不是言论的产物，任何夫妻光说不做是不可能有孩子的。用行动缔造的生命，降生后，绝对重行动轻言论。

精彩导读

演员：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是演员。区别在于郑渊洁所说的本色演员和演技派演员之间的区别。这篇勃克，郑渊洁强调的是父母如何教育孩子。父母教育孩子，就是这两种方式：一种表演给孩子看，一种是做给孩子看。对于那些有责任心的父母而言，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大智若愚文兴宇

2005-12-29

我爱看《我爱我家》。印象最深刻的，还要算文兴宇。我认为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喜剧演员之一，用四个字形容他比较恰当：大智若愚。我最怕大愚若智的人。

我最喜欢的电影女演员

2005-12-18

我喜欢看电影《青红》，喜欢女主角高圆圆。我是她的粉丝。昨天下午，我在一个摄制组的休息室休息时，编导推门进来问我："高圆圆想见你，行吗？"我没反应过来，说："读者？签名？"编导说："是读者，也是演员，演《青红》的。"我难以置信能见到偶像。高圆圆进来了，她挺激动，向我述说小时候她看我的书的经历，如数家珍。我也向她陈述我看她电影的经历。从前她是我的粉丝，现在我是她的粉丝。我希望我现在的所有粉丝，将来都给我让我当你们的粉丝的机会。我从车上找出最新出版的《皮皮鲁》杂志签名后送给她。



郑渊洁的名言

100分把童年变成100岁。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6卷

评点：童年的消逝，童年正在消逝，人类的童年在消逝，触目惊心。还孩子一个真正的童年，请保护人类的童年。地球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童年生存环境遭到的破坏比地球遭到的破坏程度更为严重。

当官的乐趣不在于说对了部下听，而在于说得不对部下也得听。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9卷

评点：官就是那种用权力说话的面具，发出的通常不是人的声音，一会儿是猫叫，一会儿是老鼠叫，他们津津乐道。无论是大象还是老虎，都不得不听他装神弄鬼。

如果一个国家的孩子说大人话办大人事，这个国家的大人准说孩子话办孩子事。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27卷

评点：自然规律，辩证思想，也是社会规律。

不会摇尾巴的狗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生存的，除非你不当狗。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0卷

评点：在精神病院里面，正常人必须变得不正常，否则，他无法在其中生存。

电视台如果说真话就是光临观众家的天使，如果说假话就是夜入民宅的小偷流氓强盗。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1卷

评点：媒体是社会的良心，如果它发出的是真实的声音，它代表的就是正义和公正；如果它发出的是虚假的声音，那么它代表的就是邪恶和黑暗。

孩子把玩具当朋友。成人把朋友当玩具。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5卷

评点：经典之论，两个世界。孩子有理想和梦想，成人有现实和功利。

人类中凶恶的人比最凶恶的动物还凶恶。人类中善良的人比最善良的动物还善良。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29卷

评点：人就是弹簧，要么自己舒展，要么被外力拉长，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人的品质是由什么构成的。

没有距离就没有崇拜。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8卷

评点：距离产生神秘感，神秘又产生敬畏感，而崇拜如果不是和自己的理想有关，那么就是一种无知的迷信。



腰缠万贯是另一种穷。一贫如洗是另一种富。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9卷

评点：夏天的寒冷和冬天的温暖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过去，是从土地里找财富的时代。现在，是从人的大脑里找财富的时代。从人的大脑里挖掘财富的最好方法就是使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开发学生的智力。

哪个国家的教育方法科学，哪个国家就占了便宜，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比别人快。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30卷

评点：人类文明的进步，与人类受教育的程度有关。所以说，全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无形之中就会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的快慢。

女性有两个特点：衣服再多，也觉得自己没衣服；姿色再少，也觉得自己有姿色。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卷

评点：一针见血，切入本质，此妙论和李敖论女人的妙论可以相媲美。合格的教师和父母的标志：发现孩子的优点，告诉他什么地方行。

不合格的教师和父母的标志：发现孩子的缺点，告诉他什么地方不行。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5卷

评点：孩子需要鼓励，而不是处处需要指出缺点。一个童年处处受挫的孩子，未来是不自信和优柔寡断的。

飞机是穿梭在天上的十字架。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14 卷

评点：是让上帝口水直流但始终享用不上的供品。

有人高兴，就必定有人痛苦。有人痛苦，就必定有人高兴。这就是人类。这就是生命。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3 卷

评点：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萨特说，存在就是合理。

越是丑陋的人，越怕别人说他丑陋；越是完美的人，越爱说自己不完美。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14 卷

评点：人性的高贵和卑劣。

差生是差老师和差家长联手缔造的。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16 卷

评点：一种可悲的共谋，更可悲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罪魁祸首。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是把简单的道理往复杂了说、把听得懂的话往听不懂了说的场所。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28 卷

评点：此乃人类的毛病，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却不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从生态平衡角度看，小草和人类一样重要。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7卷

评点：所有的生命都是重要的，都是值得尊重的。

铁饭碗的真实含义不是在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有饭吃。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6卷

评点：手艺人到哪里都是靠手艺吃饭，而铁饭碗就是一棵树，离开这个坑就会饿死。所以说，真才实学和真正的本领是最重要的。

达到极限后再提速，只有死路一条。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24卷

评点：拳击场上表演的，正是这一条真理。

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就看这个国家的孩子是不是真心喜欢上学。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22卷

评点：精辟。一个国家未来的前途就是由孩子们决定的，所以，他们的行为和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

吝啬的真实含义不是舍不得花自己的钱，而是舍得花别人的钱。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21卷

评点：辛辣。绕着弯儿骂了一次吝啬的人。

时间能消除一切仇怨。在时间面前，世间的一切仇恨都显



得微不足道和软弱无力。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13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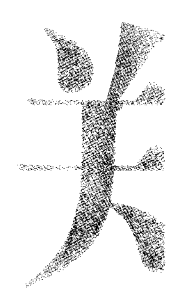
评点：时间能改变一切，绝不是一句无关痛痒的话。



太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把光明撒向人间的同时不让任何人接近它。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18 卷

评点：慷慨无私，不求回报。一心一意，拒绝惊扰。



在游戏规则不健全的地方，最不保险的事就是买保险。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25 卷

评点：没有游戏规则或者说游戏规则不健全，人们才错误地把买保险当做一种游戏规则。

标榜自己淡泊名利的人本身就是在捞取名声。摆出捍卫真理架势的人捍卫的绝对不是真理。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17 卷



评点：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

写回忆录的本质是自己给自己整理遗容。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18 卷

评点：没有遗容可整的人，一般在遗像上下工夫。

老虎没有虎性就不吃人了。人没有人性就吃人了。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16 卷



评点：机智往往不是源自口头，而是思想。

生的时候自己用哭声宣告问世，死的时候别人用哭声为你送行。悲剧是贯穿人生始终的主旋律。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25卷

评点：宿命的思想中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能有此认识才能写好自己的一生，多争取一些发自内心的哭声。

如果好人怕警察，这国家就出毛病了。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4卷

评点：出的毛病大了。

有没有国家承认的学历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国家承认的能力。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26卷

评点：有学历的白痴和没有学历的人才不可同日而语。

可以分享别人的喜悦，不可以分享别人的成就。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13卷

评点：不拿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拥有大学文凭的真正含义是好找工作，而找工作的真正含义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大学文凭实际上是加入打工族的特别通行证。没有大学文凭的真正含义是不好找工作，不好找工作的真正含义是逼迫自己创业当老板。因此，没有大学文凭实际上是进入老板序列的特别通行证。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26卷

评点：一种别致的认识和特别的体验，是郑渊洁自己的人



生总结。

撑死的鱼比饿死的鱼多。涝死的花比旱死的花多。富死的人比穷死的人多。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21 卷

评点：贪婪是人大恶之根。

最难过的，是好日子。最容易过的，是苦日子。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27 卷

评点：平平淡淡才是真。苦日子，清净；好日子，烦恼。

真理在刚刚问世的时候都是胡说八道。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25 卷

评点：说明人的目光短浅，判断事物不敏感。

如果全是老姜，将是一个何等辛辣的社会。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27 卷

评点：那就谁也闻不到谁的味道了。

地球是行驶在宇宙中的泰坦尼克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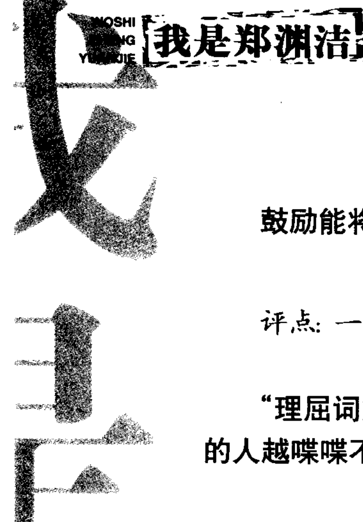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32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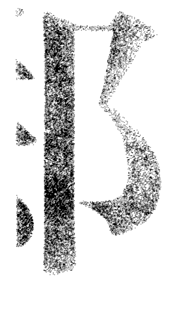
评点：随时都有触礁的可能性。是一种危急意识的显现。

没有军队可能就没有和平，有了军队可能就有了战争。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31 卷

评点：一个事物的两个极端的表现。







鼓励能将白痴变成天才。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32卷

评点：一种教育理念，是每个孩子通向成功之路的铺路石。

“理屈词穷”已经过时。如今是理屈词富的时代。越是没理的人越喋喋不休。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33卷

评点：能摇晃的瓶子都装的是半瓶子墨水。

当官的品质富有，老百姓的钱包才能富有。当官的品质贫穷，老百姓的钱包肯定贫穷。

——摘自《郑渊洁童话全集》第31卷

评点：真心想着天下百姓的官，应该把此条作为座右铭。

郑渊洁和郑亚旗对话录

1993 年某日

郑渊洁：今天你不用上学了，一会儿我给你的老师打电话，说你不舒服。

郑亚旗：这星期就今天的课能听，干吗不让我去？我没什么不舒服。

郑渊洁：孟亚辉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他要带我去清华大学看计算机，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推辞了，今天上午去清华大学。你跟我去吧，我觉得你去看计算机，比上学有用。

（注：孟亚辉是郑渊洁的挚友，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现为《北京文学》副主编）

郑亚旗：（不大情愿）好吧。

（郑渊洁驾车同郑亚旗到和平门接上孟亚辉，到清华大学一电脑公司参观，孟亚辉的IT界朋友向郑渊洁父子介绍计算机，这是郑渊洁父子第一次接触计算机。郑亚旗立刻被计算机迷住。）

郑渊洁：怎么样？

郑亚旗：还行。

郑渊洁：我看刚才他们演示的电脑游戏有点意思。学习软件没什么意思。

郑亚旗：我也这么想。

郑渊洁：需要吗？

郑亚旗：要。



（郑渊洁向该公司咨询如何购买个人电脑，答复在这里就可以购买组装的个人电脑。每台售价两万元。次日，郑渊洁为郑亚旗购买第一台个人电脑。）

评点：郑渊洁很有意思，教自己的儿子撒谎。一方面，这个望子成龙的家长非常现实，和所有的父亲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到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本身对那种循规蹈矩的教育充满了不信任感。正如他在随笔中发出的对校园教育的种种感慨一样，如果儿子一路上学下来，一、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二、不知道会把儿子培养成什么样子。在前面的随笔中，我们已经知道了郑渊洁此次给郑亚旗买电脑以及郑亚旗后来在电脑方面弄出了一点名堂，足以见郑渊洁这位父亲是明智的，也有超前意识。

1994 年某日

郑渊洁：国际展览中心有个计算机展览，今天你不用上学了，咱们去看展览。

郑亚旗：（迟疑）这个星期，你已经给我请了一次假了。老师说，我怎么老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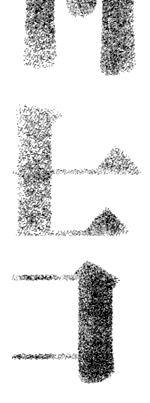
郑渊洁：下次她再这么说你，你就说，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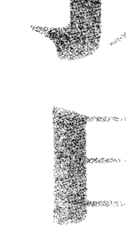
郑亚旗：你小时候敢这么跟老师说话？

郑渊洁：不要和我顶嘴，要听家长的话。我这是为你好。去看计算机展览，比上学有用。

郑亚旗：好吧。你一会儿给老师打电话请假时，别老说我不舒服，换个理由。上次老师就问我哪儿不舒服。

郑渊洁：你就说心里不舒服。






郑亚旗：我不敢。

（郑渊洁父子到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参观计算机展览。郑亚旗对一家名为瀛海威网络公司的展台发生了兴趣。）

郑亚旗：我想办理上网手续。

郑渊洁：什么叫上网？

郑亚旗：把世界上的计算机连在一起。

郑渊洁：用绳子？连在一起做什么？

郑亚旗：用电话线。玩啊。



郑渊洁：玩什么？

郑亚旗：一起玩游戏。聊天。

郑渊洁：不用打电话，就能跟别人交流？

郑亚旗：好像是。

郑渊洁：办手续吧。

（由于郑亚旗当时11岁，没有身份证，郑渊洁用他的身份证给郑亚旗办理了马甲注册登记，郑亚旗成为瀛海威的注册会员。）



评点：郑渊洁又一次教郑亚旗撒谎，儿子处在对老师和家长的敬畏之间，谁也得罪不起。看看这个郑渊洁，真是个慈眉善目的“大灰狼”，威逼利诱让儿子上“道”，让儿子上了他为儿子设计好的人生之道。郑渊洁绝对是一个聪明透顶的人，不仅脑子好使，而且有超前意识，善于接受新事物。可是，在儿子面前，他却显得呆头呆脑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上网。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已经预言了人类的未来，就是年轻人说了算，他们接受事物敏锐，应该给更大的人当老师，因为人类的经验已经不起作用了。郑渊洁父子的对话，似乎已经透露出这种气息了。





1995年某日

郑亚旗：你应该使用电脑写作。

郑渊洁：不可能。我学不会五笔字型。

郑亚旗：你可以用拼音输入。

郑渊洁：童话。我写作时，比如我写皮皮鲁，我要想，p—i,皮，p—i,皮，l—u,鲁，每个字蹦出来那么多，我还要像侦探破案那样用火眼金睛筛选，还怎么构思故事？

郑亚旗：熟练就行了。你开车时，每个动作都要经过思索？

郑渊洁：开车是熟练工种。

郑亚旗：用电脑打字也是熟练工种。我看你天天这么拿笔写太累。

郑渊洁：拿电脑写更累，p—i，皮。

郑亚旗：拿电脑写，能增加写作的乐趣。我觉得你骨子里对理工科很感兴趣，比如你特喜欢修飞机。你用电脑写作，会有工程师的感受。你小时候是不是拼音特差？

郑渊洁：谁说的？我上学就数汉语拼音学得扎实。

郑亚旗：我不信。

郑渊洁：不信你考我。

郑亚旗：就在电脑上考。我出题，你敲键盘上的字母。你打"电脑"，先打"电"。

郑渊洁：既然打，就打句有意义的话，我打"分数不重要"吧。

郑亚旗：不行，这属于作弊。这是你的口头禅，你肯定早就把它的拼音背下来了。

郑渊洁：那好，我就打"电脑"。d—i—an,电，d在哪儿？







郑亚旗：在这儿。

郑渊洁：i呢？怎么设计的，干吗离这么远？an麻烦了，还是夫妻，得两个一起打。我说没法用电脑写作吧，一个电，就折腾半天。n—ao，脑。

郑亚旗：你的拼音还真行！

郑渊洁：当然，我学拼音时，赵老师净表扬我。

郑亚旗：你再打个皮皮鲁试试。

郑渊洁：p—i，皮。哎，怎么皮皮鲁不用选，自己跑出来了？

郑亚旗：估计编这个软件的人是你的读者，编程时，把皮皮鲁作为词组编进去了。

郑渊洁：（兴致大发）有这等事？我再试试鲁西西。也有！

（从此，郑渊洁弃笔改用电脑写作，创作欲望空前高涨，最多的一天，写了两万多字。乐此不疲。）

评点：儿子给老子当老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看看郑家父子，是如何互帮互学，其乐融融的。刚换电脑的时候，相当一批作家都有电脑恐惧症，郑渊洁恐怕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很幸运，有儿子这么一个好老师，硬是把他拉上道儿了。如果儿子不威逼利诱加上激将法，恐怕郑渊洁现在还是个电脑盲。因为郑渊洁的个性我们是知道的，按照这种性格发展的推理，他成为个电脑盲，也是很正常的。这家伙尝到甜头后，乐此不疲，竟然一天最多写了两万多字。看来他真该恭恭敬敬给儿子喊一声老师，然后请儿子大吃一顿，以示感激。遗憾的是，他给别人发了伯乐奖，唯一遗漏的人是郑亚旗。



1998 年某日

郑亚旗：你的作品，应该出漫画版。现在的孩子，都爱看连环画。

郑渊洁：看连环画，限制想象力。我们小时候，不认字的孩子才看连环画。如果我一直看连环画，不看字书，现在不可能有皮皮鲁、鲁西西、舒克和贝塔。我要对今天的孩子负责。看字书，读者全凭想象在脑海里勾画人物和场景。我不但不改连环画，我还要尽量减少我的作品的插图。

郑亚旗：卡通书是儿童和青少年阅读的趋势。现在的孩子，对电脑游戏、动画片、连环画的兴趣越来越浓，这说明这些表现形式适合孩子。

郑渊洁：我喜欢走独木桥，不喜欢随波逐流，你也应该这样，这是咱的传家宝。

郑亚旗：如果现在还有人靠往竹片上刻字出书，你会怎么说？

郑渊洁：我不但没往竹片上刻字，我还往电脑上刻字。现在还有好多作家用笔写作呢。我不保守。

郑亚旗：出版连环画，不影响你出版字书，双管齐下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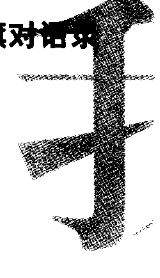
郑渊洁：我不喜欢现在市场上那些日本卡通画册，不愿意与他们为伍。

郑亚旗：可是我喜欢看连环画，而且你也没有限制我买连环画。

郑渊洁：每次给你买那些卡通连环画，我都揪着心。我仔细看过它们，说实话，我看不懂。

郑亚旗：我能看懂，我相信，所有孩子都能看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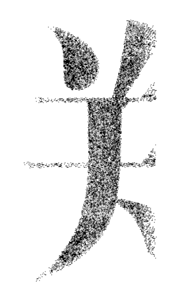


郑渊洁：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东西，孩子看得懂，大人看不懂。

郑亚旗：你如果固守文字书，会落伍的。就像你坚持不上网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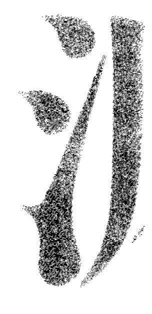
郑渊洁：我拒不上网，没有影响我做任何事情。

郑亚旗：我有一件事感到奇怪，你不喜欢连环画，但是你并没有限制我看连环画。你不喜欢上网，但是你那么早就给我办理上网手续。而且，咱们家还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安装宽带的家庭。



郑渊洁：成为第一个安装宽带的家庭，那是你的运气好。当时北京在全国率先确定了两个安装宽带网的试点小区，一个在中关村，一个是咱们小区。咱这小区又成为试点中的试点。小区物业知道你是网虫，就确定咱们家第一个安装宽带。接通宽带那天，市委副书记张福森登门祝贺。他问我：老郑，你会不会上网？我说我连打印稿子都不会。他说，有亚旗这个拐棍，我估计你学不会电脑。

郑亚旗：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郑渊洁：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什么连环画，什么上网，但是我知道这些可能是潮流，我岁数大了，接受不接受没什么关系，但是作为孩子，路还长，应该接触，而且越早越好。

郑亚旗：所以你应该把你的作品改编成连环画、动画片、电脑游戏和影视作品，适应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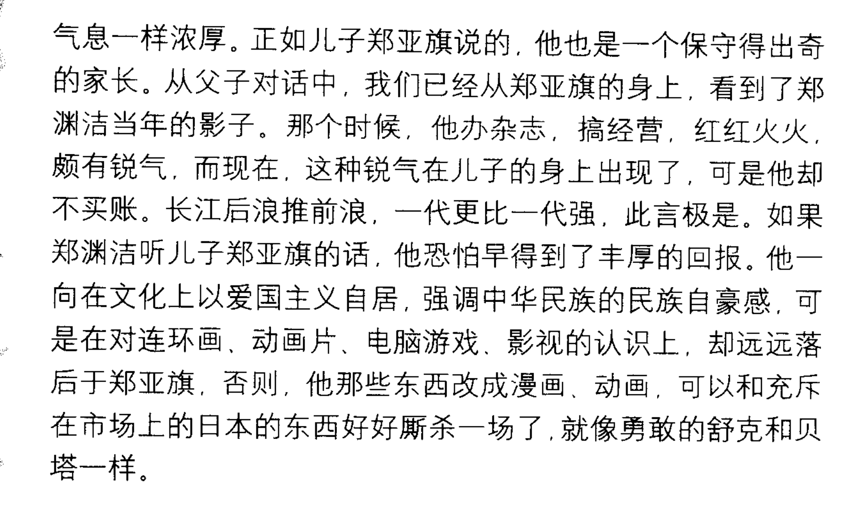
郑渊洁：以后再说吧。现在不弄。

郑亚旗：唉。没见过这么保守的家长。



评点：郑渊洁的固执是有名的，他身上的现代气息和传统




气息一样浓厚。正如儿子郑亚旗说的，他也是一个保守得出奇的家长。从父子对话中，我们已经从郑亚旗的身上，看到了郑渊洁当年的影子。那个时候，他办杂志，搞经营，红红火火，颇有锐气，而现在，这种锐气在儿子的身上出现了，可是他却不买账。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此言极是。如果郑渊洁听儿子郑亚旗的话，他恐怕早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一向在文化上以爱国主义自居，强调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可是在对连环画、动画片、电脑游戏、影视的认识上，却远远落后于郑亚旗，否则，他那些东西改成漫画、动画，可以和充斥在市场上的日本的东西好好厮杀一场了，就像勇敢的舒克和贝塔一样。

2000 年某日

郑亚旗：你应该建立自己的网站。

郑渊洁：做什么用？

郑亚旗：向全世界展示自己。

郑渊洁：全世界？外国人也能看到？

郑亚旗：当然，因特网没有国界。美国人也能看到你的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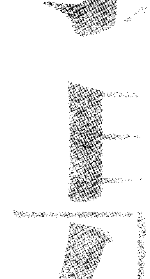
郑渊洁：美国人看我做什么？

郑亚旗：美国人一看，呦，中国还有这么好的童话，就出高价买你版权了。

郑渊洁：我现在够吃够喝，不缺钱。

郑亚旗：给你美元。

郑渊洁：我老觉得美元不是真钱。



郑亚旗：你如果不注册你的域名，等到别人先注册了，你再想要回来，就难了。

郑渊洁：什么叫域名？

郑亚旗：你在因特网上的名字。

郑渊洁：我在因特网上不叫郑渊洁？得改名才能上网？1994年我给你办上网时，用的是我的真名身份证呀。

郑亚旗：不是一回事。这么说吧，你的名字的拼音是zhengyuanjie，一般来说，你的域名有三种选择：zyj，zhyj或者zhengyuanjie，如果这三组字母都被别人先注册了，你就不能使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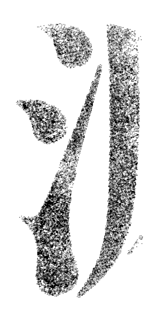
郑渊洁：不能用就不用呗。

郑亚旗：再过几年，网站肯定普及，所有单位、企业、媒体都会有自己的网站，到那时，你会后悔。

郑渊洁：注册域名要钱吗？

郑亚旗：要。很少。

郑渊洁：那就把域名先注册了。就用zhyj，我的名字的汉语拼音声母。



郑亚旗：全名是www.zhyj.com。既然注册了域名，放着也是放着，浪费，干脆把你的网站也建立了吧。

郑渊洁：我发现你是得寸进尺。建网站需要多少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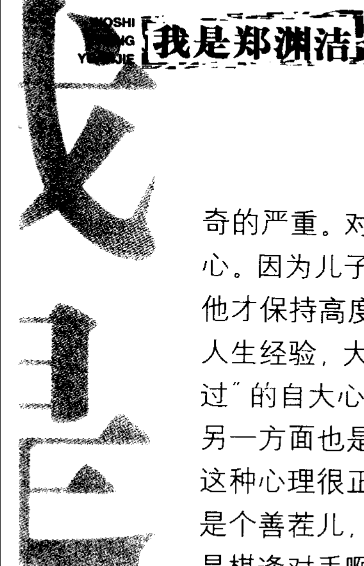
郑亚旗：网站我可以自己编，不用花钱。租用空间需要钱，但是你可以承受。

郑渊洁：（勉强）那就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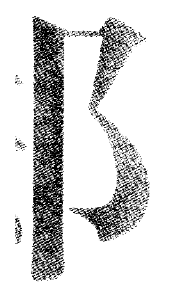
郑亚旗：那就定了，3月1日郑氏网开张。拉钩。

评点：郑渊洁老摆出一副怀疑主义者的姿态，戒备心理出





奇的严重。对儿子提出的建议，他总要踌躇再三，才能痛下决心。因为儿子那个充满现代化气息的世界，他一无所知，所以他才保持高度警惕。他个人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大有那种"老子什么事情没经历过，什么事情没见过"的自大心理，所以，他一方面对儿子提出的建议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也是爱子心切，唯恐有什么陷阱，把爷儿俩都弄进去。这种心理很正常，儿子毕竟年轻啊。不过，他也发现了儿子不是个善茬儿，得寸进尺。哈，评点到此，忍不住大笑一声，真是棋逢对手啊。



2004年某日

郑亚旗：美国那家公司要购买你的作品的动画片拍摄权，我都和人家谈得差不多了，人家都说好了要把《狮子王》的编剧叫来北京见你，没想到你在签合同时突然变卦，让我很尴尬。

郑渊洁：我对动画片没兴趣。

郑亚旗：你只对文字有兴趣。

郑渊洁：文字的魅力是声光电无法取代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让国会拨款多少多少亿美元开展中小学阅读活动呢。人家的声光电不比咱这儿先进？

郑亚旗：不认字的孩子不能看文字书吧？

郑渊洁：那是。

郑亚旗：为什么不把你的作品改编成连环画，给学龄前儿童看？等他们认字了，再看你的文字书。再说了，你的最早那批读者如今已经30多岁，他们的孩子现在大多是学龄前阶段。你忘了前几天你见的那位已经成为某著名集团企业副总经理的



你的读者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他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买到皮皮鲁和鲁西西的连环画册，两代人共享一个故事。

郑渊洁：嗯，要不你就办吧。你从小是看连环画长大的，你清楚孩子喜欢什么。

郑亚旗：授权了？

郑渊洁：说好，改编已有作品。

郑亚旗：行。终于松口了。

郑渊洁：叫什么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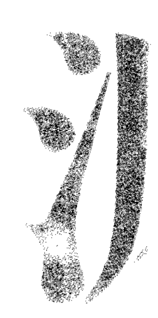
郑亚旗：《皮皮鲁》画册，大16开，全彩色印刷，每个月一本。2005年1月出版第一本。

（过了几天……）

郑亚旗：能不能专门为《皮皮鲁》画册写一批作品？

郑渊洁：为什么？

郑亚旗：我把你的童话又看了一遍。你以前写作时，肯定没有考虑到画面感，连环画有它的独特性。另外，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时又不一样了。我需要贴近时代的作品。



郑渊洁：我发现我已经中了你的圈套。

郑亚旗：我给你看几本外国卡通杂志，那故事比你的差远了。

郑渊洁：还真是。

郑亚旗：你随便一写，就能比他们强一百倍。

郑渊洁：鼓励能将白痴变成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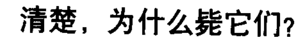
（郑渊洁半个月写出60篇。）



郑亚旗：我挑了18篇，剩下的你先拿着。

郑渊洁：你说什么？你毙我的稿子？你先别走，你给我说





清楚，为什么毙它们？

郑亚旗：画面感不够，有的故事还可以更精彩。

郑渊洁：不用跟我这么较真吧？

郑亚旗：我好不容易拿到授权，还不把《皮皮鲁》办成世界一流的连环画册？

评点：郑渊洁的许多认识，从表面上看，传统而又保守，但是却充满了真知灼见，比如说对于文字书的认识。这是一个颇有思想的人，富有创见的人。如果我们看看国外那些大作家的传记，就会感觉到郑渊洁的身上，确实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东西。他和儿子的感情以及生活，足以写一本《父与子》的大书了。郑渊洁虽然是大腕作家，但儿子敢毙他的稿子，这让他又气又恼，自尊受辱，失落异常。过去他在杂志社枪毙别人的稿子，现在该着儿子枪毙他的稿子了。真是风水轮流转，皇帝轮流做。他儿子郑亚旗现在独当一面，办起了一本《皮皮鲁》画刊，像郑渊洁当年一个人办《童话大王》一样，儿子现在也是个优秀的期刊人和策划人了。顺便捎带一句，这套5本的郑渊洁精典作品赏析馆丛书，就是郑亚旗策划的。

郑亚旗："合格"是个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称谓。这栋建筑合格，这个人合格，这袋食品合格，这辆汽车合格。你认为合格的小学的标志是什么？

郑渊洁：合格的小学的标志是，让每个学生在校的6年期间，至少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升过一次国旗。

郑亚旗：你衡量小学是否合格的标准比较奇怪。升国旗对于小学生真的比考试分数还重要吗？

郑渊洁：你上小学的6年中，学校举行过不计其数的升国

旗仪式。你担任过至少一次升旗手吗？

郑亚旗：没有。

郑渊洁：你想在学校举行的升国旗仪式上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担任升旗手吗？你想经你的手将国旗升到空中迎风飘扬吗？

郑亚旗：开始想，后来不想了。

郑渊洁：为什么？

郑亚旗：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参加开学典礼，第一次见到升国旗，当时我很羡慕担任升旗手的高年级同学，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在学校的升国旗仪式上升旗呢？一年级时，我还不止一次在梦中升过国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再做这种梦。

郑渊洁：为什么？

郑亚旗：两个原因，一个是担任升旗手的是少先队大队干部，好像是固定的，都是学优的学生。

郑渊洁：什么叫"学优"的学生？以往我听到的是"品学兼优"的学生。

郑亚旗：晕。我觉得他们大都不是品学兼优，只是考试成绩优。如何证明他们品质优秀？

郑渊洁：你刚才说有两个原因导致你不再做升国旗的梦。一个是担任升旗手的学生都是固定的，是少先队大队干部。另一个原因呢？

郑亚旗：只有考试成绩好的学生才能当大队干部，而我的考试成绩比较疲软，又没有你1988年以小学学历被北京市破格授予高级职称那样的好运气，自然只能望旗兴叹，叹到后来，索性不想升国旗了。

郑渊洁：从无限向往升国旗到望旗兴叹再到敬而远之，这种变化，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郑亚旗：我觉得我和这个国家没什么关系了。

郑渊洁：很可怕的变化。如果小学通过让每一个学生升一次国旗，使得所有学生感到自己和这个国家有关系，这样的小学，当然合格。现在以我50岁的年龄，每次想象自己是一个学生，当着所有师生的面升国旗，我依然感到全身的血往头上涌，无比激动和自豪。

郑亚旗：因为我就读的小学的老师在我上学的6年期间没有给过我一次升国旗的机会，我恨他们一辈子。所以后来当你自己在家教我时，我坚决要求你在我的私塾教室树立国旗旗杆，每星期一由我担任升旗手。

郑渊洁：这样的升国旗和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升国旗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小学由于不给所有学生升国旗的机会导致学生产生了国家和他无关的感受，这样的小学，你就是平均考试分数1亿分，也是不合格的学校。

郑亚旗：不过，你的"让每个学生在6年期间至少升一次国旗"的愿望，在技术上可行吗？学校一般每周一升一次国旗。一年只有大约52个周一，还要扣除寒暑假。

郑渊洁：扣除寒暑假，开学期间一年大约还有40个星期一，6年就是240个升旗仪式，现在的小学，按每个学校1000名学生计算，每次升旗由4名学生担任升旗手即可。这样，完全可以让每个学生在6年的就读期间升一次国旗。

郑亚旗：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小学校长算过这笔账。

郑渊洁：凡是没算过这笔账的小学校长，都没有资格担任小学校长。

郑亚旗：不少校长的计算器专门用来计算向学生收取多如牛毛的各种名目的人民币。小学让学生交费时，担心收到

假币，大都让学生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人民币上，谁交了假币，立即可以破案。现在老百姓在使用现金时，越来越多能欣赏到人民币上未成年人的“牙牙学语”式签名，这也能反映出小学收费的如火如荼。在人民币上涂写是违法行为。老师教唆学生在人民币上写名字，涉嫌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吧？传授犯罪方法罪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5条，最高可判死刑。“传授犯罪方法罪”是你给我编写的私塾教材《皮皮鲁和419宗罪》中的第47宗罪。希望看到有家长据此起诉学校让学生在人民币上写名字犯传授犯罪方法罪。

郑渊洁：我设想，合格的小学，在每周一的升国旗仪式上，由从未升过国旗的4名学生担任升旗手。在升国旗前，校长向全校师生逐一介绍这4名学生。

郑亚旗：如果是所谓“好学生”，校长好介绍，就说谁谁谁考试总是第一名，所以让他升国旗。既然是轮流当升旗手，肯定会轮到所谓“差生”，校长怎么介绍他的“事迹”呢？你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下？

郑渊洁：众所周知，以下这4个人在读小学时都是恶贯满盈级的差生，咱们就拿他们作演示。

郑亚旗：哪4个人？

郑渊洁：爱迪生、达尔文、毕加索、爱因斯坦。

郑亚旗：我靠，服了你。不过他们在上小学时还真都是差生。我知道毕加索上小学时在课堂上心猿意马，不认真听讲，考试成绩巨差。对数学几乎一窍不通。有一天下午两点，毕加索在上课时，眼睛一如既往一直盯着窗外而不是盯着黑板的他看见一个亲戚路过窗下，他立即站起来对亲戚大喊：“早点来接我回家！”亲戚问毕加索几点来接，毕加索竟然说：“1点。”读三年级的毕加索认为1在数字里边最小，所以1点最早到。毕

加索读到小学四年级时，连最简单的加减题都不会做。迟到早退旷课对毕加索来说是家常便饭。

郑渊洁：1891年，毕加索的父亲丢掉了西班牙马加拉市博物馆馆长的饭碗，全家搬到西班牙北部小镇克鲁尼亚，毕加索面临转学。原来在家乡时，学校老师都是熟人，对毕加索的不景气学业还算姑息，但是到了新地方，没人关照他了。而且新学校要求考试入学，毕加索的父亲清楚儿子通过考试才能入学等于宣布失学，他打听到新学校有个规定，如果原校出具转学证明就可以免试入学。于是毕加索在原校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转学前考试，老师事先告诉毕加索，答案写在一张纸上，纸放在考场上的一张桌子上。考试开始后，毕加索果然回答不出极为简单的考题，他就做思索状漫步走到那张桌子前，看着答案回答老师的提问。由于念得太快，连老师还没问到的问题都超前回答了。

郑亚旗：确实是恶贯满盈级的差生。你现在就拿这4个差生演示升旗仪式吧。你扮演校长。

郑渊洁：在一个万里有云但是依然能露出蓝天的上午9点，一座小学举行升国旗仪式。全校师生列队云集在大操场，竖立后就永远无法擦拭的旗杆期待即将升起的国旗为它拂去身上的部分灰尘。

郑亚旗：这最后一句描述有点新意。

郑渊洁：作为校长，我手中最重要的文件是《全校学生轮流升国旗备忘录》，有一次遇到火灾险情误报警，我最先从办公室里抢出了《全校学生轮流升国旗备忘录》。当时《全校学生学习成绩登记簿》就在旁边，我都没拿，因为那是一本什么都说明不了的废纸，烧掉也罢。作为一校之长，我认为在本校就读的每个学生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考试成绩优劣都有在就

读的6年期间至少升一次国旗的权利。该文件显示，今天将由本校学生爱迪生、达尔文、毕加索和爱因斯坦在升国旗仪式上担任升旗手。

郑亚旗：世界级的差生都凑到一块儿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郑渊洁：依照本校惯例，在每次升旗仪式前，由校长向全校师生介绍担任本次升旗手的4名学生。

郑亚旗：高潮戏到了。

郑渊洁："老师们，同学们，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今天光荣出任升旗手的4名同学。首先我来介绍爱迪生同学。爱迪生同学上课经常走神，有些老师认为学生走神是精力不集中的表现，他们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我以为，走神是精力高度集中的另一种表现。人为什么会走神？因为他看到某件事物时，由这件事物联想到了另一件事物，比如爱迪生同学在昨天的课堂上看到点燃的蜡烛后联想到了永远不灭的太阳，于是他向老师提问，能不能发明一种永远亮的蜡烛呢？他还给不灭的蜡烛起了个奇怪的名字，叫电灯。老师当时批评他不应该在课堂上胡思乱想。我听说这件事后，认为爱迪生同学的走神是天大的优点，是他想象力丰富的表现。现在，我提议，让我们为爱迪生同学非凡的走神能力鼓掌，也许，正是他的这种能力，能为我们的国家增光，为我们的国旗增添光彩！"

郑亚旗：雷鸣般的掌声。爱迪生站在旗杆下又走神了，他从旗杆身后的浮云联想到了电影。

郑渊洁：若干年后，爱迪生发明了电灯。

郑亚旗：事实上，8岁才上小学的爱迪生，只上了3个月，就被老师认为是低能儿，开除了。从此，爱迪生没上过一天学。而正是这个最高学历为3个月小学的爱迪生，一生进行了2000



多项发明创造，我们今天使用的电灯、电报都是爱迪生的发明。

郑渊洁：如果爱迪生一直读完大学，也许今天人类还没享受到电灯，还在黑暗中摸着石头过河。

郑亚旗：郑校长，该向全校师生介绍升旗手达尔文了。

郑渊洁：“达尔文同学是一个特点突出的学生。人和动物最宝贵的区别就是人和人之间有差异，正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人类的前行。如果千人一面，人云亦云，将带来极其恐怖的后果。达尔文同学对动物和植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昨天下午，他在学校的一棵大树的树皮里发现了一只甲虫，他把这只甲虫拿在右手里，这时，达尔文同学又发现了一只甲虫，他用左手拿住它。这时，第三只甲虫出现了，达尔文同学没有手了，他将左手里的甲虫放进嘴里，腾出左手抓住第三只甲虫。老师和同学们认为吃甲虫的达尔文不正常，可我不这么看。是对昆虫的痴迷，导致了达尔文将甲虫放进嘴里。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谁能否认，我们学校的达尔文同学日后不能发明一种叫做进化论的伟大学说呢？”

郑亚旗：达尔文忘我放进嘴里的这种甲虫，后来被科学界命名为“达尔文甲虫”。达尔文上学期间，被老师判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差生。

郑渊洁：“现在我来介绍今天升旗的第三位同学爱因斯坦。会独立思考和蔑视权威是爱因斯坦同学最大的特点。上学是一个什么过程？上学是认识权威、了解权威、否定权威的过程。如果上学成为认识权威、崇拜权威、迷信权威的过程，这个学就白上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是一个产生权威、否定权威、产生新的权威、再否定新的权威的过程。爱因斯坦同学桀骜不驯，有自己的想法，作为一校之长，我甚至预见到他会在1939年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主张美国抢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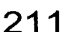
弹。”

郑亚旗：你们学校这次轮到的4名升旗手的含金量还真高。

郑渊洁：“现在我介绍第4名升旗手毕加索同学。虽然毕加索同学到三年级还不知道7加5等于几，但是我看过他画的画，那是微积分水平的画。任何人也不可能是全才，纵观我们学校的所有老师，包括我在内，有全才吗？有谁既是画家又是作曲家又是作家又是数学家又是政客又是军事家又是金融家又是物理学家？一个也没有。学校教育的任务是什么？发现学生身上的长处，告诉他你什么地方比别人行，然后往死里鼓励他。数学对于毕加索同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将来拍卖画时抬价的方向别弄错了，别再以为1最小，所以1点先到。毕加索同学日后拍卖画作时，切记1千万美元比2千万美元少。除此之外，数学对于毕加索同学没有任何意义。作为校长，我研究过不少天才人物的小学经历，为什么绝大多数天才在上小学时被老师认定为低能儿？这是对学校教育的最大讽刺。天才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与众不同，当我们的老师发现某个与众不同的学生时，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三生有幸可能成为天才人物的启蒙老师而被载入史册，反而为自己碰上了弱智学生而烦恼，就属于有眼无珠。我希望，从我们学校开始，今后天才级人物的传记改写为‘爱迪生、达尔文、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在读小学时就被老师慧眼看出是天才，悉心呵护’。让天才人物在读小学时受排斥的历史在我们学校终结吧！”

郑亚旗：掌声响起。爱因斯坦、毕加索、爱迪生和达尔文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将国旗升起在蓝天上。

郑渊洁：天才和循规蹈矩格格不入。杜甫和李白考科举时都没成功。事实证明，当时成为状元榜眼探花的，在历史上大多是无名鼠辈。



郑亚旗：754年，杜甫落榜后给皇帝唐玄宗写信，皇帝竟然派人面试杜甫，考官认为杜甫有水平，皇帝于是不拘一格特批没有文凭的杜甫当了干部，官衔是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郑渊洁：孔子最早是仓库保管员。一个仓库保管员，竟然成为大思想家。

郑亚旗：看仓库的人容易成为思想家，思想家的头脑像仓库，兼收并蓄，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郑渊洁：仓库怎么举一反三了？

郑亚旗：4个箱子，先拿最下边的一个，上边的3个不翻？孔子在搬运货物时，肯定对此感受颇深。我估计大思想家没当过仓库保管员的不多。

郑渊洁：毛泽东当过图书馆的仓库保管员。

郑亚旗：刚才说到差生爱因斯坦，他和原子弹的关系比较密切。1905年，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中提出，一块只有原子大小的物质在发生反应时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郑渊洁：人的脑细胞比原子弹厉害。肉眼看不见的脑细胞，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比如爱迪生和爱因斯坦的脑细胞。

郑亚旗：国外有研究表明，天才是基因排列出错的产物。舒伯特、莫扎特、贝里尼体内的第7号染色体可能缺少20个基因。

郑渊洁：比别人少20个基因，导致了他们比别人多20个成就。

郑亚旗：缺什么比拥有什么更容易导致人成功。欲擒故纵。

郑渊洁：2005年9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卡特里娜袭击，损失惨重。美国开办的为灾区募集捐款的网站有2300个，其中60%是以骗钱为目的的虚假网站。



郑亚旗：网络卡特里娜欺骗飓风显现出美国人民的素质比传说中的要低，还有趁飓风打劫的。我看到国内媒体报道说，香港迪斯尼开业后，不少大陆游客展示了自己的低素质，还有图片佐以说明。有张图片展现一个人躺在长椅上，还有一张图片体现一个小男孩儿随地便溺。

郑渊洁：和美国人民趁飓风打劫同胞家园以及骗取捐款相比，躺在长椅上的中国人民实在没有表现出素质更差。长椅之所以中间没有隔断，不就是让人躺的吗？否则你为什么不做成躺不成的椅子呢？我1986年去过香港，见过素质特差的香港人，而我并没有写文章羞辱他们，比如香港脚，臭不可闻。

郑亚旗：如果你迪斯尼的厕所够多，小男孩儿怎么会随地小便呢？话说回来，很小的男孩儿将尿液排泄在大自然里，不是也为迪斯尼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吗？何必横加指责。我有一次去欧洲，有一家宾馆，专门为中国人圈出一块地方，不许中国人越雷池一步，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人素质差，他们怕中国人弄脏了他们的地方。我在欧洲待了半个月，没看见一个中国人随地吐痰。倒看见几个外国人随地吐痰，我还给拍照下来了。说到香港脚，美国费城化学感官研究中心在2001年将8种化学物质和一些具有腐烂气味的物质混合在一起合成了名为"美国政府标准厕所气味"的特殊臭气，这项研究得到了五角大楼非致命武器研究部门的投资。据说这种臭气比最臭的粪便还臭10倍，日后可能使用于战争。

郑渊洁：五角大楼干吗不出资研制"美国政府标准餐厅气味"，比最香的饭菜还香10倍那种，香气逼人。

郑亚旗：用这种武器打击敌人？

郑渊洁：敌人闻到美国饭菜原来这么香，投降吧，去美国吃香的喝辣的。比闻"美国政府标准厕所气味"效果肯定好。

郑亚旗：将厕所视为天堂的是苍蝇。《圣经》说埃及遭受过十大灾难，其中第四大灾难是苍蝇。世界上苍蝇和蚊子共有12万个品种。每只雌蝇短短的一生可以生孩子5次，每次生200到400个孩子。苍蝇一年可以繁殖16代。如果这些孩子都成活，一只苍蝇一年就会创造10亿只新苍蝇。

郑渊洁：大概不是都能成活吧。连人类的后代也不能都成活，现在每年光是发展中国家就有1100万幼儿夭折。苍蝇有两只眼睛，每只眼睛各由2000只小眼睛组成，被称之为复眼。每当我看见一只苍蝇时，我就感觉到有4000只眼睛在盯着我。我很想知道当电影院里的苍蝇看电影时，它们看到了什么？

郑亚旗：你的思维确实比较奇怪。有谁看见一只苍蝇时会想到有4000只眼睛众目睽睽盯着他？甚至感到浑身不自在？苍蝇用4000只眼睛看电影，它们的眼睛肯定能捕捉到被1/200秒间隔时间分开的视觉图像。而我们人类需要有1/20秒的间隔时间才能区分两个视觉图像。我们的电影是根据人眼的特征制造出来的，以每秒24个画格的速度放映。如果苍蝇看电影，它会感到电影画面之间有太长的间隔时间，剧情无法连贯，看起来索然无味。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我很少在电影院见到苍蝇，苍蝇都被人类的电影烦跑了。

郑渊洁：苍蝇好像比较爱看电视。我见过一只苍蝇直接趴在电视屏幕上用4000只眼睛看得如醉如痴。

郑亚旗：可能是那电视节目太臭了。说到电视节目，你从2004年至今，频频参加电视节目，哪次印象比较深刻？

郑渊洁：可能正是因为我参与了电视节目，苍蝇才爱看电视了。我目睹的那次苍蝇死盯着电视屏幕看的时候，还真是我出镜的节目。我参加的电视节目，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04年5月5日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我做客《成长在线》节目。在这个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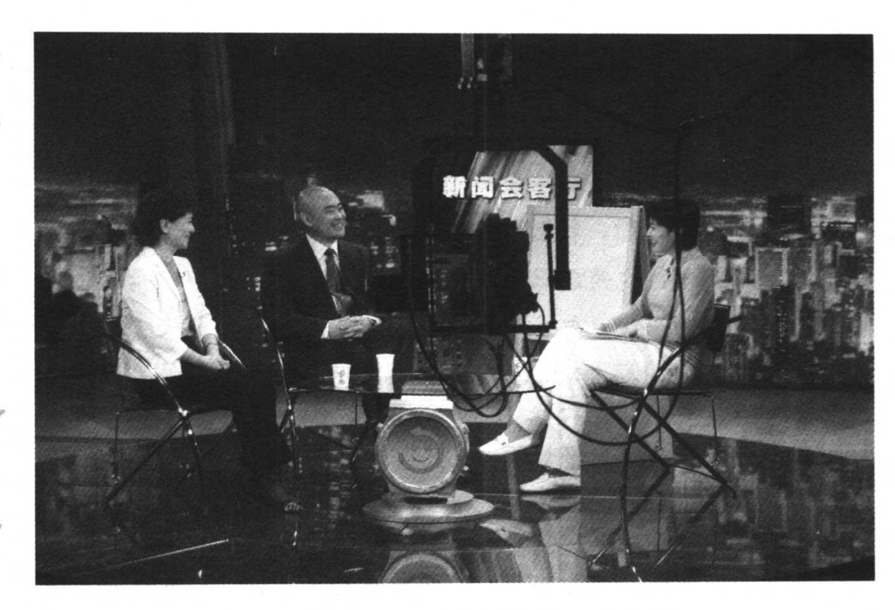
目的开始，导演设计了两个化装成舒克和贝塔的小朋友领着我出场。看过这个节目的朋友都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上场的过程中走的这几步，很像80岁以上的人走路的形态，非常迟疑，好像是大病初愈，转过身体的时候，手还一直按在腰上。

郑亚旗：这是怎么回事呢？

郑渊洁：这里有一个内幕故事：那天在录制节目现场，我拉着两位小朋友上场，当我走到女主持人身边的时候，我的内裤，也就是俗话说的裤衩，它的松紧带突然断了。我穿裤衩有49年历史了，从来没断过，怎么在电视节目录制现场突然就断了呢？而且上场之前断也行，上场后坐下再断也行，怎么这么巧不早不晚在我经过主持人时就断了呢？我当时的狼狈是可想而知的。我不得不依靠调整步伐掩饰我的窘境。于是就出现了镜头上的步履蹒跚。

郑亚旗：苍蝇是得盯着看。

郑渊洁：后来我恍然大悟，电视台实际上就是一个脱别人裤子的机构。评判好坏都有标准，什么是好电视台？什么是不好的电视台？好电视台的标准就是它专门脱别人的裤子，不好的电视台的标准就是它专门给人穿裤子，给人遮羞。有一年中秋节之前，电视台就脱了南京一家专门生产月饼的企业的裤子，那企业使用一年前的陈馅做月饼。电视台把这家企业的裤子给脱了，让全国消费者看它最难看的地方。还有一次，北京有一家医院卖假中药，也被电视台给脱了裤子。往常都是医生脱病人的裤子，这回医生被脱了裤子。最近我又看见电视台脱农民的裤子了，河北香河有些农民在种韭菜时，施洒剧毒农药，人吃了这样的韭菜，会致癌。电视台还扒贪官的裤子，比如说电视台就扒过一个叫成克杰的贪官的裤子，分析他的犯罪原因，一直把他扒到底，扒到被判死刑。这次就叫做一撸到底。



这架飞机掉下去，对中国孩子是个损失

2005-11-20

一日，在从兰州飞往北京的波音飞机上邂逅鞠萍。我说："如果这架飞机掉下去，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损失。"鞠萍点头："那是那是。"忽然她觉得我在天上这么说不吉利，就说："休得胡说。"

几天后，和鞠萍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主持人沈冰十分聪慧。

电视台还扒过政府的裤子，例如安徽阜阳市，大家听说了，假奶粉，劣质奶粉，居然吃死了婴儿，这和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包庇制造商和经销商有很大关系。电视台也扒过老师的裤子，学校老师乱收费，电视台给他曝光。

郑亚旗：电视台如果开辟一个脱裤子频道，肯定受欢迎。我说的是你说的这种脱裤子。

郑渊洁：不光是电视台，只要是媒体，报纸也好，刊物也好，其根本职责就是扒别人的裤子，不应该是给别人穿裤子。

有没有给别人穿裤子的电视台呢？这样的电视台把丑恶的事物美化了，本来那事物是光着屁股的，可电视台给它穿裤子，给它遮羞，让别人误以为它是美好的事物，这样的电视台就是不称职，不是好电视台。我在作品里有一句话："如果电视台说真话，就是光临观众家的天使。如果电视台说假话，就是夜入民宅的小偷流氓强盗。"我现在把这句话改为："如果电视台是给别人脱裤子的，它就是光临观众家的天使。如果电视台是给别人穿裤子的，它就是夜入民宅的小偷流氓强盗。"

郑亚旗：给别人脱裤子成了天使，给别人穿裤子倒成了流氓。世界真奇妙。

郑渊洁：2004年世界力量排名，经济力量排名第一，政治力量排名第二，传媒力量排名第三。今年这个排名有变化，传媒跃居世界第二大力量，政治力量排到第三位了。为什么，因为传媒给更多的人和事脱了裤子。举个例子，美军虐待战俘，就是传媒揭露的，脱了美国政府的裤子，结果导致美国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

郑亚旗：说真话的传媒的确是天使。

郑渊洁：后来再有电视台邀请我做谈话节目，我接受这次的教训，找了很宽的胶带，将内裤粘在皮肤上。另外再把外边的裤子系了三根腰带。当然像我这种方法不可取，最好的方法是，当电视台或传媒脱你的裤子时，大家看到的不是丑恶，而是美好。

郑亚旗：表面看丑恶的东西，有时也能展现出美好。你有一个短篇童话《苍蝇功臣》，是将苍蝇作为正面形象表现的，你好像很少谈创作过程，今天能不能说说是什么启发了你的灵感，写出了《苍蝇功臣》。我先把《苍蝇功臣》拿给大家看看：

这是一颗重磅炸弹，随着它的爆炸，半个山头被削掉了。

正在坑道指挥所里指挥作战的师长被埋在里边。炸弹爆炸前坑道指挥所里共有8个人，坑道倒坍后，还有3个人幸存，他们是：师长、警卫员和作战参谋。坑道里漆黑一片，警卫员和作战参谋向师长报告说，通向外界的电话线全被炸断了。坑道里没有任何食物和水。师长说，外边的战友一定会设法救咱们出去。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保存体力，等待救援。3个人躺在黑暗中。这里虽还属于地球的领域，但他们有置身地球之外的感觉。没有食物可以生存一段时间，没有水不行。经验丰富的师长指示自己和警卫员以及作战参谋小便时将尿尿在一顶钢盔里。这珍贵的小半钢盔液体成为维持他们生命的源泉。警卫员和作战参谋舍不得喝。师长说，我是师长，我的命令你们是不是应该无条件服从？部下说是。师长说，好，我现在命令你们喝尿。警卫员和作战参谋含着眼泪每人抿了一口。他们清楚，尿是珍贵的，他们不可能尿了喝喝了尿无限制地良性循环下去。第3天时，师长、警卫员和作战参谋已经奄奄一息了。师长判断外边的战友可能会放弃救援工作。闷在倒坍的坑道里3天的人不憋死的可能性很小。这时，一只苍蝇落在师长脸上。师长的声带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他用一息尚存的幽默感在心里对那苍蝇说，如果你能飞出去告诉我的战友我还活着，我出去后给你记功。坑道被炸塌后，军长命令工兵连长不惜一切代价扒开坑道救人。难度极大。全凭手工作业。头上还有敌机干扰。3天过去了，军长不得不下达放弃救援的指令。战事正紧，还有许多事等着工兵连去做。坑道里的人还活着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就在工兵连长指挥部下撤离时，他看见从倒坍的坑道的缝隙里飞出一只苍蝇。工兵连长立即通过电台向军长报告，他认为由此可见坑道里还有空气，有空气就可能有活着的战友。军长于是收回放弃救援的命令。当工兵连长向重见天日的师长敬礼时，师长用微弱的声音问工兵连长为什么救援了4天还不

放弃。工兵连长回答说本来准备放弃，后来看见从坑道里飞出一只苍蝇。师长心中暗暗称奇。在未来的岁月中，师长没打过一只苍蝇。他还两次拒绝了对他出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任命。

郑渊洁：1997年9月24日，王扶之将军来皮皮鲁城堡看望你爷爷。我宴请王将军。王扶之将军曾任总参作战部部长，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席间，王将军和我聊天，我问他，您打了很多年仗，有没有死里逃生的经历。王将军说，最惊险的一次是在朝鲜战场。当时他是师长。一天，美军轰炸，王师长所在的坑道被埋葬。王师长和警卫员没有死，他们在狭小的空间里等待救援。工兵挖了几天也没找到王师长，当工兵准备放弃的时候，工兵连长看见从坑道的缝隙间飞出一只苍蝇。连长说，有苍蝇飞出说明坑道里边还有空气，有空气师长就可能还活着，继续挖！王师长获救了。

郑亚旗：那次宴会我也参加了。王将军的这段经历很传奇。2004年6月18日，你在大连市再次和王扶之将军共进晚餐。

郑渊洁：1997年9月24日听了王将军的这段故事，触发了我的灵感。当时我想，说那只苍蝇是王将军的救命恩人不算过分。从这个角度说，那只苍蝇是益虫。同年9月26日下午，我写了短篇童话《苍蝇功臣》。其实，这篇作品里真正的英雄，是工兵连长。他能通过一只苍蝇救活死定了的师长，除了对战友的爱，他靠的是什么？

郑亚旗：想象力。

郑渊洁：没错。

郑亚旗：其实，《苍蝇功臣》是一个短篇小说。不是童话。你的很多作品都应该属于小说。

郑渊洁：叫什么都无所谓。我平时吃饭，只知道中文管米

饭叫米饭，并不知道英文管米饭叫什么。这并不影响我的食欲和营养的吸收。英文的米饭应该和中文的米饭有不同的叫法。这就好比一部作品，有读者裁定它是童话，有读者裁定它是小说，相当于中文和英文对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叫法，对这东西本身没有任何影响。最好管我的作品直接叫米饭，短篇米饭，中篇米饭，长篇米饭。

郑亚旗：全世界科学界每年要召开很多次学术会议，每次科学会议都要求与会者提交学术论文。2005年，第九届世界分类学、控制学和信息学多学科会议召开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名叫杰里米·斯特里布林的学生和另外两名学生决定试验一下这次会议是如何对待论文的，三个臭小子设计了一个计算机程序，用“不受上下文影响的语法”和一些乱七八糟的图表生成了一篇谁也看不懂的学术论文，三人将这篇论文发给了会议筹备组，立即被大会筹备组作为优秀论文接受，通知三位学生参加会议。

郑渊洁：看不懂的论文是水平最高的论文，看不懂的文学作品都是传世之作，专家这么认为。使用母语能写得让同胞看不懂，属于拿手绝活。

郑亚旗：现在每隔大约两个星期，就有一位掌握某种独特语言的老人去世。到2100年，将有2500种语言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郑渊洁：世界上最后消失的语言，肯定是骂人的话。骂人的话像苍蝇一样，虽然脏，但是有4000只眼睛和顽强的繁殖能力。

郑亚旗：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从来没骂过人的人。

郑渊洁：聋哑人。

郑亚旗：我说的骂人是广义的。聋哑人会用手语骂人。

郑渊洁：最爱骂人的人是不是都关在监狱里？

郑亚旗：这是唬小孩的说法。对了，壁球就是监狱里的囚犯发明的。19世纪初，英国伦敦监狱里的犯人对着墙壁击球锻炼身体，壁球由此诞生。

郑渊洁：围棋会不会也是囚犯发明的？被围和突围是主题，很像囚犯的思路。

郑亚旗：我觉得身体被囚禁不算最惨，最惨的是思想被囚禁，脑细胞被囚禁。有的教育从事的实际上是囚禁学生思想的工作。

郑渊洁：有些家长也爱当囚禁孩子思想的狱卒，不管什么都是家长说了算，就等于囚禁孩子的思想。

郑亚旗：正当中国家长前赴后继送孩子出国留学的时候，美国最著名的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的两岁的女儿却在纽约学习中文，罗杰斯为女儿专门请了中国保姆，为的是让女儿从小说中文。

郑渊洁：罗杰斯1970年创办的量子基金的收益率一直很高。他为什么让小女儿学中文？

郑亚旗：罗杰斯认为，中国可能主宰21世纪。因此，他的女儿必须学会中文，他说“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语言”。罗杰斯还准备将女儿送到中国的幼儿园留学深造。

郑渊洁：除了中国，罗杰斯还看好哪个国家？换句话，除了中国，他在哪个国家投资最多？

郑亚旗：博茨瓦纳。

郑渊洁：随着地球温度的升高，喜马拉雅冰川的消融在加剧。有科学家说，不出50年，中国40%的人口可能就没有饮用水喝了。喜马拉雅冰川每年向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提供水。自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喜马拉雅地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1摄氏度，冰川在迅速后退。喜马拉雅冰川每年向长江和黄河供应的水都在减少。

郑亚旗：上帝应该在喜马拉雅冰川和长江、黄河的连接处安个水表，提高水费。

郑渊洁：水费和世界接轨。现在不管什么涨价都有了冠冕堂皇的说辞：和世界接轨。

郑亚旗：我渴望去喜马拉雅山滑雪。

郑渊洁：2005年9月11日，美国“9·11”四周年那天，你在北京一家大型室内滑雪场的高级滑道上用单板做高难度动作时失利，造成骨折。

郑亚旗：我的这次滑雪事故竟然给了你灵感，长篇小说《单板俱乐部》受孕。

郑渊洁：我对滑雪是门外汉，你写吧。骨折后有什么感受？

郑亚旗：人没有骨气绝对不行。

郑渊洁：没白骨折。

郑亚旗：有没有一种方法能缩短骨折康复周期？

郑渊洁：医学家一直在探索缩短骨折康复期的方法。上个世纪60年代，苏联的医生率先使用电流缩短骨折恢复期，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科学家还试验用磁场原理治疗骨折。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成功。

郑亚旗：上期《皮皮鲁》推出“父子脱口秀”栏目后，有读者来信问“父子脱口秀”的产生过程是怎样的。咱们解密吧？

郑渊洁：我和你只有在汽车上才能进行脱口秀式闲聊，其他场所都不成功。咱俩的每次郑氏父子脱口秀都在汽车上完成，放一个录音机，边开车行驶边聊。回家后，由你扒带子转

化为文字。

郑亚旗：扒带子是记者术语，指将录音带里的录音转化为文字。

郑渊洁：作家写作是扒生活。

郑亚旗：老师教书是扒学生。

郑渊洁：这个比喻不恰当。扒学生是禽兽老师干的事。而禽兽老师少得不能再少了。该枪毙的都枪毙了。没枪毙的也吓得立地成佛了。

郑亚旗：作为家长，一定要对上学的孩子进行防范各种危险的预防性教育，比如交通安全，比如遇到火灾的逃生方法，比如防范色狼老师。

郑渊洁：我忽视了对你进行防范滑雪骨折的预防性教育。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郑亚旗：明天是中秋节，你好像比较看重这个传统节日。你过了50个中秋节，这个节日有变化吗？

郑渊洁：中秋节自唐朝以来，变化很多，可以说是一个有时代特色的传统节日。比如说，清朝的月饼肯定比月饼的外包装讲究。月饼的包装进化到买椟还珠的地步，是今天的时代特色，现在的人崇尚色厉内荏，对面子的追求已经超过古代的生殖器崇拜，现在是面子崇拜的时代，所以就有了符合时代特色的华丽月饼。近年的月饼盒我都舍不得扔，我今年过50岁生日时，你送我一块劳力士手表，我觉得这块手表什么都好，就是包装盒与手表不相符，于是扔了手表的包装盒，换上一个月饼盒，那劳力士手表立刻显得身价百倍。现在不少家长给孩子择校也是为了面子，亲友同事攀比住房汽车服装已经过时，现在到了攀比孩子的时代，攀比孩子的学校，攀比孩子的考试成绩，



攀比孩子的文凭。我设想的中秋节，年轻父母和上学的孩子应该在中秋节那天换位一天，由父母当孩子，由孩子当父母，父母给孩子写一天家庭作业。如今不望子成龙的家长就像没有华丽外包装的月饼一样稀少。

郑亚旗：望子成龙无可非议。

郑渊洁：我没说望子成龙不对。关键是如果方法错误，孩子就成不了龙。父母望子成龙，首先要研究分析龙（成功人士）的特点。再按照龙的特点培养孩子。成功人士的共同特点是什么？蔑视权威，敢于否定权威。凡是迷信权威盲从权威的，肯定一事无成。爱因斯坦说："因为我蔑视权威，所以我遭到了报应，我也成为了权威。"不难看出，不蔑视权威的人，很难成为权威。在孩子眼中，谁是权威？

郑亚旗：父母。

郑渊洁：如果做父母的能在中秋节这天，给孩子一个蔑视权威的机会，或者说对孩子进行一次蔑视权威的培训，是父母使用正确方法望子成龙走出的第一步。方法就是让孩子给父母当一天爸爸妈妈，让他们学会当家作主，尝试否定权威。时代走到今天，团圆的真实含义是全家人思维的团圆、感情的团圆，而不只单单是肉体的团圆。父母和孩子终日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中秋节更是团聚无间，但是实际上形同陌路，代沟深不可测，这样的中秋节，不如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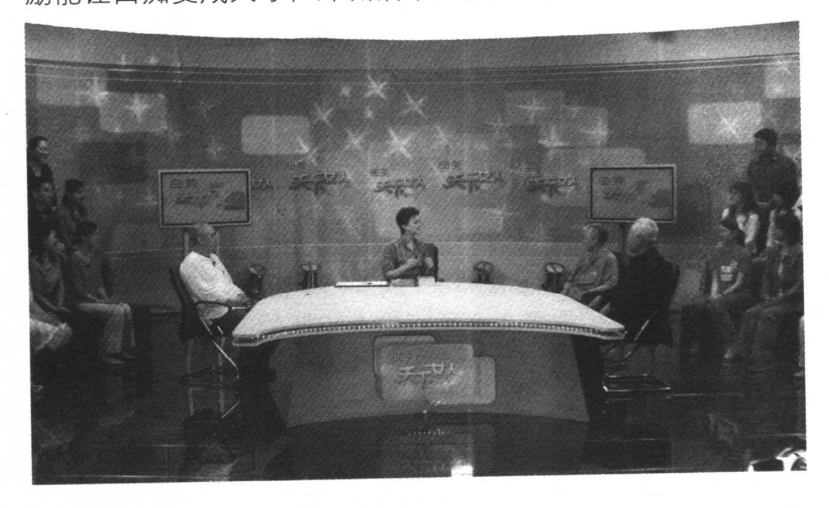
评点：郑渊洁是个很较真的人，没有人能比他更斤斤计较了。但这种斤斤计较不是我们世俗意义上的小里小气，而是说他抓住不合理的现象丑恶的现象，一般都会穷追猛打。这个新时代的英雄，一直在主张孩子们的权利，一直在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与家庭教育环境而大声呐喊。像他这样的人，



实际上已经算是一个有社会道义感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了。我一直很敬佩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而郑渊洁的身上一点也不缺乏这种优秀的品质，而且他在身体力行。这不是外来因素的强加，而是他自愿承担了这个使命。有人说郑渊洁是著作等身的文盲，我想这可能是媒体在故意哗众取宠，但我对此事很不以为然。我觉得他比知识分子更知识分子。我们看看他的名言，就知道他的思想有多深刻了。

我常常想，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点逸闻趣事是很贫乏的，如果再不给社会留几句格言警句什么的，那就证明这个人是很无趣的。至少证明他缺乏机智和幽默感，缺少真诚和坦率的品格，而思想更无从谈起。郑渊洁和郑亚旗的对话，当然是一种令人鼓舞的举动。因为他们涉及的问题是宽泛的，语言是有趣的，这种形式也是时尚的。郑渊洁拿着儿子童年的经历说事，实际上是在给那些千千万万的儿童争取权利，也是在呼吁整个社会都来关心儿童的生存环境。很多犯罪资料都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很多人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都和童年的经历和遭遇有关。而有一本《不适应的少女》的书，则是调查女孩子家庭环境与她们走上犯罪之路的必然联系的。我想郑渊洁的忧患不是没有道理的。父母之爱，对孩子的爱，大多集中在对他们外在的生活上的关心与呵护，很少去关心他们的精神和心灵。而郑渊洁对自己儿子的关心，却是无微不至的。郑渊洁举了很多例子，就是给所有那些孩子（尤其是学习成绩差的）以信心和鼓励。有一句话叫：条条道路通罗马，人成才的道路和方式有多种，而高等教育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受完高等教育的人，一般说来只是拥有了一些基础的知识，和一个人生存的技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学习，是一个终生的行为，不是哪个阶段的事情。当然，郑渊洁佩服的是那种有真正才能的人，也就是说，真正有创造力的人，能创造财富能为社会作

出巨大贡献的人。教育的本质，就是教给人本领、生存技能，可惜的是，我们的教育并不能提供给孩子们这些。就拿作家而言，作家一般都不是哪个学校培养出来的。而且很多很多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都是和本专业无关的职业，那些更高学历的人，能够做自己本专业的事的也寥寥无几。可见，一个人的成才和自己所学的知识关系并不大。郑渊洁的经历就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我们可以说他是自学成才的。靠自己摸索出来的。鼓励能让白痴变成天才，郑渊洁本人就是这样被鼓励出来的。



我爱天下女人

2005-11-22

和父母一起做客湖南卫视《天下女人》，杨澜主持。

读者 xiaopiao 全家给我捧场，其 5 岁的儿子阿宝在录制现场坐不住东游西逛，杨澜将阿宝放在自己腿上安抚，阿宝依然要满地游走。我将阿宝叫到跟前小声对他说："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坐在杨澜阿姨腿上的，你要珍惜。"从此阿宝就稳坐钓鱼台了。

制片人要我为该节目拍个小广告，我对着镜头说："我爱天下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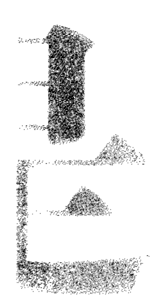
我看郑渊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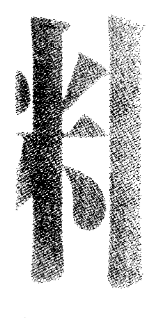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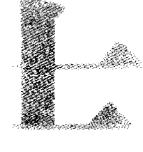
——安武林

一个特殊的粉丝

和郑渊洁所有的粉丝相比，我是一个最特殊的粉丝。这种特殊性在于：郑渊洁影响过他们，却没有影响过我，而我是自愿加入粉丝这个行列的。不知道郑渊洁看到这里会不会偷偷地笑。笑的理由是：你会不会是老黄瓜刷绿漆——装嫩啊。郑渊洁的粉丝，差不多都是“70后”的，而我是“60后”的，所以，在他的粉丝中间，我是不折不扣的老黄瓜了。不知道他看没看过赵树理（山西作家）的《小二黑结婚》，我觉得我自愿加入他的粉丝的行列的举动，和《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有点相似，所以，他开心得大笑是很正常的。我的特殊还在于，我身上有很多身份，可能众多的粉丝没法和我相比。我是出版社编辑、报社的文学版兼职主编，是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还是一个书评人。更重要的是，我也写童话（尽管不值一提）。这些身份合在一起，倒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郑渊洁的作品和郑渊洁这个人。少了一分狂热，多了一分理性。因为我从小是从看《苦菜花》《林海雪原》《红岩》之类的书走过来的，所以没有诸多粉丝那么幸运，他们很小就开始接触到了郑渊洁的作品，开始吸收郑渊洁作品中的营养。这是我的遗憾，也是我的幸运。





郑渊洁的名声

我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之前，没有读过郑渊洁的任何作品，甚至连《童话大王》也没有读过。但是，郑渊洁的大名我却是早有耳闻。我知道他的名声，基本是儿童文学作家口头相传的。我本人孤陋寡闻，最大的缺点是不喜欢看新闻和电视，所以，他的情况可以说我知道得很少。我所知道的情况是：郑渊洁一个人写一本杂志《童话大王》，写过皮皮鲁、鲁西西、舒克和贝塔、大灰狼罗克，后来办过一个文化公司。对于他创作的影响、地位、评价，我不像现在的粉丝一样，可以直接受惠于他的作品，自己可以给他下个结论，而我不能，我始终讨厌那种没有读过人家书的人就大声说人家不好或者好。这种人不是传声筒就是猪（没脑子的意思）。我是从《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童话史》之类的专业性的书籍中知道他的名声的。不过，直到今天为止，尽管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评论家了，但我依然不太明白童话上的分类"热闹派"和"抒情派"是什么意思，这上面把郑渊洁归之为"热闹派"的代表人物。按照我的理解，如果仅仅从词的意义上解释，热闹应该对应的是冷清。中国童话应该分为"热闹派"和"冷清派"。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在于，学术和学问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下定义的时候太不严谨了。郑渊洁在中国童话史和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其地位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中国人有"文人相轻"的毛病，做什么都喜欢讲平衡，所以，这些搞史的或者搞评论的人是否把这些因素也带进去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但在我看来，郑渊洁是可以大书特书一笔的。



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现在喜欢淘书，先前喜欢到书店买书。到书店买书和自己淘书两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淘书付出的艰辛和获得的惊喜在书店里是完全体会不到的。

有一天，在北大的文化市场上，我意外地淘到了一本《郑渊洁童话选》。此书是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字数45万字，定价4元，印数是6767册。印数很有意思的，不知道当时出版社是怎样决定这个数字的。如果我是责任编辑，我宁可印6868册。所以，责编和出版社失去了一次显示才华和远见的机会。

当时，摊主跟我要3元钱，我二话没说，赶紧买下了。我压制住内心的狂喜，表面上还故意说着便宜话："哎呀，给女儿买下吧，这书插图都过时了，不知道女儿喜欢不喜欢。"我生怕摊主反悔。可以理解，现在买书的都是大人，给大人去推销儿童书显然是不明智的。恐怕摊主也明白这个道理。尽管郑渊洁名气大，但是书店里郑渊洁的新书海了去，孩子肯定喜欢新书，所以，摊主也不愿意和我讨价还价。这算是皆大欢喜。

这本书上有郑渊洁的照片，看样子是他在《东方少年》做杂志编辑时候照的。他身后是老式的厚厚的暖气片。左胳膊靠在折叠椅背上，右手五指摊开，微微隆起，放在桌面上，桌子上方，挂着放信件的袋子，因为是黑白照片，搞不清那些插放信件的东西是布做的还是木头做的。这些可能是作者投稿的信件，或者是他认为重要的需要回复的信件。他穿着毛衣和衬衫，估计是秋天或者冬天拍下的照片。他留着分头，那个时候应该是很时尚的发式。浓眉大眼，很恬静地望着前方。整个形象给人一种恬静和儒雅的感觉。这个既能吻合他的职业特征，又能符合他的另一个身份：作家。



那个时候的郑渊洁，和现在光头的郑渊洁简直判若两人。

我带上这本书回西安了，兴奋地插进了我的书架之中。我藏书也有数万种，但郑渊洁的书只有这一本。应该是很珍贵的。第二次回西安的时候，我又拿出来了，我觉得我应该认真看看郑渊洁的作品，人们的评价和他作品有多少是一致的。从此，我开始阅读郑渊洁的作品，开始亲密“接触”郑渊洁。

评论家的“毛病”

评论家看书，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他们看书，要么是不信任和警惕的，要么就是想挑出点什么毛病来。反正，要想感动他们不太容易。按照我个人的观点，评论家是那种酷爱阅读的人，也是比别人阅读量大得多的人。这是职业需要。而我，则是深深地喜欢书，常常写点读书的心得体会，才被人称为“评论家”的。

打开郑渊洁的书，我首先想到的是：目前，“热闹派”童话在评论家和作家那里的名声都不好。主要缺点是太粗糙了。很少有精雕细琢的作品。大家似乎也一致认为，郑渊洁早期的童话比后期的要好。对于这点，我有自己的认识：一个作家不可能一生都能写出好作品，并保证每一篇都是好作品。世界上的任何一位文学大师都做不到这一点。

但一进入郑渊洁的作品，我就陷入泥潭一般，理性一点也不能起作用了。我一边笑，一边读。能做到有趣这一点，恐怕是需要非凡智慧和才华才能达到。我一边读，一边在想：这家伙肯定是个很幽默的人。一个不幽默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幽默的文字的。还有童心、想象力，这些东西都在郑渊洁的作品中闪闪发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写童话史和儿童文学史



的话，一定会好好写上一笔，绝对不会像老师点名一样，只陈列名字。我也想另外一些问题：郑渊洁现在身在何处？他在干什么？因为在作家圈子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近况。

邂逅

在一次聚会中，我偶然结识了郑渊洁，这让我喜出望外。

他戴着一副墨镜，身材高大，魁梧，初见把我吓了一跳。我想：这家伙怎么和黑手党的老大有点相似。

心里这么想，但是不敢说。熟悉很久了，也不敢说，怕这种印象有不恭敬的意思，让他误解。看到他的粉丝那么写了，和我的感觉一样，我也理直气壮地写出了初次对他的印象。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郑亚旗，非常遗憾的是，我不知道那是他的儿子。说起来很好笑，我把郑亚旗当成了郑渊洁的保镖了。我当时很惊奇：郑渊洁怎么还有保镖？他应该是儿童文学作家中第一个有保镖的人吧？尽管你发达了，也不至于带个保镖四处显摆吧？我又一想，不可能，这个人可能是郑渊洁的司机，或者是司机兼保镖。因为郑亚旗不说话，沉默，显得很腼腆，身子和骨架给人的感觉是：这家伙肯定有两下子（武术）。这样一想，郑渊洁更像黑手党的老大了。

我们都是山西人，这一点很有缘分。当他得知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时，他很爽朗地笑着说："你是不是骂过我？"我开玩笑说："没有啊，咱们是山西老乡，怎么可能骂你？"其实，成人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我都很尖锐地批评过一些人，措辞很激烈，但我真的没有批评过郑渊洁。这一点我表现得实事求是。不过，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健谈、很爽朗、很直率，但又很机智的一个人。如果纯粹作为一个男人来看，他是颇具魅

力的。

当介绍到郑亚旗的时候，我才得知那是郑渊洁的儿子，我大吃一惊，又哑然失笑。看来这个直觉是不可靠的。所以，我格外留意郑亚旗。郑渊洁说话的时候，我一边看郑亚旗，一边听郑渊洁的话。我想捕捉到郑亚旗细微的变化和判断郑亚旗的内心活动。我想看看这一对父子的关系到底如何。郑渊洁谈笑风生，郑亚旗只是陪着笑，什么话也不说。看得出，他很欣赏和敬佩他父亲，他们的关系很融洽。我对郑亚旗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内敛的人，内心有想法但不外露，而在这种公共的场合，他显得很有教养。

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说："郑老师，我打电话你不会不接吧？"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因为有些人打电话我是不接的。我可不想让人讨厌，让人讨厌到连电话都不愿意接的地步。

在北师大听演讲

年末的时候，郑渊洁要去北师大作演讲。他说，你要是有空的话，可以去听听。因为我要做他5本书，可以搜集一些他的资料。我欣然应诺。当时，漫画家刷刷来北京了，来看她姐姐，我灵机一动，正好想邀请她一起听听，打算让她来做插图。我电话一打，她就坐车来了，她正好也想和我商量一下配什么样风格的图的问题。

到了北师大，礼堂外面排起长长的队，记得那天很冷。看着那么年轻的孩子，我有点惊讶：这些人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我找到会议组织者，说我是郑渊洁的朋友，对方就提前放我进去了。我对组织者说，我带MP3了，要录音，请提供方便，

她满口答应了。

走进礼堂，意外地发现了北师大张美妮教授，她坐在第一排，招呼我和她坐在一起。张美妮教授是研究童话的，我想她可能知道一些郑渊洁的情况。郑渊洁在后台一直接受采访，估计是学校的记者。当他出来的时候，礼堂里面已经座无虚席了。我悄悄问张美妮教授："这里面是大学生啊，还是你们北师大附中的中学生？"张教授说："是大学生！"我暗自感慨，看来这个郑渊洁的影响力可不仅仅是中小学生了。我想这可能和他频频出现在媒体和一直作演讲有关系，还和他后来的作品中许多成人化的内容有关系。

郑渊洁坐在讲台的时候，我回身一看，黑压压一大片人。不知为什么，门外响起了咚咚咚的声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郑渊洁在台上询问了好几次。会议组织者很不好意思地说，礼堂座位已经满了，外面还有很多人。主要是怕影响演讲的秩序和效果，所以他们没放外面人进来。郑渊洁很严肃很庄重地说："放他们进来，不然我就不讲了！"会议组织者犹豫再三，郑渊洁又威严地申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们只好放外面人进来了。这时，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郑渊洁演讲的内容，我在媒体或者网络上大都接触过了。但是，这次他发挥的内容更精彩。在电视上，面对媒体，他说话多多少少或注意一点措辞。无论他表现得多么从容、自如、潇洒，有些规则他是需要恪守的。面对这些学生，他彻底放开了。郑渊洁说话、打比方的时候，用了不少性的比喻、妙论。我从网上观察过，有的人比较反感。他在这里说的时候，我就特意向后面看看学生的反应，尤其注意学生的提问或者异常的口哨什么的。但是，没有。一切很正常。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当年破格评高级职称的时候，张美妮教授作为两个专家之一，给郑渊洁签写了推荐意见。郑渊洁煽情地说了一句："张教授

和浦教授觉得她们不签这个意见，不让郑渊洁破格评为副高职称，中国儿童文学就没有希望了！”郑渊洁一面看着张美妮教授，一面哈哈大笑。张美妮教授无可奈何地说：“这个郑渊洁呀。”大有一个母亲面对一个孩子的淘气而无可奈何的感觉。

演讲终了，效果很好。我第一次聆听了郑渊洁的演讲。我想，郑渊洁也算一个演讲家了，尽管中国没有演讲家这个职业。非常有趣的是，我录了好几个小时，MP3一句也没录进去。这是个新玩意儿，刚买下，就派上用场了，就像向敌人开了很多枪没打出一颗子弹一样，哈，保险没打开。

难缠的人

郑渊洁给人的印象是很难缠，他的文章写得很好看，但是轻易不能选用。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秘密。所谓不能选用，就是说他的作品不经他授权，用了以后就有麻烦。实际上，我觉得这一点也没什么。人家的作品，没有经过人家许可和授权，你凭什么要用人家的？

我所理解的难缠，就是说他这个人特别认真，在签订合同方面异常的认真。他说，合同就是法律。想想也对，中国有《合同法》。一个法制的国家，一般都是高度民主的国家，一般都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自从我和他敲定要出版这5本书之后，我就踏上了一条漫长的合同修改之路。

作为一个编辑，我的体会颇深。恐怕一生之中，能和郑渊洁这样的作者打一回交道，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恐怕也遇不到这样“难缠”的作者了。我说的幸运，就是长知识，开眼界。对于我这样具有作者和编辑双重身份的人，收获更大一些了。我们来来回回，合同修改了大约15次之多。这也大概创造

了中国编辑史的吉尼斯纪录。郑渊洁说："事前说清楚，说明白，比较好，这是我做事情的风格！"这个话的意思和亲兄弟明算账差不多。从他个人的经历中，我知道他是被出版社欺骗过的，所以，他对出版社有一种戒备的不信任的心理。据说，隐瞒印数的还是他的哥们儿，太不仗义了。

虽然历尽坎坷，但是最终谈判成功。从虚荣心角度说，我还是有一点成就感的。

一个小测验

第三类的读者，一般都是评论家了，就是歌德说的你要读出文字之后的作者。一般而言，似乎评论家做到这一点也很难。但在我看来，读书、读人、读事、读风景，是一致的。

看到郑渊洁和儿子的对话，看到他们父子的身影，读到他们相关的文字，我心里总是有一丝疑虑：果真像他们表现的那样吗？这种表现会不会是一种表演？就是他在文章中说的演技派？虽然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我总想找机会来个小小的测验。就像你想测量一个湖的深度一样，无须亲自扎进水里，只要扔一粒小小的石子就可以了。正好，机会来了。要编这5本书，我需要郑亚旗提供一些关于郑渊洁的资料。我打电话问郑亚旗："亚旗，你把资料给我了吗？"这是我故意卖的关子。

因为郑渊洁肯定要审一下。郑渊洁没看的话，郑亚旗不可能直接给我发过来。那么，这就要牵扯到郑亚旗对郑渊洁的称谓问题。按照郑渊洁文字以及演讲提供给我们的证据，郑亚旗一般和郑渊洁是哥们儿关系，很少以父子的称谓相称，而我在文中也对郑渊洁的作为大加赞美了一番，那么，这是我检验他们的一个绝妙的机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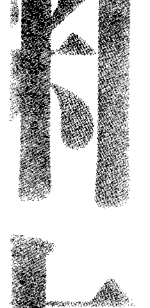




我期待的是，郑亚旗可能这样的回答："我把稿子发给我爸爸了"，或者"我爸爸还没有看"。按照一般常识，这样的回答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没想到郑亚旗的回答是："我发给郑渊洁了，郑渊洁看看，他会给你发过去的。"嘿嘿，阴谋宣告流产。看来这两个人是本色演员，在家如何，在外面也如何。这个小小的测验，让我给郑渊洁和郑亚旗父子的关系打了100分。

多余的话

关于郑渊洁和郑亚旗，这5本书中我要谈很多很多。所有的赏析和评点都出自我这个特殊粉丝之手，所以再啰唆就成了啰唆老太婆了。这些花絮，是其他粉丝和读者不知道的秘密，所以，我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读者看郑渊洁

如果·郑渊洁

撒旦的微笑

偶很奇怪。有些事有些人拼命地藏在心底，怕别人窥见，怕别人看见了这些记忆就会突然消失不见。

偶也很懒，懒得提笔去写些什么，虽然偶已经很久没用笔写过东西了。

所以，当偶翻看以前写的东西，竟找不到关于老大的，有愧于粉丝这个称呼，汗颜于同学给的“痴迷”这个头衔。

不会分析，不会抒情，只好记录，从开始到现在，一点一滴关于他的回忆。

小时候很喜欢看书，每个星期爸爸妈妈带我去公园，总要缠着他们给我买书看，其中有一本让认字不多的我看了差不多一年，才啃完，对其中的《小老虎进城》看了又看，再看。后来又惊奇地发现这本书后面还有这个作者的《亚旗进山》。从此就记住了这个名字中我认识的两个字。小时候不爱午睡，但看了这两个故事后，中午就会闭上眼睛，希望有只直立行走的老虎走到我床边，拍拍我的头说：“你好，我是胖墩儿。”然后我就可以牵着胖墩儿一起上学……

去哥哥家搜刮书，劫持了好多《故事大王》回家，我惊奇地发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现在想得起来的有《脏话收购站》，还有单行本《309暗室》。可惜这些宝贝后来都不知去向了。

和妈妈逛街，远远地瞄见书摊上挂着一本杂志，叫《童话

大王》，我被封面所吸引，无限向往之。可妈妈以我认字不多为理由拒绝给我买，说我现在看不懂，等上了三年级一定买。

小学三年级，终于在学校订了《童话大王》。狂喜之余偶发现这本杂志只有一个作者，居然还是偶暗恋很久的他！偶早已认全了那个名字——郑渊洁。当时登的是《五个苹果折腾地球》。爱上了苹果，数学极差的我总希望即将要吃的是第五个苹果，给我点数学细胞吧！当年，我的《童话大王》在班上很抢手，每次发下来都是老师先看。这期间换了几个班主任但情况依然不变。每到月初，偶都会追着老师要偶的杂志，不过这也有好处，让老师们都知道了偶爱看郑渊洁的书。我们那个小学的图书室只允许老师借书。我猜是因为每月看我《童话大王》的关系，让班主任特别偏爱我。有一次她经过我桌子，放下两本书就走了，一本是《舒克贝塔历险记》，另一本是《皮皮鲁全集》，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借来的。这让班上的同学羡慕了好久。

1993 年 6 月 6 日，第一次见到了他，只有短短几秒。郑渊洁到亚细亚商场参加皮皮鲁产品在郑州的首发式。当时场面的火暴用人山人海都不足以形容。我妈陪我从早上 8 点多排到中午 12 点，终于走到了他面前。之前想了很久的话，这时一句都说不出来了。看着他灰白的两鬓心里一阵难受，忽然感觉每月一本的杂志，对我们来说是享受，但他呢？他还不到 40 岁啊……作家并不是坐在那里就成家了，里面的痛苦折磨是读者看书的时候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只有他为我们营造的纯真，让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依然可以相信有种永恒叫可能。也许只有拥有纯真的心的人，才能写出这么纯的故事。当时的签名，能看得出是 1993 年签的吗？

年龄渐长，《白雪公主》《拇指姑娘》早已不适合我看，却发现，心爱的《童话大王》却跟着我一起长大了。虽然知道他

有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儿子，但我还是很坚定地认为我和郑渊洁有心灵感应，他是写给我看的。我的童年，因为有了他的书而更加精彩。

我上高中时，《童话大王》的销量貌似下降了。其实销量下降不一定代表看的人少，至少我身边看的人就比以前多很多。当时班上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买，但两本书基本上可以在一天内传阅全班。多年后同学聚会，还是有人问我：你现在还看不看郑渊洁的书了？

我和好朋友阳也是通过天天谈论郑才勾搭在一起的。实在搞不懂当时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说，而且都是关于一个人的。我和她的很多观点都惊人的相似，经常在一起庆幸我们是跟着他的书一起长大的，小时候看皮皮鲁鲁西西，长大了看白客看病菌看金拇指。但是也因为我和她的认识，让郑书的销量下降了那么一点点。这之后她就没买过郑渊洁的书，除了我送她的。理由是反正我都会买，我买就等于她买了，因为我肯定会塞给她看。很喜欢阳对我说的这句话，她说：童话不是用来想象的，而是用来相信的。我一直都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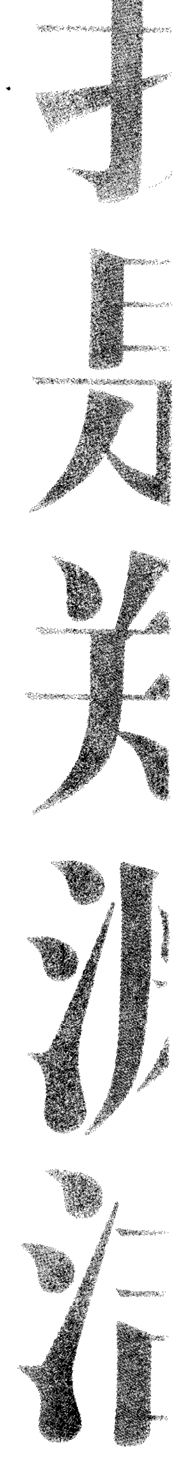
学会上网，进的第一个网站就是郑渊洁的官方网站。当时首页是蓝色的，上面有郑渊洁的签名，菜鸟的偶对着这个签名看了很久，心想：他的官方网站难道只有一个签名？钻研了好久才进去，找到读者论坛，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他，高兴。和阳一起注册了名字，她说她叫折翼天使，我说你叫天使我就叫撒旦，撒旦什么呢？我们同时说：撒旦的微笑。汗……我从2000年用到现在的网名就是这样来的。在网上，认识了很多喜欢郑渊洁的朋友，喜欢和他们一起在论坛上聊天、八卦。网络太虚幻，对于我来说，他太遥远，是遥远地方的一个梦。那个时候，没有企盼过郑渊洁会出现，可是，他却从天而降了。2003年8月3日，郑渊洁第一次出现在聊天室，他对

我说了你好。很简单的问候，却让我记忆到今天。

2004年是郑迷大饱眼福的一年，他开始了和媒体的亲密接触，并且一发不可收。5月，他参加了桂林的全国书市，论坛上的老牛和暗河去了，带回了老郑对我的生日祝福。距离上次拿到他的签名，已有11年。听说，他签名的时候很认真，一笔一画地写下了祝福。

2004年6月，郑氏网的读者书友会论坛开张，我欣喜地发现，注册会员中有“郑渊洁”这个名字！在书友会论坛，我们不叫他郑渊洁，也不叫他老郑，我们叫他老大。因为他光头戴墨镜的样子真的很像黑社会老大，哈哈。老大刚上网那会儿，对什么都感到新鲜。看到有人用“如题”二字，就什么都如题。比如，发了个帖，名字大概叫“我要去遛狗了”，本以为里面会说些什么，没想到打开一看，居然只有“如题”二字。几乎每天都能在网上见到他，我和他聊天，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网上遇到他的几率比在大街上碰见他还小，要知道他可是隐居了10年，可是现在居然能和他说话，和他天南地北地聊。老大带给我们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能像他那样，对读者那么好。做他的粉丝，实在是很幸福。

2005年5月，是《童话大王》20岁生日。我有幸到北京和童大一起过生日，跟做梦一样，太不真实了。十几年没见他，寸头变成了光头，不变的是他温暖的笑容。一直都很喜欢看老大笑，眼睛弯弯的，很迷人。现实中的他比电视上、照片上还好看，很年轻。5月8日和北京的粉丝们一起吃饭，真正见识到了他的魅力。在座的每一个人他都照顾到了，不停地让我们吃东西，生怕饿着了，还跟我们讲了很多他的奇闻趣事，一桌子十几个人全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他常说，读者是他的财富。事实上，你何尝不是我们的财富呢？5月10日，到北大听老大的演讲。这是我第一次听他的演讲。演讲的内容早已听过无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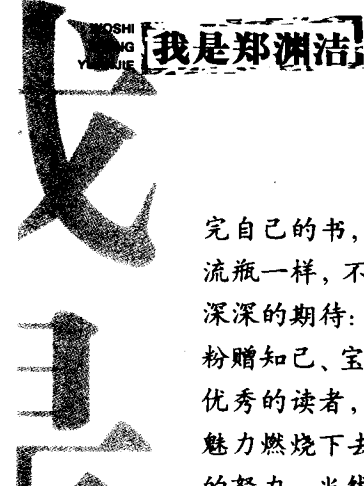


遍，但现场听感觉还是不一样。他的成长，他的故事，他的经历，他的想法，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也许就是这么多不一样，才有了今天的他，特立，但并不独行，因为他的身边还有我们支持。不管外界怎样误解他，我知道总有一些人懂他、以自己的方式支持他。老大，也是用来相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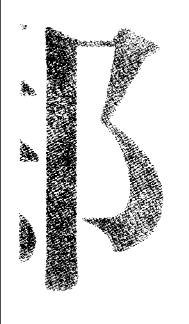
2005年11月13日，老大结识了Blog，他的Blog叫《勃克郑渊洁》，勃是生机勃勃的勃。他说要像写《童话大王》那样写勃克写20年。最近他很是痴迷于更新勃克，最近我很是痴迷于抢沙发。沙发这个词的来源据说很少儿不宜，现在用来说回帖第一人。抢沙发这种行为被一些人鄙视，说是毫无意义。但偶喜欢，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支持老大，如果他看留言的话，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也可以让他知道，我时时刻刻都在关注他。

那天，我坐在电影院里看《如果·爱》，一部关于回忆的片。而我脑子里浮现的全是他的影子。电影里，那段爱情的时间是10年，10年前后，反反复复，不断回忆。我想起了我认识老大已经不止10年了，从我认识他的书→认识他这个人→他认识我→十几年后再次相见。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如果我小时候没有看过他的书，如果他写的一直是童话，如果我没有见过他，如果没有郑渊洁，不知道我的童年会是怎样的黯淡，不知道我现在会成什么样子。我想，应该都没有现在好吧？如果，我能在嘈杂的街头和老大擦肩，我会转身，拍拍他的左肩，在他转向左边的时候在他右手边笑着对他说："老大你好。"

评点：童年的美好是阅读的美好。一本好书，可以让童年变得灿烂；一个作家的名字，可以让童年芬芳四溢。能够遇到一本好书是幸运的。这不仅仅是读者的幸运，也是作家的幸运。我常常说，一个好的作家，往往需要很好的读者。一个作家写



完自己的书，他本人就死了。这本书就像一个放到大海里的漂流瓶一样，不知道它会落在什么样人的手里。每本书都有一个深深的期待：最好能遇见最懂它的人，最爱它的人，就如同红粉赠知己、宝剑赠英雄一样。一本好书，需要的是优秀的读者。优秀的读者，就如同火炬一样，他会把这本书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燃烧下去。经典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靠的就是这些读者的努力。当然，我想说的是，评论家也是读者，这里面也有优秀的，也有愚蠢的。



夕阳无限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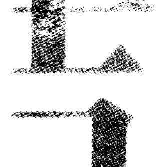
2005年12月21日　5:00P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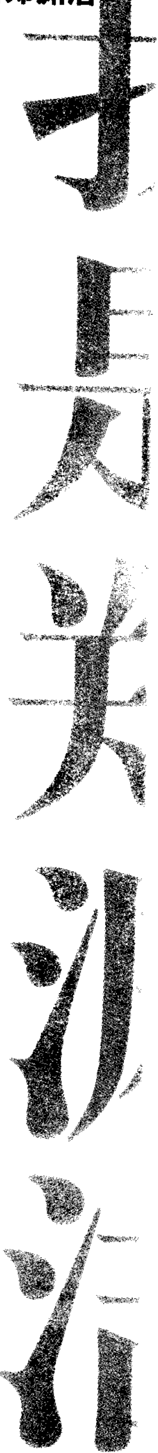
天要黑了，西边的天空有红色的夕阳，很漂亮。平日里这个时候很少在户外，这样的黄昏是不常见的。老大要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美好了。礼堂里的“一二三四”我和小恐来到礼堂（中国传媒大学），第四排中间的位置上已经坐了4个美女，还有七八个工作人员在调试设备，排列流程。试话筒的男生不停地在说“一二三四，一、二、三……”并且发出各种奇怪的爆破音。宣传板已经放在了舞台的两侧，是学生会的人手绘的皮皮鲁、鲁西西、舒克和贝塔，还有罗克，实话说比较“糙”。舒克和贝塔的衣服上还画着耐克和阿迪的标志，可能是搞笑吧。



舒克和贝塔

6点的时候，场灯熄了。弱智美女主持人（这次她说话少，没怎么暴露，上次顾长卫来的那场快把观众羞死了）上场，说了些中规中矩的介绍语，其间在放映介绍老大的PPT。老大穿军装的笑脸真是百看不厌啊，后面还有暗河对老大的非礼，还





有为20周年干杯，看得我们好生激动。接下来开始放映《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的动画片，虽然很烂，观众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从这个角度看，这片子还是可取的，至少它烂到了一定水准，达到了娱乐大家的效果。与此同时，场内座位基本已被坐满了。

老大老大我们爱你

老大来了，老大是谁？猪都知道老大就是郑渊洁。老大出场的时候欢呼声口哨声此起彼伏。呵呵，很多人爱他的。老大一身休闲打扮，顶着个棒球帽，微笑，放电。中间的时候，一直举着话筒的老大突然说这是不是得拿个架子支着呀，太不人道了。很久以后（不知道我们学校的人为什么反应那么慢），一男生上来给话筒支了个架子。后来他又很神奇地突然跑上去把那个架子扶了扶，转身下台的时候那话筒突然自己耷拉了下来。老大说："他一上来这话筒就阳痿了啊……"全场笑作一团。演讲结束后是例行的提问时间，那些问题千奇百怪，无法在这里一一陈述了。

鲜花、吻与老大

目前为止，我还没收到过男生送的花儿。前天之前，我也没给别人送过花。前天晚上我把第一束花献给了老大。挑了自己喜欢的百合，配着紫罗兰，很香。

付武在中间的时候上台去了，把自己带来的花送给了老大，并且拥抱献吻，很多人尖叫，鼓掌，估计多数人是头一次见女读者非礼男作家。

快要结束的时候上校们提醒我该上去了，于是就有了后面

那几幕（详见女猪帖子）。其实之前心里犹豫了很久，"非礼"别人对我说是件挺不好意思的事儿，即使那是我爱的人。但同志们的鼓励让我下定决心，暗河的短信也给了我勇气。事后，暗河说非礼史上又添了成功的一页。

穷追不舍

演讲结束了。幕布上还在放着学校读书节活动的回顾视频，可哪里有人顾得上看，几十号人早已一窝蜂地冲上了台（台子那么高，我就纳闷他们是怎么一下跳上去的）。我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老大就被人带进后台的小房子里了。很多人站在锁了的门外不愿离去，前门后门都是人。几个女生组织大家一起喊老大的名字，执著又可爱。十几分钟后老大从后门出来了，立刻被蜂拥而上的同学们围住，照相机闪成一片，无数个人举着本子要老大签名。学生会的人为老大挡驾，连宣传板都使上了——粉丝们真的太热情了，老大不得不数次停下签名合影。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外加岔路口的一次晕头转向，老大终于被护送到了校门口，此刻仍有十几人紧追不舍。两个女生没有相机，可怜兮兮地拜托我给她们照相，可人实在太多了，两人最终也没能和老大站到一起。

你在哪儿住啊

我一直跟在大队人马的后面拍照，快到校门口的时候，人堆里的老大突然喊："加茵你在哪儿住啊？"一直以为老大没有看见我，突然听到这么一句吓了一跳。呵呵，觉得心里很温暖。上校和我站一起，老大也和他打了招呼，还主动问小恐在哪里（他已经在地铁上了）。终于，老大上了车，一辆很Q的



黄色小车。车要开走时，玻璃窗被打开了，老大带着一贯超帅的、真诚的、有感染力的、天真的笑，给我们挥了挥手。

最初的梦想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耳机里的音乐是《最初的梦想》。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孩提时最初的梦想有很多都实现了。老大就是其中的一个梦想。梦想之所以是梦想，就因为难以实现。每一次见完老大都觉得很幸福，以至于幸福到有点失落。毕竟，还有什么比梦想成真更开心的呢。

时光，雕刻在我们的心里

郑渊洁，也雕刻在我们的心里。

永远的童话大王。永远的老大。永远地怀念2005年的春天。

2004年的春天，我初见郑渊洁。2005年的春天，我再见郑渊洁。中间是11个月。无数的思念。

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想起你，在最美的春天。

虽然昨天不能回去，虽然往事不可追。可是，还是不可逆转地向往见到你。一周前我踏上去北京的火车，15个小时，无数的短信，知道那么多那么多的人都去看你，知道我要见到那么多那么多的朋友，心里感慨万分。在火车的窗口看到长江中下游平原变成华北平原。跨过长江，跨过黄河，跨过万水千山。

在走的前7个小时我还没有任何的计划，以为一切都完了，以为我们再见成为一个梦。可是在同学告诉我我可以和她调换时间上课的时候，觉得天明云开。



四月，北京，我来了

收拾东西，买车票，告诉父母这个消息。他们很惊讶，也很高兴，毫不犹豫地告诉我，马上就给我钱要我去。我从未如此地感激他们。他们是爱我的人，是我爱的人。郑渊洁，也是我爱的人。还有那么多朋友，我也爱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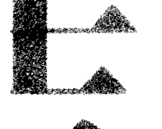
同学听见了只有艳羡。我告诉他们我要去北京3天，见一个我去年见过的人。他们知道那是郑渊洁。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地想念他想见他，其实，很简单。我爱他。

这个字这么容易说出口吗？我从来没说过。我只是用手指在这里敲下这些字符，我其实是个很难表达情感的人，所以我今天离家前想告诉父母我多么爱他们的时候也同样说不出口。他们也是对我至关重要的人，他们也是用身教来指导我的人生的人。当我任性地说要去北京的时候他们这么容易地答应叫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没有时间在北京买礼物给他们，非常羞愧。他们是这样地期望我能表达我的爱，可我偏偏不能表达。我只是和平常一样回家，离开，让他们知道我还好。

火车上的时间如此漫长，我慢慢地等待。从晚上9点，到次日12点。路过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最后到达北京。

临入北京前，自由战线、人兔泰山和姗姗、一年又一年、自由女猪、小丝和小鱼，都说来接我。我一下子觉得受宠若惊。没想到这么多人都不放心我，倒让我觉得不好意思起来。我婉拒了自由女猪的好意，因为已经麻烦很多人了，而且他们都在赶来的途中。

到站的时候我在阴暗的天桥底下寻找1.75米身高的美女。走出来，只发现一个美女要我仰视。本来设计了很多台词，居然都记不起来，就问了句很傻的话，你是来接我的吗？她答应了，并问，你是暗河？是的。然后她匆匆地去出站口找其他人。我和她素无太多交集，可她居然主动来站台接我让我感激。可





是我无法表达，只是跟着走出去，在人群中寻找其他人。走出了西客站，还没看见。回头，在一个饭馆前面找到了自由战线。我拍他的肩膀，自由老大。他回头看我。我想他还是不太认识我的。我是暗河。虎儿、姗姗、兔子也出现了，认出我来。兔子变了很多，让我不敢认。虽然只见过照片，但也算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抱了抱我妹妹，头发还是这样。一帮人出去，再寻找小丝。在广场中间看到他们。小鱼没变化，和去年夏天一样。小丝神交已久，说带苹果香蕉给我还真的带了。我的任性总是给别人麻烦。

小哼和小艾没来，所以去买票。自由陪我。他说不放心我们才来的。我知道。他总是爱担心别人，结果却是我们常常担心他。都是这么好的人，为了我来这里，还耽误了他们吃饭。我不好意思地跟着走去中央电视台。

路上说了什么不记得。看一年和兔子身高搭配着走，觉得好玩。我四处地打招呼聊天，觉得大家相熟日久一下子也不知道说什么。

小艾是第一次见，早就听说，只是不知道是这么可爱的女生。小哼不肯多介绍，哼……

姗姗早想见了。一直没有机会。这么可爱的妹妹也是我赖皮要来的。

走到了央视附近，不知道怎么进去。转了一圈才知道是西门。一群路痴……

到门口，发现上校果然是上校，正在清点人数。我只认出付武，所以去找她说话。没认出欢欢是因为她比照片漂亮。还有画匠我也在后面找到他，久仰。以泪洗面说我酷，没和他说话，其实不过是我不认识大家不知从何说起。还有女猪，太显眼了。我说这才是专业粉丝，我们都是业余的。我的老乡啊，我也自豪一把。小恐真的像我的高中同学，身高、长相、气质

都像。我一下子觉得亲切起来。还有其他的粉丝不是论坛的，看见我手上的《童话大王》都借去看了。都说好久没看，多么的怀念。我就帮《皮皮鲁》做起广告来。等待，等待，这么久都等了，不在乎一时一刻。

进去的时候很紧张。看见门口这么多把关的人。其实看见了郑正，没认出来。还是很久以前看到的他儿时的照片，没想到这次还能看见他，传奇人物一。传奇人物二自然是驴子。我一直想找到他，结果还没来。后来才知道他迟到了还被拦在门口，幸而亚旗英雄救美。

进去前，听了姗姗妹妹的话，去卫生间。她果然是很有预见性，录制时间持续3个小时，虽然节目只有半个小时。

进门就看见小帆姐姐了，小恐说怎么这么像老师啊。呵呵，就是的。视频过的，所以认出来了。抱了一下就找位子去了。没想到这么多人这么少位子。我没听见点我的名字也在那里坐着，一贯的赖皮本色。不过要是我知道兔子没地方坐一定不会这么做的，他那么辛苦地坐在角落太痛苦了，后来自由说起觉得抱歉得很。看见xiaopiao，还有xiaoxiaopiao这么可爱的小孩，现在他是明星了。

月亮姐姐出来的时候，仔细看了看，觉得比电视上亲切自然。我妈比我熟悉她。虽然心里还是有些打鼓，行吗？当然最后还算满意，出错的地方最满意。

节目开始，老大出场，穿着舒克的衣服，把头套摘下来，看见他灿烂的笑容。然后是亚旗，穿着贝塔的衣服，比照片要帅气。他又把老大算计了一次。当然最后还是双赢的。

节目中有许多东西我们都倒背如流，但是还是觉得现场很有趣，特别是和以泪洗面夫人的对话，经典。

我没想到老大会点名，一个个地上去，一个个的笑容，感染我。然后听到，暗河魅影来了吗？吓一跳。举手上去，不知

如何是好。月亮姐姐问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想对老大说什么呢？我除了想他好就没有别的愿望了。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起先真想抱一抱老大，看见亚旗在觉得不好意思。被说成是侠女……无言。马上闪。

录完就是5点了。吃蛋糕的时候，我第一个伸手，和阿宝妞妞一起吃。老大还对我点头笑了一下，一下子闪神了。

出去照相，混乱得很，好多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就是一堆人要签名。老大和亚旗都忙着摆笑脸，真累啊。我就在一边聊天。终于把大部分人送走我也找人合影，不过拿着蛋糕的我真是傻气。和顾姐姐聊了几句觉得她真是特别好的姐姐。在亚旗要走的时候找他合影去了，觉得真是帅哥啊，电眼无敌。不过没电到我。……这么多的美女帅哥，看了照片才觉得自己这么傻，早知道我就找几件造型好点的衣服。因为匆忙什么都没带，连以前准备好的一个给老大的藏式手链都不知道到哪儿去找。

驴子是二号人物，找他的美女排成排。我以前不喜欢男生留长发，不过看了他的头发觉得还帅，可以接受。

夕阳下，老大的笑容这么的美好，和晚霞一样的灿烂。我只在旁边看着他就好了。

和姗姗自由兔子虎儿和大家分手，找地方住。安排了半天，总算是好了。再出去等小步，以前聊过天，但是不熟，在地铁站看到他，像他说的，脸大了。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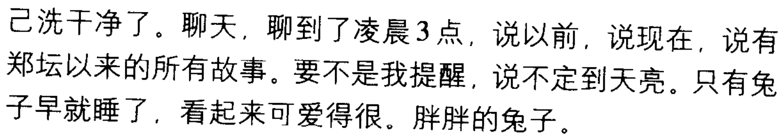
再去西单吃自助火锅。因为贪心吃了太多蛋糕，饱得很快。但是不许我们浪费只能继续吃到打烊。只有姗姗一声不吭地吃，他们都饿了，被我拖累的。

在夜色中合影，离别。哪怕是萍水相逢，也是相逢一笑。只因为同一个人我们相遇相识相知。再见，没有回头。

到了宾馆，说洗漱完就唠嗑。累了一天总算可以好好把自







己洗干净了。聊天，聊到了凌晨3点，说以前，说现在，说有郑坛以来的所有故事。要不是我提醒，说不定到天亮。只有兔子早就睡了，看起来可爱得很。胖胖的兔子。

第二天，醒来已经是8点。出门是10点。吃了小步送的黑森林蛋糕，因为没有刀，让我切得七零八落。就这样整理好东西去了天安门。还要一年来找我们。

天安门前很多人，我们折腾了一番寄东西什么的。感谢我爸，提醒我带了学生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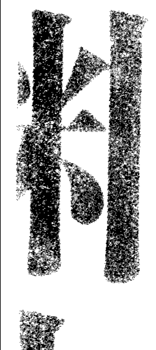
登门望远，寻找国家主席的感觉。可我只觉得热，早知道就少穿点来了。但是为了健康，一定要忍耐。



合了影，就下去了。到一个什么帝王展览里面看看，发现受骗。黄帝居然穿着宋朝的衣服，不是瞎编嘛。在我面前犯历史错误，不可原谅。

发现到了约定一年又一年的时间，赶紧出去。要我们在旗杆底下等。汇合之后还是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合影，要不白来了。一年忠实地为我们记录这一历史时刻。

12点多了，不能等，马上去西单。公交车上，一年看了我的镯子，说起一件奇怪的事情，很有研究价值。自由也带了一个镯子，和我的不同，凑合着也算缘分。



到了西单，发现人真的太多了，我看见人多的地方就晕。而且我也急着找地方方便，此时觉得成人纸尿裤是很伟大的发明。幸好在我把自己丢掉的前一分钟看到小鱼了。要姗姗帮我买书然后就叫上终于看见的付武去卫生间。卫生间人也好多。好不容易解决就到一楼等老大了。

人突然多起来，因为老大就要出现了。经历这么多次见老大，还是有点紧张。中间有一个中年人来问，我们告诉他这是郑渊洁的签售，然后他居然真的去买书要老大签名。汗~

付妹妹是老大的助手，给老大很大的鼓励。签了名，我要



老大帮我画兔子。结果画了一个残疾兔子，只有一只眼睛。卜桦姐姐见了马上说，你画的什么兔子啊，然后给补画了一个正常的兔子。可是她忘记签名了，到了最后一刻我才发现，补签一个。

等待签售的时候看卜桦真的很清闲，而老大和付武忙得手忙脚乱。偷笑~

结束的时候一群人要照相，我在旁边等，然后老大说你也来照相啊，我环顾，发现好像是对我说的，然后喊着偶像偶像就站到卜桦姐姐旁边了。姐姐比照片漂亮。和美女合影真是好。



终于可以走了，我和小哼本来坐在书架前面的，可是后来一个保安居然不准我们坐。可怜，等着鸟兽散的一刻，马上被分配去一个姐姐的车上了。不知道出版社多么远，我简直要晕车晕死过去了。我这个毛病从小就折磨我，到如今20年了。痛苦得白着脸到达出版社，胜利就在眼前。

上楼的时候看见社长，我认识，电视上见过。然后就到会议室去了。

老大已经在里面，我还是习惯着喊：老郑。他招呼我们坐，本来我要坐后面的，但是后来还是到他身边坐下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座谈开始居然是讨论保险，兔子很是开心地说，可惜我一句都不懂。

接着不知道聊了什么，女猪是八卦的后备力量啊。我们不敢问的都问了，不敢吻的都吻了(隐私不便透漏，略去若干字……)。

驴子果然是现实中说话磕磕巴巴的，忘了说了什么了。

我在旁边听见老大一结巴就插话，抱歉，好像不礼貌。因为我性子太急，受不了别人说得慢。

老大说了多少八卦啊，我激动啊，八卦无敌，老大无敌。



这些八卦我都要好好地记着，以后回忆。……吃饭前合影，正襟危坐。后来发现就我没好好坐，早知道就到后面站着。浪费一个好位子。一照相我就这样，僵硬地笑。

吃完就是签字时间，要老大画了无数的兔子小人儿，都是我没带好头。老大的画太有创意了。其实我最想要的是亚飞小妹妹的亲笔，可惜人家见男朋友去了。

合影，合了无数的影，就这样离别，以后靠这些充满回忆。

我来到北京，见了这么多人，觉得心里高兴。本来没想来，突然来了，给不少人添麻烦了。小丝也是一早被我吵醒，我这个人最近睡眠不好，一大早就醒了，所以她也得陪着。

第三天下午，西客站，等小鱼来，一起聊了5分钟，要走了，我提起东西，就这样离开北京，没有回头，没有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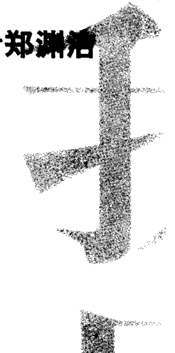
因为离别不需要转告。

火车上看到一个老读者，说起我们的快乐，要他去买老大的新书，我想他也会得到这些快乐。

又是15个小时。这样带着回忆度过。雕刻在心里。永远不能忘记。

雕刻在心里的时光，雕刻我们的一生。童话大王，你好。生日快乐。

评点：这个粉丝的文笔确实很流畅，一度我很讨厌网言网语，后来读了一些好的网文后，我的认识改变了。看得出来，这是郑渊洁的铁杆粉丝。大约文都是以情动人的，以美感人的。看看这个粉丝对郑渊洁的情意，不能不打动我们的心；而她文字的美感，也足以让我们产生几分爱意了。她的热情、她的激情、她的真诚、她的透明无不给人留下鲜明而又强烈的印象。激情是青春的另一个名词，缺乏狂热的青春是不可思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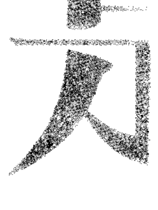
郑渊洁的力量

爱哼偷袭面包圈

早几天，网友驴子给我看了一个关于对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人物。选出来的这10个人中，有5个是作家，两个是歌星，两个演员，还有一个运动员。

十大人物中，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排名第一，其次是歌星崔健和齐秦，郑渊洁排名第四。

十大人物中，有一半是作家。作家的行列中，金庸排名第一，郑渊洁第二，王朔第三，琼瑶第四，三毛第五。



我想这不是什么巧合，大家能评出这个十大人物，正是说明作家的作品能构成一个社会的精神导向，他们的产物往往能变成这个社会的精神支柱。而且，这些在大家心里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似乎不是那么的严肃。



就像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郑渊洁的童话在中国也是无可争议的极品。唯一与金庸不同的是，金庸还有古龙这样一位同一档次的大师与其并驾齐驱，古金之争多年来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其后，还有数不胜数至少5位武侠名家在为其推波助澜，由此构成了中国新武侠一个坚实的群体。金庸已经封笔二三十年，古龙也去世近二十年，但是武侠之风却在中国越演越烈。这不能不说是在多位大师你追我赶多年的营造下，武侠小说已经具备了广大的群众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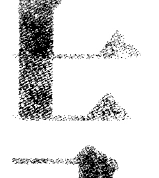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郑渊洁却显得寂寞得多。在中国的童话领域没有那么多的童话大师能与郑渊洁来一争高下，严格来说，能达到郑渊洁这个级别的童话作家，放眼中国一个都没有。我甚至可以再放远点说，在古今中外的范围，能达到郑渊洁这种深度和高度的童话也似乎找不到。当年，薄薄的一本《童话大王》确实是一枝独秀，月销量上百万，校园无人不知郑渊洁，这就











是一个人支撑的童话。巅峰独处，大师未免有些落寞。

70年代出生的人，大部分已经往30岁的方向奔了。童年已经离他们远去，而郑渊洁童话创作的巅峰时期，正是处于这一代人童年中。童年也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最能影响今后的一个年龄阶段。当年武侠小说中的情节人物也许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却还记忆犹新。童年就像是一个精灵一样，藏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不知道何时它又会冒了出来，唤醒我们久远的乐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作家，也有很多名言，但是我们第一个接触的是不是就是童话作家呢？又有什么样的名言比从小根植于心中来的影响深远呢？童年相对人生来说只是一个开端，就像一个辐射角，角最尖端的一个小小幅度变化，对今后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妙趣横生的郑渊洁童话，有的不仅仅是乐趣，更重要的是童真中蕴藏着人类种种美好的情感，它就像是一把尺子，一点点校正了那幼小的心灵。童年微小的影响，已经在悄悄地改变我们未来的方向。更何况，当年的读者群体又是如此的庞大。这一点，又是那些通俗武侠言情小说能比拟的吗？人们能把郑渊洁排在作家群体中的第二名，那绝不是对一举成名的怀念，那是长大成人后对他的感激。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当年留存的力量会更加凸显出来。

不要说英国的罗琳作品现在是多么的火暴，虽然她的一个哈利·波特系列就赚了10亿美元，那纯粹是商业上的运作与多方挖掘市场的手段，这种手段能在国外成功，但在中国却不一定成功。与其说是罗琳作品的魅力，不如说她的作品落对了地方落对了对象。随便把这两个作家的作品摆放在一起，抛却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抛却商业广告的炒作，抛却你能从种种媒体上看到作品附加产业（如电影、玩具、动画、游戏等等），你就能从中找到两篇作品的究竟孰优孰劣。

只可惜我们那一代人的童年没有电脑没有游戏软件，昂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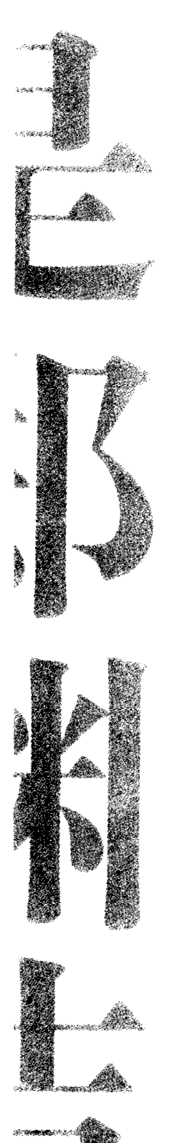


的玩具也买不起，更别说什么高科技的魔幻科幻电影，就连动画片都稀缺，我们只有从书中才能找回自己的童年。好在，那个时候还有一本叫做《童话大王》的杂志能够以每个月一期每期大约5万字的频率保持着我们的那为数不多的乐趣。那种乐趣，几乎就是中国一代人的乐趣。

好汉的确是不该提当年勇的。郑渊洁的童话已经形成了中国童话的一个巅峰，别说有人超越，就连能够齐平的人都还没有出现。一个人自己追赶着自己实在是乏味。金庸的封笔，古龙也为自己的作品不再超越自己而困顿，这些都说明了大师的心总是寂寞的，一种风格达到巅峰后，他们必须要换一种活法，不断地寻找更高的巅峰才是他们的乐趣。从1995年后，郑渊洁的作品便很少再见当年童话的痕迹，于是留下无数争议的话题，至今让不少读者不能释怀。这个问题，我也在《两个郑渊洁》有过一定的解释。

作家之所以在我们的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代文化的制造者，作品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甚至是时间越久远，反而更能显现出作品的魅力来。历史虽然会不经意地淹没一些无用的东西，但是也会让人间的精神更显力量。拭去尘埃，当年郑渊洁在我们心中播下的种子，也正在不断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着，总有一天，这种力量将会呈喷薄之势爆发。

评点：一个作家一生写一本经典之作就够了，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国外都不鲜见。当然，像巴尔扎克那样高产的作家，在世界上也大有人在。无论哪一种，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在我看来，郑渊洁塑造的5个经典童话形象，已经足够了，即便他现在一字不写，我觉得足以在青史留名，今生留影了。关于经典和优秀，我始终坚持一个评价：好东西不一定畅销，畅销的



不一定是好东西。但是，最理想的状态是：一本书，最好既是优秀的，又是畅销的。郑渊洁恰恰处在这种理想化的状态。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我是郑渊洁
作者=郑渊洁著
页数=256
SS号=11710500
DX号=
出版日期=2006年05月第1版
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人的差异
种瓜得豆，种豆得瓜
想象力是人类最大的财富
勃克郑渊洁
世界本来很简单
无事生非找麻烦
　什么时候取消儿童文学
　送孩子入美国籍的最捷径
　昨天吃了一顿震撼的午餐
　一个传奇故事
　比18年前那次突破100万更高兴
　由于不会英语，险些被判交通违章
　人是缺什么吆喝什么的动物
　只要有孩子，你就应该是演员
郑渊洁的名言
郑渊洁和郑亚旗对话录
我看郑渊洁
读者看郑渊洁